

欽定四庫全書

大唐西域記卷六

唐 釋玄奘 譯

釋辯機 撰

四國

室羅伐悉底國

劫比羅伐率堵國

監摩國

拘尸那揭羅國

室羅伐悉底國周六十餘里都城荒頓壇場無紀宮城

故基周二十餘里雖多荒地尚有居人穀稼豐氣序和
風俗淳實爲學好福伽藍數百圯壤良多僧徒寡少學
正量部天祠百所外道甚多此則如來在世之時鉢羅
犀那恃多王唐言勝軍舊曰波斯匿訛略所治國都也故宮城內有
故基勝軍王殿餘址也次東不遠有一故基上建小窣
堵波昔勝軍王爲如來所建大法堂也

法堂側不遠故基上有窣堵波是佛姨母鉢邏闍鉢底

唐言生主舊云波闍波提訛也

必芻尼精舍勝軍王之所建立次東窣

堵波是蘇達多

唐言善施舊曰須達訛也

故宅也善施長者宅側有

大窣堵波是爲窣利摩羅

唐言指髮舊曰失拙摩羅訛也

捨邪之處爲

窣利摩羅者室羅伐悉底之凶人也作害生靈爲暴城
國殺人取指冠首爲髮將欲害母以充指數世尊悲愍
方行導化遙見世尊竊自喜曰我今生天必矣先師有
教遺言在茲害佛殺母當死梵天謂其母曰老今且止
先當害彼大沙門尋即仗劍往逆世尊如來於是徐行
而退凶人指髮疾驅不逮世尊謂曰何守鄙志捨善本

激惡源時指髮聞誨悟所行非因即歸命求入法中精

勤不怠證羅漢果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

唐言勝林舊曰祇陀訛也

是給孤獨園勝軍王大臣善施為佛建精舍昔為伽藍
今已荒廢東門左右各建石柱高七十餘尺左柱鏤輪
相於其端右柱刻牛形於其上並無憂王之所建也室
宇傾圯唯餘故基獨一甍室巋然獨存中有佛像昔者
如來昇三十三天為母說法之後勝軍王聞出愛王刻
檀像佛乃造此像善施長者仁而聰敏積而能散拯乏濟

貧哀孤恤老時美其德號給孤獨焉聞佛功德深生尊
敬願建精舍請佛降臨世尊命舍利子隨瞻揆焉唯太
子逝多園地爽塏尋詣太子具以情告太子戲言金遍
乃賣善施聞之心豁如也即出藏金隨言布地有少未
滿太子請留曰佛誠良田宜植善種即於空地建立精
舍世尊即之告阿難曰園地善施所買林樹逝多所施
二人同心式崇功業自今已去應謂此地為逝多樹給
孤獨園

給孤獨園東北有窣堵波是如來洗病必芻處昔如來
之在世也有病必芻含苦獨處世尊見而問曰汝何所
苦汝何獨居曰我性踈嬾不耐看病故今嬰疾無人瞻
視如來是時憇而告曰善男子我今看汝以手拊摩病
苦皆愈扶出戶外更易敷褥親為盥洗改著新衣佛語
必芻當自勤勵聞誨感恩心悅身豫給孤獨園西北有
小窣堵波是沒特伽羅子運神通力舉舍利子衣帶不
動之處昔佛在無熱惱池人天咸集唯舍利子不時從

會佛命沒特伽羅往召來集沒特伽羅承命而往舍利子方補護法衣沒特伽羅曰世尊今在無熱惱池命我召舍舍利子曰且止須我補竟與子偕行沒特伽羅曰若不速行欲運神力舉尔石室至大會所舍利子乃解衣帶置地曰若舉此帶我身或動時沒特伽羅運大神通舉帶不動地為之震因以神足還詣佛所見舍利子已在會坐沒特伽羅俛而嘆曰乃今以知神通之力不如智慧之力矣

舉帶窰堵波側不遠有井如來在世汲充佛用其側有
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中有如來舍利經行之迹說
法之處並樹旌表建窰堵波冥祇警衛靈瑞間起或鼓
天樂或聞神香景福之祥難以備叙

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殺姪女以謗佛處如來十力
無畏一切種智人天宗仰聖賢遵奉時諸外道共相議
曰宜行詭詐衆中謗辱乃誘雇姪女詐為聽法衆所知
已密而殺之埋屍樹側稱怨告王王命求訪於逝多園

得其屍焉是時外道高聲唱言喬答摩大沙門常稱戒
忍今私此女殺而滅口既姪既殺何戒何忍諸天空中
隨聲唱曰外道兇人為_此謗耳

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欲以毒藥害佛
生身陷入地獄處提婆達多_{唐言天授}斛飯王之子也精勤

十二年已誦持八萬法藏後為利故求學神通親近惡
友共相議曰我相三十減佛未幾大衆圍遶何異如來
思惟是已即事破僧舍利子沒特伽羅子奉佛指告承

佛威神說法誨喻僧復和合提婆達多惡心不捨以惡
毒藥置指爪中欲因作禮以傷害佛方行此謀自遠而
來至於此也地遂坼焉生陷地獄其南復有大坑瞿伽
梨必芻毀謗如來生身陷入地獄瞿伽梨陷坑南八百
餘步有大深坑是戰遮婆羅門女毀謗如來生身陷入
地獄之處佛為人天說諸法要有外道弟子遙見世尊
大衆恭敬便自念曰要於今日辱喬答摩敗其善譽當
令我師獨擅芳聲乃懷繫木盂至給孤獨園於大衆中

揚聲唱曰此說法人與我私通腹中之子乃釋種也邪
見者莫不信然貞固者知為訕謗時天帝釋欲除疑故
化為白鼠齧斷孟系系斷之聲震動大衆凡諸見聞增
深喜悅衆中一人起持木孟示彼女曰是汝兒耶是時
也地自開坼全身墜陷入無間獄具受其殃凡此三坑
洞無涯底秋夏霖雨溝池泛溢而此深坑嘗無水止伽
藍東六七十步有一精舍高六十餘尺中有佛像東面
而坐如來在昔於此與諸外道論議次東有天祠量等

精舍日旦流光天祠之影不蔽精舍日將落照精舍之陰遂覆天祠

影覆精舍東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尊者舍利子與外道論議處初善施長者買逝多太子園欲為如來建立精舍時尊者舍利子隨長者而瞻揆外道六師求猶神力舍利子隨事攝化應物降伏其側精舍前建窣堵波如來於此推諸外道又受毗舍佉母請

受請窣堵波南是毗盧擇迦王

舊曰毗流離王訛也

興甲兵誅釋

種至此見佛歸兵之處毗盧擇迦王嗣位之後追怨前
辱興甲兵動大衆部署已畢伸命方行時有苾芻聞已
白佛世尊於是坐枯樹下毗盧擇迦王遙見世尊下乘
禮敬退而言曰茂樹扶疎何故不坐枯株朽蘖而乃遊
止世尊告曰宗族者枝葉也枝葉將危庇蔭何在王曰
世尊為宗親耳可以廻駕於是觀聖感懷還軍返國
還軍之側有窰堵波是釋女被戮處毗盧擇迦王誅釋
克勝簡五百女充實宮闈釋女憤恚怨言不遜詈其王

家人之子也王聞發怒命令誅戮執法者奉王教則其
手足投諸坑穽時諸釋女含苦稱佛世尊聖鑒照其苦
毒告命必芻攝衣而往為諸釋女說微妙法所謂羈纏
王欲流轉三途恩愛別離生死長遠時諸釋女聞佛指
誨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同時命終俱生天上時天帝釋
化作婆羅門收骸火葬後人記焉誅釋宰堵波側不遠
有大洄池是毗盧擇迦王陷身入地獄處世尊觀釋女
已還給孤獨園告諸芻芻今毗盧擇迦王却後七日為

火所燒王聞佛記甚懷惶懼至第七日安樂無危王用
歡慶命諸宮女往至池側娛遊樂飲猶懼火起鼓棹清
流隨波泛濫熾焰颯發焚輕舟墜王身入無間獄備受
諸苦

伽藍西北三四里至得眼林有如來經行之迹諸聖習
定之所並樹封記建窣堵波昔此國群盜五百橫行邑
里跋扈城國勝軍王捕獲已挾去其眼棄於深林群盜
苦逼求哀稱佛是時如來在逝多精舍聞悲聲起慈心

清風和暢吹雪山藥滿其眼已尋得復明而見世尊在其前往發菩提心歡喜頂禮投杖而去因植根焉

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本生城也城南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初見父處城北有窣堵波有迦葉波佛全身舍利並無憂王所建也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窣堵國

舊曰迦毗

羅衛國說也
中印度境

劫比羅伐窣堵國周四千餘里空城十數荒蕪已甚王

城頽圯周量不詳其內宮城周十四五里壘旣而成基址峻固空荒久遠人里稀曠無大君長城各立主土地良沃稼穡時播氣序無愆風俗和暢伽藍故基千有餘所而宮城之側有一伽藍僧徒三十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教天祠兩所異道雜居

宮城內有故基摩訶王正殿也上建精舍中作王像其

側不遠有故基摩訶摩耶

唐言大術

夫人寢殿也上建精舍

中作夫人之像其側精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中

作菩薩降神之像上座部菩薩以唄咀羅頌沙茶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諸部則以此月二十三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八日

菩薩降神東北有窣堵波阿私多仙相太子處菩薩誕靈之日嘉祥輻湊時淨飯王召諸相師而告之曰此子生也善惡何若宜悉乃心明言以對曰依先聖之記考吉祥之應在家作轉輪聖王捨家當成等正覺是時阿私多仙自遠而至叩門請見王甚慶悅躬迎禮敬請就

寶座曰不意大仙今日降顧仙曰我在天宮安居宴坐
忽見諸天群從蹈舞我時問言何悅豫之甚也曰大仙
當知瞻部洲中釋種淨飯王第一夫人今產太子當證
三菩提圓明一切智我聞是語故來瞻仰所悲朽老不
遭聖化

城南門有窰堵波是太子與諸釋猶力擲象之處太子
伎藝多能獨拔倫匹淨飯大王懷慶將返僕夫馭象方
欲出城提婆達多素負強力自外而入問馭者曰嚴駕

此象其誰欲乘曰太子將還故往奉馭提婆達多發憤引象批其額蹴其臆僵仆塞路杜絕行途無能轉移人衆填塞難陀後至而問之曰誰死此象曰提婆達多即曳之解路太子至又問曰誰為不善害此象耶曰提婆達多害以杜門難陀引之開徑太子乃舉象高擲越度城墜其象墮地為大深坑士俗相傳為象墮坑也其側精舍中作太子像其側又有精舍太子妃寢宮也中作耶輸陀羅并有羅怛羅象宮側精舍作受業之像太子

學堂故基也

城東南隅有一精舍中作太子乘白馬陵虛之像是踰城處也城四門外各有精舍中作老病死入沙門之像是太子遊觀觀像增懷深厭塵俗於此感悟命僕迴駕城南行五十餘里至故城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六萬歲時迦羅迦村馱佛本生城也城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見父之處城東南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三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

事無憂王建馬迦羅迦村馱佛城東北行三十餘里至
故大城中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四萬歲時迦諾迦
牟尼佛本生城也東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度父
之處次北有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
二十餘尺上刻獅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之所
建也

城東北四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太子坐樹陰觀耕田於
此習定而得離欲淨飯王見太子坐樹陰入寂定日光

迴照樹影不移心知靈聖更深珍敬

大城西北有數百千宰堵波釋種誅死處也毗盧釋迦王既克諸釋擄其族類得九千九百九十萬人並從殺戮積尸如莽流血成池天警人心收骸瘞葬

誅釋西南有四小宰堵波四釋種拒軍處初勝軍王嗣位也求婚釋種釋種鄙其非類謬以家人之子重禮娉焉勝軍王立為正后其產子男是為毗盧擇迦王毗盧擇迦欲就舅氏請益受業至此城南見新講堂即中憩

駕諸釋聞之逐而罵曰卑賤婢子敢居此室此室諸釋
建也擬佛居焉毗盧釋迦嗣位之後追復先辱使興甲
兵至此屯軍釋種四人躬耕畝畝便即抗拒兵寇退散
已而入城族人以為承輪王之祚肩為法王之宗子敢
行凶暴安忍殺害汗辱宗門絕親遠放四人被逐北趣
雪山一為烏仗那國王一為梵衍那國王一為呬摩旦
羅國王一為商彌國王奕世傳業苗裔不絕

城南三四里尼拘律樹林有窣堵波無憂王建也釋迦

如來成正覺已還國見父王為說法處淨飯王知如來
降魔軍已遊行化導情懷渴仰思得禮敬乃命使請如
來曰昔期成佛當還本生斯言在耳時來降趾使至佛
所具宣王意如來告曰却後七日當還本生使臣還已
白王淨飯王乃告命臣庶灑掃衢路儲積花香與諸群
臣四十里外佇駕奉迎是時如來與大眾俱八金剛周
衛四天王前導帝釋與欲界天侍左梵王與色界天侍
右諸苾芻僧列在其後唯佛在衆如月映星威神動三

界光明踰七曜步虛空至生國王與從臣禮敬已畢俱
共還國止尼拘盧陀僧伽藍其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
來於大樹下東面而坐受姨母金縷袈裟次此窣堵波
是如來於此度八王子及五百釋種

城東門內路左有窣堵波昔一切義成太子於此習諸
技藝門外有自在天祠祠中有石天像危然起勢是太
子在襁褓中所入祠也淨飯王自臘伐尼園迎太子還
也途次天祠王曰此天祠多靈鑒諸釋童稚求祐必効

宜將太子至彼修敬是時傅母抱而入祠其石天像起迎太子太子已出天像復坐

城南門外路左有寧堵波是太子與諸釋摘藝射鐵鼓從此東南三十餘里有小寧堵波其側有泉泉流澄鏡是太子與諸釋引強技能弦矢既分穿鼓過表至地沒羽因涌清流時俗相傳謂之箭泉夫有疾病飲沐多愈遠方之人持塗以歸隨其所苦潰以塗額靈神冥衛多蒙痊愈箭泉東北行八九十里至臘伐尼林有釋種浴

池澄清皎鏡雜花彌漫其北二十四步有無憂花樹
今已枯悴菩薩誕靈之處菩薩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
當此三月八日上座部則曰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
當此三月十五日次東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二龍浴太
子處也菩薩生已不扶而行於四方各七步而自言曰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今茲而往生分已盡隨足所蹈出
大蓮花二龍踊出住虛空中而各吐水一冷一煖以浴
太子

浴太子窳堵波東有二清泉傍建二窳堵波是二龍從地踊出之處菩薩生已支屬宗親莫不奔馳求水盥浴夫人之前二泉涌出一冷一煖遂以浴洗其南窳堵波是天帝釋捧接菩薩處菩薩初出胎也天帝釋以妙天衣跪接菩薩次有四窳堵波是四天王抱持菩薩處也菩薩從右脇生已四天王以金色氎衣捧菩薩置金機上至母前曰夫人誕斯福子誠可歡慶諸天尚喜況世人乎

四天王捧太子窣堵波側不遠有大石柱上作馬像無
憂王之所建也後為惡龍霹靂其柱中折仆地傍有小
河東南流土俗號曰油河是摩耶夫人產孕已天化此
池光潤澄淨欲令夫人取以沐浴除去風塵今變為水
其流尚膩從此東行曠野荒林中二百餘里至藍摩國

中印
度境

藍摩國空荒歲久墮場無紀城邑邱墟居人稀曠故城
東南有軌窣堵波高減百尺昔者如來入寂滅已此國

先王分得舍利持歸本國式遵崇建靈異間起神光時
燭

窰堵波側有一清池龍每出遊變形蛇服右旋宛轉繞
窰堵波野象群行採花以散冥力警察初無間替昔無
憂王之分建窰堵波也七國所建咸已開發至於此國
方欲興工而此池龍恐見陵奪乃變作婆羅門前叩象
曰大王情流佛法廣樹福田敢請紆駕降臨我室王曰
爾家安在為近遠乎婆羅門曰我此池之龍王也承大

王欲建勝福敢來請謁王受其請遂入龍宮坐久之間
龍進曰我惟惡業受此龍身供養舍利冀消罪咎願王
躬往觀而禮敬無憂王見已懼然謂曰凡諸供養之具
非人間所有也龍曰若然者願無廢毀無憂王自度力
非其儔遂不開發出池之所今有封記

窣堵波側不遠有一伽藍僧衆數矣清肅皎然而以沙
彌總任衆務遠方僧至禮遇彌隆必留三日供養四事
聞諸先志曰昔有苾芻同志相召自遠而至禮窣堵波

見諸羣象相趨往來或以牙芟草或以鼻灑水各持異
花共為供養時衆見已悲嘆感懷有一苾芻便捨具戒
願留供養與衆辭曰我惟多福濫迹僧中歲月亟淹行
業無紀此牽堵波有佛舍利聖德冥通羣象踐灑遺身
此地甘與同羣得畢餘齡誠為幸矣衆告之曰斯盛事
也吾等垢重智不謀此隨時自愛無虧勝業亦既離羣
重伸誠願歡然獨居有終焉之志於是葦茅為宇引流
成池採掇時花灑掃瑩飾綿歷歲序心事無怠隣國諸

王聞而雅尚競捨財寶共建伽藍因而勸請屈知僧務
自爾相踵不泯元功而以沙彌總知僧事沙彌伽藍東
大林中行百餘里至大宰堦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
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去纓珞命僕還處太子夜半踰城
遲明至此既允宿心乃形言曰是我出籠樊去羈鎖最
後釋駕之處也於天冠中解末尼寶命僕夫曰汝持此
寶還白父王今茲遠遁非苟違離欲斷無常絕諸有漏
闡鐸迦

舊曰車
匿訛也

曰詎有何心空駕而返太子善言慰喻

感悟而還

迴駕牽堵波東有膽部樹枝葉雖凋枯抹尚在其傍復
有小宰堵波太子以餘寶衣易鹿皮衣處太子既斷髮
易裳雖去璵珞尚有天衣曰斯服太侈如何改易時淨
居天化作獵人服鹿皮衣持弓負羽太子舉其衣而謂
曰欲相貿易願見允從獵人曰善太子解其上服授與
獵人獵人得已還復天身持所得衣陵虛而去

太子易衣側不遠有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

剃髮處太子從闍鐸迦取刀自斷其髮天帝釋接上天
宮以為供養時淨居天子化作剃髮人執持鋸刀徐步
而至太子謂曰能剃髮乎幸為我淨之化人受命遂為
剃髮踰城出家時亦不定或云菩薩年十九或曰二十
九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踰城出家當此三月八日或
云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太子剃
髮牽堵波東南曠野中行百八十九里至尼拘盧陀林
有牽堵波高三十餘尺昔如來寂滅舍利已分諸婆羅

門無所得獲於涅槃般那

唐言焚燒舊云閻維訛也

地收餘灰炭持

至本國建此靈基而修供養自茲已降奇迹相仍病疾之人祈請多愈

灰炭窰堵波側故伽藍中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左右數百窰堵波其一大者無憂王所建也崇基雖陷高餘百尺自此東北大林中行其路艱險經途危阻山牛野象羣盜獵師伺求行旅為害不絕出此林

已至拘尸那揭羅國

中印度境

拘尸那揭羅國城郭頽毀邑里蕭條故城輒基周十餘

里居人稀曠閭巷荒蕪城內東北隅有窳堵波無憂王

所建准陀

舊曰純陀訛也

之故宅也宅中有井將營獻供方乃

鑿焉歲月雖淹水猶清美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多伐

底河

唐言無勝此世共稱耳舊云阿利羅跋提河訛也舊言謂之尸賴拏伐底河譯曰有金河

西岸

不遠至娑羅林其樹類榭而皮青白葉甚光潤四樹特

高如來寂滅之所也其大輒精舍中作如來涅槃之像

北首而卧傍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基雖傾陷尚高二
百餘尺前建石柱以記如來寂滅之事雖有文記不書
日月聞諸先記曰佛以生年八十吠舍佉月後半十五
日入般涅槃當此三月十五日也說一切有部則佛以
迦刺底迦月後半八日入般涅槃當此九月八日也自
佛涅槃諸部異議或云千二百餘年或云千三百餘年
或云千五百餘年或云已過九百未滿千年精舍側不
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為羣雄王救火之處

昔於此地有大茂林毛羣羽族巢居穴處驚風四起猛
焰飄逸時有一雉有懷傷慙鼓濯清流飛空奮灑時天
帝釋俯而告曰汝何守愚唐勞羽翮大火方起焚燎林
野豈汝微軀所能撲滅雉曰說者為誰曰我天帝釋耳
雉曰今天帝釋有大福力無欲不遂救災拯難若指諸
掌反詰無功其咎安在猛火方熾無得多言尋復奮飛
往趣流水天帝遂以掬水泛灑其林火滅煙消生類全
命故今謂之救火宰堵波也

維救火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為鹿殺
生之處乃往古昔此有大林火炎中野飛走窮窘前有
駛流之阨後困猛火之難莫不沉溺喪棄身命其鹿惻
隱身據橫流穿皮斷骨自強拯溺蹇免後至忍疲苦而
濟之筋力既竭溺水而死諸天收骸起窣堵波鹿拯溺
西不遠有窣堵波是蘇跋陀羅

唐言善賢舊曰
須跋陀羅訛也

入寂滅

之處善賢者本梵志師也年百二十耆舊多智聞佛寂

滅至雙樹間問阿難曰佛世尊將寂滅我懷疑滯願欲

請問阿難曰佛將涅槃幸無擾也曰吾聞佛世難遇正
法難聞我有深疑恐無所請善賢遂入先問佛言有諸
別衆自稱為師各有異法垂訓導俗喬荅摩

舊曰瞿曇
訛畧也

能盡知耶佛言吾悉深究乃為演說善賢聞已心淨信
解求入法中受具足戒如來告曰汝豈能耶外道異學
修梵行者當試四歲觀其行察其性威儀寂靜辭語誠
實則可於我法中淨修梵行在人行耳斯何難哉善賢
曰世尊悲愍含濟無私四歲試學三業方順佛言我先

已說在人行耳於是善賢出家即受具戒勤勵修習身心勇猛已而於法無疑自身作證夜分未久果證羅漢諸漏已盡梵行已立不忍見佛入大涅槃即於衆中入火界定現神通事而先寂滅是為如來最後弟子乃先滅度即昔後度賽免是也善賢寂滅側有窄堵波是執金剛躡地之處大悲世尊隨機利見化功已畢入寂滅樂於雙樹間北首而卧執金剛神密迹力士見佛滅度悲慟唱言如來捨我入大涅槃無皈依無覆護毒箭深

入愁火熾盛捨金剛杵悶絕蹕地久而又起悲哀戀慕
互相謂曰生死大海誰作舟楫無明長夜誰為燈炬金
剛蹕地側有宰堵波是如來寂滅已七日供養之處如
來之將寂滅也光明普照人天畢會莫不悲感更相謂
曰大覺世尊今將寂滅衆生福盡世間無依如來右脇
卧師子床告諸大衆勿謂如來畢竟寂滅法身常住離
諸變易當棄懈怠早求解脫諸苾芻等歔歔悲慟時阿
泥律

盧骨反

陀

舊曰阿那律訛也

告諸苾芻止止勿悲諸天譏恠

時末羅衆供養已訖欲舉金棺詣涅槃所時阿泥
律陀告言且止諸天欲留七日供養於是天衆持妙天
花遊虛空讚聖德各竭誠心共興供養停棺側有羣堵
波是摩訶摩耶夫人哭佛之處如來寂滅棺殮已畢時
阿泥律陀上昇天宮告摩耶夫人曰大聖法主今已寂
滅摩耶聞已悲哽悶絕與諸天衆至雙樹間見僧伽胝
鉢及錫杖拊之號慟絕而復聲曰人天福盡世間眼滅
今此諸物空無有主如來聖力金棺自開放光明合掌

坐慰問慈母遠來下降諸行法爾願勿深悲阿難銜哀
而請佛曰後世問我將何以對曰佛已涅槃慈母摩耶
自天宮降至雙樹間如來為諸不孝衆生從金棺起合
掌說法城北渡河三百餘步有窰堵波是如來焚身之
處地今黃黑土雜灰炭至誠求請或得舍利如來寂滅
人天悲感七寶為棺千氎纏身設香花建旛蓋末羅之
衆奉輿發引前後導從北渡金河盛滿香油積多香木
縱火以焚二氎不燒一極觀身一最覆外為諸衆生分

散舍利唯有髮爪儼然無損焚身側有窣堵波如來為
大迦葉波現雙足處如來金棺已下香木已積火燒不
然衆咸驚駭阿泥律陀言待迦葉波耳時大迦葉波與
五百弟子自出林來至拘尸城問阿難曰世尊之身可
得見耶阿難曰千氎纏絡重棺周殮香木已積即事焚
燒是時佛於棺內為出雙足輪相之上見有異色問阿
難曰何以有此曰佛初涅槃人天悲慟衆淚迭淅致斯
異色迦葉波作禮旋繞興讚香木自然大火熾盛故如

來寂滅三從棺出初出臂問阿難治路次起坐為母說法後見雙足示大迦葉波現足側有宰堵波無憂王所建也是八王分舍利處前建石柱刻記其事佛入涅槃後涅槃般那已諸八國王備兵四至遣直性婆羅門謂拘尸力士曰天人導師此國寂滅故自遠來請分舍利力士曰如來降尊即斯下土滅世間明導喪衆生慈父如來舍利自當供養徒疲道路終無得獲時諸大王遜辭以求既不相允重謂之曰禮請不從兵威非遠直性

婆羅門揚言曰念哉大悲世尊忍修福善彌歷曠劫想
所具聞今欲相陵此非宜也今舍利在此當均八分各
得供養何至興兵諸力士依其言即時均量欲作八分
帝釋謂諸王曰天當有分勿恃力競阿那婆答多龍王
文隣龍王醫那鉢旦羅龍王復作是議無遺我曹若以
力者衆非敵矣直性婆羅門曰勿諠諍也宜共分之即
作三分一諸天二龍衆三留人間八國重分天龍人王
莫不悲感分舍利窣堵波西南行二百餘里至大邑聚

有婆羅門豪右巨富確乎不雜學究五明敬崇三寶接
其居側建立僧坊窮諸資用備盡珍飾或有衆僧往來
中路慇懃請留餐心供養或止一宿乃至七日其後設
賞迦王毀壞佛法衆僧絕侶歲月驟淹而婆羅門每懷
懇惻經行之次見一沙門龐眉皓髮杖錫而來婆羅門
馳往迎逆問所從至請入僧坊備諸供養旦以淳乳煮
粥進焉沙門受已纔一嚼齒便即置鉢沉吟長息婆羅
門侍食跪而問曰大德惠利隨緣幸見臨顧為夕不安

耶為粥不味乎沙門愍然告曰吾悲衆生福祐漸
薄斯言且置食已方說沙門食訖攝衣即去婆羅
門曰向許有說今何無言沙門告曰吾非忘也談
不容易事或致疑必欲得聞今當略說吾向所歎
非薄汝粥自數百年不嘗此味昔如來在世我時
預從在王舍城竹林精舍俯清流而滌器或以澡
漱或以盥沐嗟乎今之純乳不及古之淡水此乃
人天福減使之然也婆羅門曰然則大德乃親見

佛耶沙門曰然汝豈不聞佛子羅怛羅者我身是也為護正法未入寂滅說是語已忽然不見婆羅門遂以所宿之房塗香灑掃像設儀肅然其敬如在復大林中行五百餘里至婆羅痾女點反斯國舊曰

波羅奈國訛也中印度境

音釋

鴛窠

上烏郎反下其主反

歸然

上丘水反高峻貌

瞻揆

上之廉反下求癸反

盥洗

上音

覓倪

音丘免垢且垢反裂也

訕謗

上所諫反又音山

齧

吾結反齧齧也

朽藥

上許九反

雞濯音濁洗也

羽翮

下胡隔反翼也

蹇兔

上居展反蹇跛也

舟楫

下音接楫棹也

歔歔

上音虛下許既反歔歔泣之餘聲也

捋

盧沒反又魯骨反

觀身

上初近反驚駭下

解迸

必孟反散也

暨那

上烏分反

確乎

上口角反堅也

驟淹

上床疾反疾也

上莫江反
大也厚也

齟齬

上才細反齟齬也

滌器

上徒前反洗滌

澡漱

早瘦二音

上尼
八反

大唐西域記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大唐西域記卷七

唐 釋玄奘 譯

釋辨機 撰

五國

婆羅疍

女點反

斯國

戰主國

吠舍釐

力支反

國

弗栗恃國

尼波羅國

婆羅痾斯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疏伽河長十八九里廣五六里閭閻櫛比居人殷盛家積巨萬室盈奇貨人性溫恭俗重強學多信外道少敬佛法氣序和穀稼盛果木扶疏茂草薈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百餘所外道萬餘人並多宗事大自在天或斷髮或椎髻露形無服塗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

大城中天祠二十所層臺祠宇彫石文木茂林相蔭清

流交帶鑰石天像量減百尺威嚴肅然懍懍如在大城
東北婆羅痾河西有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
尺前建石柱碧鮮若鏡光潤凝流其中常現如來影像
婆羅痾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藍區界八分連垣
周堵層軒重閣麗窮規矩僧徒一千五百人並學小乘
正量部法大垣中有精舍高二百餘尺上以黃金隱起
作菴沒羅果石為基陞軌作層龕龕帀四周節級百數
皆有隱起黃金佛像精舍之中有鑰石佛像量等如來

金剛經疏
身作轉法輪勢

精舍西南有石窣堵波無憂王建也基雖傾陷尚餘百尺前建石柱高七十餘尺石含玉潤鑒照映徹懸懃祈請影見衆像善惡之相時有見者是如來成正覺已初轉法輪處也其側不遠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見菩薩捨苦行遂不侍衛來至於此而自習定其傍窣堵波是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又三窣堵波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三佛經行側有牽堵波是梅咄麗耶

唐言慈即姓也
舊曰彌勒訛也

菩薩受成佛記處昔者如來在王舍城鷲峯山告諸苾芻當來之世此瞻部洲土地平正人壽八萬歲有婆羅門下慈氏者身真金色光明照朗當捨家成正覺廣為衆生三會說法其濟度者皆我遺法植福衆生也其於三寶深敬一心在家出家持戒犯戒皆蒙化導證果解脫三會說法之中度我遺法之徒然後乃化同緣善友是時慈氏菩薩聞佛此說從座起白佛言願我作彼慈

氏世尊如來告曰如汝所言當證此果如上所說皆汝教化之儀也

慈氏菩薩受記西有宰堵波是釋迦菩薩受記之處賢劫中人壽二萬歲迦葉波佛出現於世轉妙法輪開化含識受護明菩薩記曰是菩薩於當來世衆生壽命百歲之時當得成佛號釋迦牟尼釋迦菩薩受記南不遠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長五十餘步高可七尺以青石積成上作如來經行之像像形傑異威嚴肅然肉髻之

上特出髻髮靈相無隱神鑒有徵於其垣內聖迹是多
諸精舍宰堵波數百餘所畧舉二三難用詳述

伽藍垣西有一清池周二百餘步如來嘗中盥浴次西
大池周一百八十步如來嘗中滌器次北有池周百五
十步如來嘗中浣衣凡此三池並有龍止其水既深其
味又甘澄淨皎潔常無增減有人慢心濯此池者金毗
羅獸多為之害若深恭敬汲用無懼浣衣池側大方石
上有如來袈裟之迹其文明徹煥如雕鏤諸淨信者每

來供養外道凶人輕蹈此石池中龍王便興風雨

池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為六牙象王
獵人剥其牙也許服袈裟彎弧伺捕象王為敬袈裟遂
握牙而授焉

握牙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愍世無禮
示為鳥身與彼獼猴白象於此相問誰先見是尼拘律
樹各言事迹遂編長幼化漸遠近人知上下道俗歸依
其側不遠大林中有窣堵波是如來昔與提婆達多俱

為鹿王斷事之處昔於此處大林之中有兩羣鹿各五
百餘時此國王畋遊原澤菩薩鹿王前請王曰大王校
獵中原縱燎飛矢凡我徒屬命盡茲晨不日腐臭無所
充膳願欲次差日輸一鹿王有割鮮之膳我延旦夕之
命王善其言迴駕而返兩羣之鹿更次輸命提婆羣中
有懷孕鹿次當就死白其主曰身雖應死子未次也鹿
王怒曰誰不實命唯鹿嘆曰吾王不仁死無日矣乃告
急菩薩鹿王鹿王曰悲哉慈母之心恩及未形吾今代

汝遂至王門道路之人傳聲唱曰彼大鹿王今來入邑
都人士庶莫不馳觀王之聞也以為不誠門者白至王
乃信然曰鹿王何遽來耶鹿曰有雌鹿當死胎子未產
心不能忍敢以身代王聞歎曰我人身鹿也爾鹿身人
也於是悉放諸鹿不復輸命即以其林為諸鹿藪因而
謂之施鹿林焉鹿野之號自此而興伽藍西南二三里
有窰堵波高三百餘尺基址廣峙瑩飾奇珍既無層龕
便置覆鉢雖建表柱而無輪鐸其側有小窰堵波是阿

若憍陳如等五人棄制迎佛處也初薩婆曷刺他悉陀

唐言一切義成舊
曰悉達多訛畧也

太子踰城之後棲山隱谷忘身殉法

淨飯王乃命家族三人舅氏二人曰我子一切義成捨
家修學孤遊山澤獨處林藪故命爾曹隨知所止內則
叔父伯舅外則既君且臣凡厥動靜宜知進止五人銜
命相望營衛因即勤求欲期出離每相謂曰夫修道者
苦證耶樂證耶二人曰安樂為道三人曰勤苦為道二
三交爭未有以明於是太子思惟至理為伏苦行外道

節麻米以支身彼二人者見而言曰太子所行非真實
法夫道也者樂以證之今乃勤苦非吾徒也捨而遠遁
思惟果證太子六年苦行未證菩提欲驗苦行非真受
乳糜而證果斯三人者聞而歎曰功垂成矣今其退矣
六年苦行一旦捐功於是相從求訪二人既相見已匡
坐高論更相議曰昔見太子一切義成出王宮就荒谷
去珍服披鹿皮精勤勵志貞節苦心求深妙法期無上
果今乃受牧女乳糜敗道虧志吾知之矣無能為也彼

二人曰君何見之晚歟此猖蹶人耳夫處乎深宮安乎尊勝不能靜志遠迹山林棄轉輪王位為鄙賤人行何可念哉言增怛怛耳菩薩浴尼連河坐菩提樹成等正覺號天人師寂然晏默惟察應度曰彼鬱頭藍子者證非想定堪受妙法空中諸天尋聲報曰鬱頭藍子命終已來經今七日如來歎惜斯何不遇垂聞妙法遽從變化重更觀察營求世界有阿藍迦藍得無所有處定可授至理諸天又曰終已五日如來再歎愍其薄祐又更

諦觀誰應受教唯施鹿林中有五人者可先誘導如來
爾時起菩提樹趣鹿野園威儀寂靜神光晃曜毫含玉
彩身真金色安詳前進導彼五人斯五人遙見如來互
相謂曰一切義成彼來者是歲月遽淹聖果不證心期
已退故尋吾徒宜各默然勿起迎禮如來漸近威神動
物五人忘制拜迎問訊侍從如儀如來漸誘示之妙理
兩安居畢方獲果證

施鹿林東行二三里至宰堵波傍有洄池周八十餘步

一名救命又謂烈士聞諸先志曰數百年前有一隱士
於此池側結廬屏迹博習技術究極神理能使瓦礫為
寶人畜易形但未能馭風雲陪仙駕閱圖考古更求仙
術其方曰夫神仙者長生之術也將欲求學先定其志
築建壇場周一丈餘命一烈士信勇昭著執長刀立壇
隅屏息絕言自昏達旦求仙者中壇而坐手按長刀口
誦神呪收視反聽遲明登仙所執銛刀變為寶劍陵虛
履空王諸仙侶執劍指麾所欲皆從無衰無老不病不

死是人既得仙方行訪烈士營求曠歲未諧心願後於城中遇見一人悲號逐路隱士覩其相心甚慶悅即而慰問何至怨傷曰我以貧窶傭力自濟其主見知特深信用期滿五歲當酬重賞於是忍勤苦忘艱辛五年將周一旦違失既蒙笞辱又無所得以此為心悲悼誰恤隱士命與同遊來至草廬以術力故化具肴饌已而令入池浴服以新衣又以五百金錢遺之曰盡當來求幸無外也自時厥後數加重賂潛行陰德感激其心烈士

屢求効命以報知已隱士曰我求烈士彌歷歲時幸而
會遇奇貌應圖非有他故願一夕不聲耳烈士曰死尚
不辭豈徒屏息於是設壇場受仙法依方行事坐待日
曛曛暮之後各司其務隱士誦神呪烈士按銛刀殆將
曉矣忽發聲叫是時空中火下煙焰雲蒸隱士疾引此
人入池避難已而問曰誠子無聲何以驚叫烈士曰受
命後至夜分昏然若夢變異更起見昔事主躬來慰謝
感荷厚恩忍不報語彼人震怒遂見殺害受中陰身顧

屍歎惜猶願歷世不言以報厚德遂見託生南印度大
婆羅門家乃至受胎出胎備經苦厄荷恩荷德嘗不出
聲洎乎受業冠婚喪親子每念前恩忍而不語宗親
戚屬咸見怪異年過六十有五我妻謂曰汝可言矣若
不語者當殺汝子我時惟念已隔生世自顧衰老唯此
稚子因止其妻令無殺害遂發此聲耳隱士曰我之過
也此魔嬖耳烈士感恩悲事不成憤恚而死免火災難
故曰救命感恩而死又謂烈士池

烈士池西有三獸宰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燒身之
處劫初時於此林野有狐兔獐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
驗修菩薩行者降靈應化為一老夫謂三獸曰二三子
善安隱乎無驚懼耶曰涉豐草遊茂林異類同歡既安
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此遠尋
今正饑乏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
虛已分路營求狐沿水濱銜一鮮鯉獐於林樹採異華
果俱來至止同進老夫唯兔空還遊躍左右老夫謂曰

以吾觀之爾曹未如獫狁同志各能役心唯兔空還獨無
相饋以此言之誠可知也兔聞譏議謂狐獫狁曰多聚樵
薪方有所作狐獫狁馳銜草曳木既已蘊崇猛焰將熾
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餐辭
畢入火尋即致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除燼収骸傷歎
良久謂狐獫狁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
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後人於此
建寧堵波從此順歿伽河流東行三百餘里至戰主國

中印
度境

戰主國周二千餘里都城臨笮伽河周十餘里居人豐
樂邑里相隣土地膏腴稼穡時播氣序和暢風俗淳質
人性獷烈邪正無信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並皆遵
習小乘教法天祠二十異道雜居矣大城西北伽藍中
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印度記曰此中有如來舍利
一升昔者世尊嘗於此處七日之中為天人眾顯說妙
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隣此復有

慈氏菩薩像形量雖小威神巍然露鑒潛通奇迹間起

大城東行二百餘里至阿避陀羯刺拏僧伽藍

唐言不穿耳

周垣不廣彫飾甚工花池交影臺閣連甍僧徒肅穆衆

儀庠序聞諸先志曰昔大雪山北覩貨邏國有樂學沙

門二三同志禮誦餘閒每相謂曰妙理幽玄非言談所

究聖迹昭著可足趾所尋宜詢莫逆親觀聖迹於是二

三交友杖錫同遊既至印度寓諸伽藍輕其邊鄙莫之

見舍外迫風露內累口腹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時北國

王出遊近郊見諸客僧怪而問曰何方乞士何所因來
耳既不穿衣又垢弊沙門對曰我親貨邏國人也恭承
遺教高蹈俗塵率其同好觀禮聖迹慨以薄福衆所同
棄印度沙門莫顧羈旅欲還本土巡禮未周雖迫勤苦
心遂後已王聞其說用增悲感即斯勝地建立伽藍白
氎題書為之制曰我惟尊居世上貴極人中斯皆三寶
之靈祐也既為人王受佛付囑凡厭染衣吾當惠濟建
此伽藍式招羈旅自今已來諸穿耳僧我此伽藍不得

止舍因其事迹故以名焉阿避陀羯刺拏伽藍東南行
百餘里南渡旃伽河至摩訶娑羅邑並娑羅門種不遵
佛法然見沙門先訪學業知其強識方深禮敬旃伽河
北有那邇延天祠重閣層臺真其麗飾諸天之像鑄石
而成工極人謀靈應難究那羅延天祠東行三十餘里
有寧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太半陷地前建石柱高餘
二丈上作獅子之像刻記伏鬼之事昔於此處有曠野
鬼恃大威力噉人血肉作害生靈肆極妖祟如來愍諸

衆生不得其死以神通力誘化諸鬼導以歸依之敬齊以不殺之戒諸鬼承教奉以周旋於是舉石請佛安坐願聞正法克念護持自茲厥後無信之徒競共推移鬼置石座動以萬數莫之能轉茂林清池周基左右人至其側無不心懼

伏鬼側不遠有數伽藍雖多傾毀尚有僧徒並皆遵習大乘教法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至一窄堵波基已傾陷餘高數丈昔者如來寂滅之後八國大王分舍利也量

舍利婆羅門密塗瓶內分授諸王而婆羅門持瓶以歸
既得所黏舍利遂建窣堵波并瓶置內因以名焉後無
憂王開取舍利瓶改建大窣堵波或至齋日時燭光明
從此東北渡殍伽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釐國

舊曰毗舍

離國說也
中印度境

吠舍釐國周五千餘里土地沃壤花果茂盛菴沒羅果
茂遮果既多且貴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福重學邪正
雜信伽藍數百多已圯壞存者三五僧徒稀少天祠數

十異道雜居露形之徒寔繁其黨吠舍釐城已甚傾頽其故基址周六七十里宮城周四五里少有居人宮城西北五六里至一伽藍僧徒寡少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傍有窣堵波是昔如來說毗摩羅詰經長者子寶積等獻寶蓋處其東有窣堵波舍利子等於此證無學之果舍利子證果東南有窣堵波是吠舍釐王之所建也佛涅槃後此國先王分得舍利式修崇建印度記曰此中舊有如來舍利一斛無憂王開取九斗唯留一斗後有

國王復欲開取方事興工尋則地震遂不敢開其西北
有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石柱高五六十尺上
作獅子之像石柱南有池是羣獼猴為佛穿也在昔如
來曾住於此池西不遠有窰堵波諸獼猴持如來鉢上
樹取蜜之處池南不遠有窰堵波是諸獼猴奉佛蜜處
池西北隅猶有獼猴形像伽藍東北三四里有窰堵波
是毗摩羅詰唐言無垢稱舊曰淨名然淨則無垢名則是稱義雖取同名乃有異舊曰維摩詰說
也故宅基址多有靈異去此不遠有一神舍其狀壘甃

傳云積石即無垢稱長者現疾說法之處去此不遠有
宰堵波長者子寶積故宅也去此不遠有宰堵波是菴
沒羅女故宅佛姨母等諸苾芻尼於此證入涅槃

伽藍北三四里有宰堵波是如來將往拘尸那國入般
涅槃人與非人隨從世尊至此佇立次西北不遠有宰
堵波是佛於此最後觀吠舍釐城其南不遠有精舍前
建宰堵波是菴沒羅女園持以施佛菴沒羅園側有宰
堵波是如來告涅槃處佛昔在此告阿難曰其得四神

足者能住壽一劫如來今者當壽幾何如是再三阿難
不對天魔迷惑故也阿難從坐而起林中宴默時魔來
請佛曰如來在世教化已久蒙濟流轉數如塵沙寂滅
之樂今其時矣世尊以少土置爪上而告魔曰地土多
耶爪土多耶對曰地土多也佛言所度者如爪上土未
度者如大地土却後三月吾當涅槃魔聞歡喜而退阿
難林中忽感異夢來白佛言我在林間夢見大樹枝葉
茂盛蔭影蒙密驚風忽起摧散無餘將非世尊欲入寂

滅我心懷懼故來請問佛告阿難吾先告汝汝為魔蔽
不時請留魔王勸我早入涅槃已許之期斯夢是也

告涅槃期側不遠有宰堵波千子見父母處也昔有仙
人隱居巖谷仲春之月鼓擢清流塵席隨飲感生女子
姿貌過人唯脚似麻仙人見已収而養焉其後命令求
火至餘仙廬足所履地迹皆有蓮花彼仙見已深以奇
之令其統廬方乃得火麻女依命得火而還時梵豫王
改遊見花尋迹以求悅其奇怪同載而返相師占言當

生千子餘婦聞之莫不圖計日月既滿生一蓮花花有
千葉葉坐一子餘婦誣罔咸稱不祥投殍伽河隨波泛
濫烏耆延王下流遊觀見黃雲蓋乘波而來取以開視
乃有千子乳養成立有大力焉恃有千子拓境四方兵
威乘勝將次比國時梵豫王聞之甚懷震懼兵力不敵
計無所出矣是時廐女心知其子乃謂王曰今寇戎臨
境上下罹心賤妾愚衷能敗強敵王未之信也憂懼良
深廐女乃昇城樓以待寇至千子將兵圍城已而廐女

告曰莫為逆事我是汝母汝是我子千子謂曰何言之
謬庶女手按兩乳流注千岐天性所感咸入其口於是
解甲歸宗釋兵返族兩國交歡百姓安樂千子歸宗側
不遠有宰堵波是如來經行舊迹指告衆曰昔吾於此
歸宗見親欲知千子即賢劫中千佛是也述本生東有
故基上建宰堵波光明時燭祈請或遂是如來說普門
陀羅尼等經重閣講堂餘址也

講堂側不遠有宰堵波中有阿難半身舍利去此不遠

金史卷八十八
有數百宰堵波欲定其數未有克知是千獨覺入寂滅
處吠舍釐城內外周隍聖迹繁多難以具舉形勝故墟
魚鱗間峙歲月驟改炎涼亟移林既摧殘池亦枯涸朽
株餘迹其詳驗焉

大城西北行五六十里至大宰堵波栗咕

昌業反

婆子

舊曰

離車子
訛也

別如來處如來自吠舍釐城趣拘尸那國諸栗

咕婆子聞佛將入寂滅相從號送世尊既見哀慕非言
可喻即以神力化作大河崖岸深絕波流迅急諸栗咕

婆悲慟以止如來留鉢為作追念

吠舍釐城西北減二百里有故城荒蕪歲久居人曠少
中有宰堵波是佛在昔為諸菩薩人天大衆引說本生
修菩薩行曾於此城為轉輪王號曰摩訶提婆

唐言大天有

七寶應王四天下觀衰變之相體無常之理冥懷高蹈
忘情大位捨國出家染衣修學

城東南行十四五里至大宰堵波是七百賢聖重結集
處佛涅槃後百一十年吠舍釐城有諸苾芻遠離佛法

謬行戒律時長老耶舍陀住憍薩羅國長老三菩伽住
秣菟羅國長老釐波多住韓若國長老沙羅住吠舍釐
國長老富闍蘓彌羅住娑羅梨弗國諸大羅漢心得自
在持三藏得三明有大名稱衆所知識皆是尊者阿難
弟子時耶舍陀遣使告諸賢聖皆可集吠舍釐城猶少
一人未滿七百是時富闍蘓彌羅以天眼見諸大賢聖
集議法事運神足至法會時三菩伽於大衆中右袒長
跪揚言曰衆無譁欽哉念哉昔大聖法王善權寂滅歲

月雖淹言教尚在吠舍釐城懈怠必芻謬於戒律有十
事出違十力教今諸賢者深明持犯俱承大德阿難指
誨念報佛恩重宣聖旨時諸大衆莫不悲感即召集諸
比丘依毗奈耶訶責制止削除謬法宣明聖教

七百賢聖結集南行八九十里至濕吠多補羅僧伽藍
層臺輪奐重閣翬飛僧衆清肅並學大乘其傍則有過
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其側宰堵波無憂王之所
建也如來在昔南趣摩揭陀國北顧吠舍釐城中途止

金定巴府志
卷七
息遺迹之處

濕吠多補羅伽藍東南行三十餘里旣伽河南北岸各有一窣堵波是尊者阿難陀分身與二國處阿難陀者如來之從父弟也多聞摠持博物強識佛去世後繼大迦葉任持正法導進學人在摩揭陀國於林中經行見一沙彌諷誦佛經章句錯謬文字紛亂阿難聞已感慕增懷徐詣其所提撕指授沙彌笑曰大德耄矣所言謬矣我師高明春秋鼎盛親承示誨誠無所誤阿難默然

退而嘆曰我年雖邁為諸衆生欲久住世任持正法然
衆生垢重難以誨語久留無利可速滅度於是去摩揭
陀國趣吠舍釐城渡殑伽河泛舟中流時摩揭陀王聞
阿難去情深戀德即嚴戎駕疾馳追請數百千衆營軍
南岸吠舍釐王聞阿難來悲喜盈心亦治軍旅奔馳迎
候數百千衆屯集北岸兩軍相對旌旂翳日阿難恐闕
其兵更相殺害從舟中起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即入寂
滅化火焚骸骸又中折一墮南岸一墮北岸於是二王

各得一分舉軍號慟俱還本國起寧堵波而修供養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恃國

北人謂三伐恃國北印度境

弗栗恃國周四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地膏腴花果茂盛氣序微寒人性躁急多敬外道少信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大小二乘兼功通學天祠數十外道寔衆國大都城號占戍拏多已頽毀故宮城中尚有三千餘家若村若邑也大河東北有伽藍僧徒寡少學業清高從此西行依河之濱有寧堵波高餘三丈南帶長

流大悲世尊度漁人處也越在佛世五百漁人結儔附
黨漁捕水族於此河流得一大魚有十八頭頭各兩眼
諸漁人方欲害之如來在吠舍釐國天眼見興悲心乘
其時而化導因其機而啟悟告諸大衆弗栗特國有大
魚我欲導之以悟諸漁人爾宜知時於是大衆圍繞神
足陵虛至於河濱如常敷座遂告諸漁人爾勿殺魚以
神通力開方便門威被大魚令知宿命能作人語貫解
人情爾時如來知而故問汝在前身曾作何罪流轉惡

趣受此弊身魚曰昔承福慶生自豪族大婆羅門劫比
他者我身是也恃其族姓陵蔑人倫恃其博物鄙賤經
法以輕慢心毀謗諸佛以醜惡語詈辱衆僧引類形比
謂若駝驢象馬諸醜形對由此惡業受此弊身尚資宿
善生遭佛世目覩聖化親承聖教因而懺謝悔先作業
如來隨機攝化如應開導魚既聞法於是命終承茲福
力上生天宮於是自觀其身何緣生此既知宿命念報
佛恩與諸天衆肩隨戾止前禮既畢右繞退立以天寶

香花持用供養世尊指告漁人為說妙法魚即感悟輸誠禮懺裂網焚舟歸真受法既服染衣又聞至教皆出塵垢俱證聖果

度漁人東北行百餘里故城西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高百餘尺是佛在昔於此六月說法度諸天人此北百四五十步有小窣堵波如來昔於此處為諸苾芻制戒次西不遠有如來髮爪窣堵波如來昔於此處近遠邑人相趨輻湊焚香散花燈炬不絕從此西北千四五百

里踰山入谷至尼波羅國

中印
度境

尼波羅國周四千餘里在雪山中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山川連屬宜穀稼多花果出赤銅犂牛共命鳥貨用赤銅錢氣序寒列風俗險詖人性剛獷信義輕薄無學藝有工巧形貌醜獍邪正兼信伽藍天祠接堵連隅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綜習外道異學其數不詳王刹帝利栗咕婆種也志學清高純信佛法近代有王號鴛輸伐摩

唐言
光胄

碩學聰敏自製聲明論重學敬德遐

通著聞都城東南有小水池以人火投之水即焰起更

投餘物亦變為火從此復還吠舍釐國南渡殄伽河至

摩揭陀國

舊曰摩伽陀又曰摩竭提皆訛也中印度境

音釋

櫛

上阻反下毗必反

藿

上息委反下免彼反草軟弱

慄

呂錦反也懼也

髻

髮

上所交反髮尾也

彎

上烏還反下音胡彎引弓也

掇

力結反掇揜

殉

詞閤反正作狗

從

以

音

昌

猖

狂也

下

怛

上音刀下丁達反憂驚也

閱

遺

上去聲贈也

賂

音路贈也

饋

求位反贈食也

疑

上宜力反

連

下音萌

枯槁

下音考

妖崇

下音遂反

罹心

上音憂也

冥懷

上音幽也

栗

上音良

咭

吉反下

無譯

下音花

諠譁也

翬飛

上音色皆備也

提撕

二字音

讀

音讀

音讀

字謗

犛牛

上音交反

險詖

下音反

詖

下音詖

光胄

下音右反

耄

莫到反

大唐西域記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大唐西域記卷八

唐 釋玄奘 譯

釋辨機 撰

一國

摩揭陀國上

摩揭陀國周五千餘里城少居人邑多編戶地沃壤滋
稼穡有異稻種其粒麤大香味殊越光色特甚彼俗謂

之供大人米土地墊濕邑居高原孟夏之後仲秋之前
平居流水可以泛舟風俗淳質氣序溫暑崇重志學尊
敬佛法伽藍五十餘所僧徒萬有餘人並多宗習大乘
法教天祠數十異道寔多

宛伽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荒蕪雖久基址尚在昔

者人壽無量歲時號拘蘇摩補羅城

唐言香
花宮城

王宮多化

故以名焉逮乎人壽數千歲更名波吒釐子城

舊曰巴
連弗邑

也初有婆羅門高才博學門人數千傳以授業諸學徒

相從遊觀有一書生徘徊悵望同儔謂曰夫何憂乎曰
盛色方剛羈遊履影歲月已積藝業無成顧此為言憂
心彌劇於是學徒戲言之曰今將為子求娉婚親乃假
立二人為男父母二人為女父母遂坐波吒釐樹謂女
壻樹也採時果酌清流陳婚姻之緒請好合之期時假
女父攀花枝以授書生曰斯嘉偶也幸無辭焉書生之
心欣然自得日暮言歸懷戀而止學徒曰前言戲耳幸
可同歸林中猛獸恐相殘害書生遂留往來樹側景夕

之後異光燭野管絃清雅帷帳陳列俄見老翁策杖來
慰復有一嫗攜引少女並儷從盈路袿服秦樂翁乃指
少女曰此君之弱室也酣歌樂讌經七日焉學徒疑為
獸害往而求之乃見獨坐樹陰若對上客告與同歸辭
不從命後自入城拜謁親故說其始末聞者驚駭與友
諸人同往林中咸見花樹是一大第僮僕役使驅馳往
來而彼老翁從容接對陳饌奏樂賓主禮備諸友還城
具告遠近暮歲之後生一子男謂其妻曰吾今欲歸未

忍離阻適復留止棲寄飄露其妻既聞具以白父翁謂
書生曰人生行樂詎必故鄉今將築室宜無異志於是
役使之徒功成不日香花舊城遷都此邑由彼子故神
為築城自爾之後國名波吒釐子城焉

王故宮址有石柱高數十尺是無憂王作地獄處釋迦
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有阿輸迦

唐言無憂舊曰阿育王說也

王

者頻毗娑羅

唐言影堅舊曰頻婆娑羅說也

王之曾孫也自王舍城遷

都波吒釐重築外郭周於故城年代浸遠唯餘故基伽

藍天祠及宰堵波餘址數百在者二三唯故宮址臨苑
伽河小城中有千餘家初無憂王嗣位之後舉措苛暴
乃立地獄作害生靈周垣峻峙隅樓特起猛焰洪鑪銛
鋒利刃備諸苦具擬像幽塗招募凶人立為獄主初以
國中犯法罪人不校輕重總入塗炭後以行經獄次擒
以誅戮至者皆死遂緘口焉時有沙門初入法衆巡里
乞食遇至獄門獄吏凶人擒欲殘害沙門惶怖請得禮
懺俄見一人縛束入獄斬截手足磔裂形骸俯仰之間

肢體糜散沙門見已深增悲悼成無常觀證無學果獄卒曰可以死矣沙門既證聖果心夷生死雖入鑊湯若在清池有大蓮花而為之座獄主驚駭馳使白王王遂躬觀深讚靈祐獄主曰大王當死王曰云何對曰王先垂命令監刑獄凡至獄垣皆從殺害不云王入而獨免死王曰法已一定理無再變我先垂令豈除汝身汝久濫生我之咎也即命獄卒投之洪鑪獄主既死王乃得出於是頽牆堙壅廢獄寬刑

地獄南不遠有窣堵波基址傾陷唯餘覆鉢之勢實為
廁飾石作欄檻即八萬四千之一也無憂王以人功建
於宮焉中有如來舍利一升靈鑒間起神光時燭無憂
王廢獄之後遇近護大阿羅漢方便善誘隨機導化王
謂羅漢曰幸以宿福位據人尊慨茲障累不遭佛化今
者如來遺身舍利欲重修建諸窣堵波羅漢曰大王以
福德力役使百靈以宏誓心匡護三寶是所願也今其
時矣因為廣說獻土之因如來懸記興建之功無憂王

聞已慶悅召集鬼神而令之曰法王導利含靈有慶我
資宿善尊極人中如來遺身重修供養今爾鬼神勑力
同心境極瞻部戶滿拘胝以佛舍利起宰堵波心發於
我功成於汝勝福之利非欲獨有宜各營構待後告命
鬼神受旨在所興功功既成已咸來請命無憂王既開
八國所建諸宰堵波分其舍利付鬼神已謂羅漢曰我
心所欲諸處同時藏下舍利心雖此冀事未從欲羅漢
白王命神鬼至所期日日有隱蔽其狀如手此時也宜

下舍利王承此旨宣告鬼神逮乎期日無憂王觀候光景日正中時羅漢以神通力伸手蔽日營建之所咸皆瞻仰同於此時功績咸畢

窄堵波側不遠精舍中有大石如來所履雙迹猶存其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矣兩迹俱有輪相十指皆帶花文魚形映起光明時照昔者如來將取寂滅北趣拘尸那城南顧摩揭陀國蹈此石上告阿難曰吾今最後留此足迹將入寂滅顧摩揭陀也百歲之後有無憂王命

世君臨建都此地匡護三寶役使百神及無憂王之嗣位也遷都築邑掩周迹石既近宮城恒親供養後諸國王競欲舉歸石雖不大衆莫能轉近者設賞迦王毀壞佛法遂即石所欲滅聖迹鑿已還平文彩如故於是捐棄殍伽河流尋復本處其側宰堵波即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佛迹精舍側不遠有大石柱高三十餘尺書記殘缺其大畧曰無憂王信根貞固三以瞻部洲施佛法僧三以諸珍寶重自酬贖其辭云云大畧斯在

故宮址有大石室外若崇山內廣數丈是無憂王為出家弟役使神鬼之所建也初無憂王有同母弟名摩醯

因陀羅

唐言大帝

生自貴族服僭王制奢侈縱暴衆庶懷怨

國輔老臣進諫王曰驕弟作威亦以太甚夫政平則國治人和則主安古之明訓由來久矣願存國典收付執法無憂王泣謂弟曰吾承基緒覆燾生靈況爾同胞豈忘惠愛不先匡導已陷刑法上懼先靈下迫衆議摩醯因陀羅稽首謝曰不自謹行敢干國憲願賜再生更寬

七日於是置諸幽室嚴加守衛珍羞上饌進奉無虧守
者唱曰已過一日餘有六日至第六日已既深憂懼更
勵身心便獲果證昇虛空示神迹尋出塵俗遠棲巖谷
無憂王躬往謂曰昔拘國制欲致嚴刑豈意清昇取證
聖果既無滯累可以還國弟曰昔羈愛網心馳聲色今
出危城志悅山谷願棄人間長從丘壑王曰欲靜心慮
豈必幽巖吾從爾志當為崇樹遂召命鬼神而告之曰
吾於後日廣備珍羞爾曹相率來集我會各持大石自

為牀座諸神受命至期畢萃衆會既已王告神曰石座縱橫宜自積聚因功不勞疊為虛室諸神受命不日而成無憂王躬往迎請止此山廬故宮址地獄南有大石槽是無憂王匠役神功作為此器飯僧之時以儲食也故宮西南有小石山周巖谷間數十石室無憂王為近護等諸阿羅漢役使鬼神之所建立傍有故臺餘基積石池沼連漪清澗澄鑒隣國遠人謂之聖水若有飲濯罪垢消滅

山西南有五宰堵波崇基已陷餘址尚高遠而望之鬱
若山阜面各數百步後人於上重更修建小宰堵波印
度記曰昔無憂王建八萬四千宰堵波已尚餘五升舍
利故別崇建五宰堵波製奇諸處靈異間起以表如來
五分法身薄信之徒竊相評議云是昔者難陀王建此
五藏以諸七寶其後有王不甚淳信聞先疑議肆其貪
求興動軍師躬臨發掘地震山傾雲昏日翳宰堵波中
大聲雷震士卒僵仆象馬驚奔自茲已降無敢覬覦或

曰衆議雖多未為確論循古所記信得其實

故城東南有屈

居勿反

吒阿濫摩

唐言鵝園

僧伽藍無憂王之

所建焉無憂王初信佛法也式遵崇建修植善種名集
千僧凡聖兩衆四事供養什物周給頽毀已久基址尚
存伽藍側有大宰堵波名阿摩落迦阿摩落迦者印度
藥果之名也無憂王遭疾彌留知命不濟欲捨珍寶崇
樹福田權臣執政誠勿從欲其後因食留阿摩落果玩
之半爛握果長息問諸臣曰瞻部洲主今是何人諸臣

對曰唯獨大王王曰不然我今非主唯此半果而得自在嗟乎世間富貴危甚風燭位據區宇名高稱謂臨終匱乏見逼強臣天下非已半果斯在乃命侍臣而告之曰持此半果詣彼雞園施諸衆僧作如是說昔一瞻部洲主今半阿摩落王稽首大德僧前願受最後之施凡諸所有皆已喪失唯斯半果得少自在哀憐貧乏增長福種僧中上座作如是言無憂大王宿期宏濟瘡疾在躬姦臣擅命積寶非已半果為施承王來命普施衆僧

即召典事美中總煮收其果核起窰堵波既荷厚恩遂
旌顧命阿摩落伽窰堵波西北故伽藍中有窰堵波謂
建捷稚聲初此城內伽藍百數僧徒肅穆學業清高外
道學人銷聲緘口其後僧徒相次殂落而諸後進莫繼
前修外道師資傳訓成藝於是命儔召侶千計萬數來
集僧坊揚言唱曰大擊捷稚招集學人羣愚同止謬有
扣擊遂白王請校優劣外道諸師高才達學僧徒雖衆
辭論庸淺外道曰我論勝自今已後諸僧伽藍不得擊

捷稚以集衆也王允其請依先論制僧徒受恥忍詬而

退十二年間不擊捷稚時南印度那伽闍刺樹那菩薩

唐言龍猛舊譯曰龍樹非也

幼傳雅譽長擅高名捨離欲愛出家修

學深究妙理位登初地有大弟子提婆者智慧明敏機

神警悟白其師曰波吒釐城諸學人等辭屈外道不擊

捷稚日月驟移十二年矣敢欲摧邪見山然正法炬龍

猛曰波吒釐城外道博學爾非其儔吾今行矣提婆曰

欲摧腐草詎必傾山敢承指誨黜諸異學大師立外道

義而我隨文破析詳其優劣然後圖行龍猛乃扶立外
義提婆隨破其理七日之後龍猛失宗已而嘆曰謬辭
易失邪義難扶爾其行矣推彼畢矣提婆菩薩夙擅高
名波吒釐城外道聞之也即相召集馳白王曰大王昔
紆聽覽制諸沙門不擊犍稚願垂告命令諸門候隣境
異僧勿使入城恐相黨援輕改先制王允其言嚴加伺
候提婆既至不得入城聞其制令便易衣服卷疊袈裟
置草束中褰裳疾驅負戴而入既至城中棄草披衣至

此伽藍欲求止息知人既寡莫有相舍遂宿捷稚臺上
於晨朝時便大振擊衆聞伺察乃作客遊苾芻諸僧伽
藍傳聲響應王聞究問莫得其先至此伽藍咸推提婆
提婆曰夫捷稚者擊以集衆有而不用懸之何為王人
報曰先時僧衆論議墮負制之不擊已十二年提婆曰
有是乎吾於今日重聲法鼓使報王曰有異沙門欲雪
前耻王乃召集學人而定制曰論失本宗殺身以謝於
是外道競陳旗鼓誼談異義各曜辭鋒提婆菩薩既昇

論座聽其先說隨義析破曾不決辰推諸異道國王大臣莫不慶悅建此靈基以旌至德

建擊捷雅寧堵波北有故基昔鬼辯婆羅門所居處也初此城中有婆羅門葺宇荒蕪不交世路祠鬼求福魍魎相依高論劇談雅辭響應人或激難垂帷已對舊學高才無出其右士庶翕然仰之猶聖有阿濕縛窣沙

唐言

馬菩薩者智周萬物道播三乘每謂人曰此婆羅門學不師受藝無稽古屏居幽寂獨擅高名將非鬼神相依

妖魅所附何能若是者乎夫辯資鬼授言不對人辭說
一聞莫能再述吾今徃彼觀其舉措遂即其廬而謂之
曰仰欽盛德為日已久幸願褰帷敢伸宿志而婆羅門
居然簡傲垂帷以對終不面談馬鳴心知鬼魅情甚自
負辭畢而退謂諸人曰吾已知之摧彼必矣尋徃白王
唯願垂許與彼居士較論劇談王聞駭曰斯何人哉若
不證三明具六通何能與彼論乎命駕躬臨詳鑒辯論
是時馬鳴論三藏微言述五明大義妙辯縱橫高論清

遠而婆羅門既述辭已馬鳴重曰失吾旨矣宜重述之
時婆羅門默然杜口馬鳴叱曰何不釋難所事鬼魅宜
速授辭疾塞其帷視占其恠婆羅門惶遽而曰止止馬
鳴退而言曰此子今晨聲聞失墜虛名非久斯之謂也
王曰非夫盛德誰鑒左道知人之拒絕後光前國有常
典宜旌茂實

城西南隅二百餘里有伽藍餘址其傍有窣堵波神光
時燭靈瑞間發近遠衆庶莫不祈請是過去四佛座及

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西南行百餘里至觀羅釋迦伽藍庭宇四院觀
閣三層崇臺累仞重門洞啟頻毗娑羅王末孫之所建
也旌名高才廣延俊德異域學人遠方髦彥同類相趨
肩隨戾止僧徒千數並學大乘中門當塗有三精舍上
置輪相鈴鐸虛懸下建層基軒檻周列戶牖棟梁塼垣
階陛金銅隱起廁間莊嚴中精舍佛立像高三丈左多
羅菩薩像右觀自在菩薩像凡斯三像鑰石鑄成威神

肅然冥鑒遠矣精舍中各有舍利一升靈光或照奇瑞
間起鞞羅釋迦伽藍西南九十餘里至大山雲石幽蔚
靈仙攸舍毒蛇暴龍窟穴其數猛獸摯鳥棲伏其林山
頂有大磐石上建窣堵波其高十餘尺是佛入定處也
昔者如來降神止此坐斯磐石入滅盡定時經宿焉諸
天靈聖供養如來鼓天樂雨天花如來出定諸天感慕
以寶金銀起窣堵波去聖逾邈寶變為石自古迄今人
未有至遙望高山乃見異類長蛇猛獸羣從右旋天仙

靈聖肩隨讚禮

山東崗有宰堵波在昔如來佇觀摩揭陀國所履之處也山西北三十餘里山阿有伽藍負嶺崇基疏崖峙閣僧徒五十餘人並習大乘法教瞿那末底唐言德慧菩薩伏

外道之處初此山中有外道摩奢婆耆祖僧佉之法而習道焉學窮内外言極空有名高前烈德重當時君王珍敬謂之國寶臣庶宗仰咸曰家師隣國學人承風仰德儔之先進誠博達也食邑二城環居封建時南印度

德慧菩薩幼而敏達早擅清徹學通三藏理窮四諦聞
摩沓婆論極幽微有懷挫銳命一門人裁書謂曰敬問
摩沓婆善安樂也宜忘勞弊精習舊學三年之後推汝
嘉聲如是第二第三年中每發使報及將發迹重裁書
曰年期已極學業何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摩沓婆甚
懷惶懼誠諸門人及以邑戶自今以後不得居止沙門
異道通相宣告勿有犯違時德慧菩薩杖錫而來至摩
沓婆邑邑人守約莫有相舍諸婆羅門更詈之曰斷髮

殊服何異人乎宜時速去勿此止也德慧菩薩欲推異
道冀宿其邑因以慈心卑辭謝曰爾曹世諦之淨行我
又勝義諦之淨行淨行既同何為見拒婆羅門因不與
言但事驅逐逐出邑外入大林中林中猛獸羣行為暴
有淨信者恐為獸害乃束蘊持杖謂菩薩曰南印度有
德慧菩薩者遠傳聲聞欲來論義故此邑主懼墜嘉聲
重垂嚴制勿止沙門恐為物害故來相援行矣自安勿
有他慮德慧曰良告淨信德慧者我是也淨信聞已更

深恭敬謂德慧曰誠如所告宜可速行即出深林止息
空澤淨信縱火持弓周旋左右夜分已盡謂德慧曰可
以行矣恐人知聞來相圖害德慧謝曰不敢忘德於是
遂行至王宮謂門者曰今有沙門自遠而至願王垂許
與摩沓婆論王聞驚曰此妄人耳即命使臣往摩沓婆
所宣王旨曰有異沙門來求談論今已瑩灑論場宣告
遠近佇望來儀願垂降趾摩沓婆問王使曰豈非南印
度德慧論師乎曰然摩沓婆聞心甚不悅事難辭免遂

至論場國王大臣士庶豪族咸皆集會欲聽高談德慧
先立宗義洎乎景落摩沓婆辭以年衰智昏捷對請歸
靜思方酬來難每事言歸及旦昇座竟無異論至第六
日歐血而死其將終也顧命妻曰爾有高才無忘所耻
摩沓婆死匿不發喪更服鮮綺來至論會衆咸誼譁更
相謂曰摩沓婆自負才高耻對德慧故遣婦來優劣明
矣德慧菩薩謂其妻曰能制汝者我已制之摩沓婆妻
知難而退王曰何言之密彼便默然德慧曰惜哉摩沓

婆死矣其妻欲來與我論耳王曰何以知之願垂指告
德慧曰其妻之來也面有死喪之色言含哀怨之聲以
故知之摩沓婆死矣能制汝者謂其夫也王命使往觀
果如所議王乃謝曰佛法玄妙英賢繼軌無為守道含
識霑化依先國典褒德有常德慧曰苟以愚昧體道居
貞存止足論齊物將弘汲引先摧傲慢方便攝化今其
時矣唯願大王以摩沓婆邑戶子孫千代常充僧伽藍
人則垂誠來葉流美無窮唯彼淨信見匡護者福延於

世食用同僧以勸清信以褒厚德於是建此伽藍式旌
勝迹初摩沓婆論敗之後十數淨行逃難隣國告諸外
道耻辱之事招募英俊來雪前恥王既珍敬德慧躬往
請曰今諸外道不自量力結黨連羣敢聲論鼓唯願大
師摧諸異道德慧曰宜集論者於是外道學人欣然相
慰我曹今日勝其必矣時諸外道闡揚義理德慧菩薩
曰今諸外道逃難遠遊如王先制皆是賤人我今如何
與彼對論德慧曰有負座堅素聞餘論頗閑微旨侍立

於側聽諸高談德慧拊其座而言曰牀汝可論衆咸驚
駭異其所命時負座豎便即發難深義泉涌清辯響應
三復之後外道失宗重挫其銳再折其翮自伏論已束
為伽藍邑戶德慧伽藍西南二十餘里至孤山有伽藍
曰尸羅跋陀羅唐言戒賢論師論義得勝捨邑建焉竦一危
峯如宰堵波置佛舍利論師三摩呬吒國之王族婆羅
門之種也少好學有風操遊諸印度詢求明哲至此國
那爛陀僧伽藍遇護法菩薩聞法信悟請服染衣諮以

究竟之致問以解脫之路既窮至理亦究微言名擅當時聲高異域南印度有外道探賸索隱窮幽洞微聞護法高名起我慢深嫉不阻山川擊鼓求論曰我南印度之人也承王國內有大論師我雖不敏願與詳議王曰有之誠如議也乃命使臣請護法曰南印度有外道不遠千里來求較論唯願降跡赴集論場護法聞已攝衣將往門人戒賢者後進之翹楚也前進請曰何遽行乎護法曰自慧日潛暉傳燈寂照外道蟻聚異學蜂飛故

我今者將摧彼論戒賢曰恭聞餘論敢摧異道護法知其俊也因而允焉是時戒賢年甫三十衆輕其少恐難獨任護法知衆心之不平乃解之曰有貴高明無云齒歲以今觀之破彼必矣逮乎集論之日遠近相趨少長咸萃外道弘闢大猷盡其幽致戒賢循理責實深極幽玄外道辭窮蒙恥而退王用酬德封此邑城論師辭曰染衣之士事資知足清淨自守何以邑為王曰法王晦迹智舟淪潛不有旌別無勵後學為弘正法願垂哀納

論師辭不獲已受此邑焉便建伽藍窮諸規矩捨其邑
戶式修供養戒賢伽藍西南行四五十里渡尼連禪河
至伽耶城城甚險固少居人唯婆羅門有千餘家本仙
人之祚膺也王所不臣衆咸宗敬城北三十餘里有清
泉印度相傳謂之聖水凡有飲濯罪垢消除城西南五
六里至伽耶山溪谷杳冥峰巖危險印度國俗稱曰靈
山自昔君王馭宇承統化洽遠人德隆前代莫不登封
而告成功山頂上有石窰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

建也靈鑒潛被神光時燭昔如來於此演說寶雲等經
伽耶山東南有窣堵波迦葉波本生邑也其南有二窣
堵波則伽耶迦葉波捺地迦葉波舊曰那提迦葉訖也洎諸迦葉例無波字
略也事火之處

伽耶迦葉波事火東渡大河至鉢羅笈菩提山

唐言前正覺山

如來將證正覺先登此山故云前正覺也

如來勤求六歲未成正覺後捨苦

行示受乳糜行自東北遊目此山有懷幽寂欲證正覺
自東北岡登以至頂地既震動山又傾搖山神惶懼告

菩薩曰此山者非成正覺之福地也若止於此入金剛
定地當震陷山亦傾覆菩薩下自西南止半崖中背巖
面澗有大石室菩薩即之趺坐焉地又震動山復傾
搖時淨居天空中唱曰此非如來成正覺處自此西南
十四五里去苦行處不遠有畢鉢羅樹下有金剛座去
來諸佛咸於此坐而成正覺願當就彼菩薩方起室中
龍曰斯室清勝可以證聖唯願慈悲勿有遺棄菩薩既
知非取證所為遂龍意留影而去

影在昔日賢愚咸覩
洎於今時或有得見

也諸天前導往菩提樹逮乎無憂王之興也菩薩登山
上下之迹皆樹旌表建窰堵波度量雖殊靈應莫異或
花雨空中或光照幽谷每歲罷安居日異方法俗登彼
供養信宿乃還前正覺山西南行十四五里至菩提樹
周垣疊甃崇峻嶮固東西長南北狹周五百餘步奇樹
名花連陰接影細莎異草彌漫緣被正門東關對尼連
禪河南門接大花池西阨險固址門通大伽藍墻垣內
地聖迹相隣或窰堵波或復精舍並瞻部洲諸國君王

大臣豪族欽承遺教建以記焉

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昔賢劫初成與大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下極金輪上侵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賢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故曰金剛座焉證聖道所亦曰道場大地震動獨無傾搖是故如來將證正覺也歷此四隅地皆傾動後至此處安靜不傾自入末劫正法浸微沙土彌覆無復得見佛涅槃後諸國君王傳聞佛說金剛座量遂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

標界東面而坐聞諸耆舊曰此菩薩像身沒不見佛法
當盡今南隅菩薩沒過曾臆矣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即
畢鉢羅之樹也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猶高四
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謂之菩提樹焉莖幹黃
白枝葉青翠冬夏不凋光鮮無變每至如來涅槃之日
葉皆凋落頃之復故是日也諸國君王異方法俗數千
萬衆不召而集香水香乳以溉以洗於是奏音樂列香
花燭炬繼日競供修養如來寂滅之後無憂王之初嗣

位也信受邪道毀佛遺迹興發兵徒躬臨剪伐根莖枝
葉分寸斬截次西數十步而積聚焉今事火婆羅門燒
以祠天煙焰未靜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含翠因而
謂之灰菩提樹無憂王覩異悔過以香乳溉餘根向乎
將旦樹生如本王見靈恠重深欣慶躬修供養樂以忘
歸王妃素信外道家遣使人夜分之後重伐其樹無憂
王旦將禮敬唯見蘗株深增悲慨至誠祈請香乳溉灌
不日還生王深敬異疊石周垣其高十餘尺今猶見在

近設賞迦王者信受外道毀嫉佛法壞僧伽藍伐菩提
樹掘至泉水不盡根抵乃縱火焚燒以甘蔗汁沃之欲
其焦爛絕滅遺萌數月後摩揭陀國補剌拏伐摩王

唐言

謂無憂王之末孫也聞而嘆曰慧日已隱唯餘佛樹今
復摧殘生靈何覩舉身投地哀感動物以數千牛搆乳
而溉經夜樹生其高丈餘恐後剪伐周峙石垣高二丈
四尺故今菩提樹隱於石壁上出二丈餘

菩提樹東有精舍高百六七十尺下基面廣二十餘步

疊以青甃塗以石灰層龕皆有金像四壁鏤作奇製或

連珠形或天仙像上置金銅阿摩落迦果

亦謂寶瓶又稱寶壺

東

面接為重閣簷宇持起三層椽柱棟梁戶扉寮牖金銀彫鏤以飾之珠玉廁錯以填之奧室邃宇洞戶三重外門左右各有龕室左則觀自在菩薩像右則慈氏菩薩像白銀鑄成高十餘尺精舍故地無憂王先建小精舍後有婆羅門更廣建焉初有婆羅門不信佛法事大自在天傳聞天神在雪山中遂與其弟往求願焉天曰凡

諸願求有福方果非汝所祈非我能遂婆羅門曰修何福可以遂心天曰欲植善種求勝福田菩提樹者證佛果處也宜時速返往菩提樹建大精舍穿大水池興諸供養所願當遂婆羅門受天命發大信心相率而返兄建精舍弟鑿水池於是廣修供養勤求心願後皆果遂為王大臣凡得祿賞皆入檀捨精舍既成招募工人欲圖如來初成佛像曠以歲月無人應召久之有婆羅門來告衆曰我善圖寫如來妙相衆曰今將造像夫何所

須曰香泥耳宜置精舍之中并一燈照我入已堅閉其
戶六月後乃可開門時諸僧衆皆如其命尚餘四月未
滿六月衆咸駭異開以觀之見精舍內佛像儼然結跏
趺坐右足居上左手歛右手垂東面而坐肅然如在座
高四尺二寸廣丈二尺五寸像高丈一尺五寸兩膝相
去八尺八寸兩肩六尺二寸相好具足慈顏若真唯右
乳上塗瑩未周既不見人方驗神鑒衆咸悲嘆殷勤請
知有一沙門宿心淳質乃感夢見往婆羅門而告曰我

是慈氏菩薩恐工人之思不測聖容故我躬來圖寫佛像垂右手者昔如來之將證佛果天魔來嬈地神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如來告曰汝勿憂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誰為明證如來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證是時第二地神踊出作證故今像手微昔下垂衆知靈鑒莫不悲感於是乳上未周填廁衆寶珠纓寶冠奇珍交飾設賞迦王伐菩提樹已欲毀此像既覩慈願心不安忍迴駕將返命宰臣曰宜除此佛像置大自在天形

宰臣受旨懼而歎曰毀佛像則歷劫招殃違王命乃喪
身滅族進退若此何所宜行乃召信心以為役使遂於
像前橫壘甌壁心慙冥闇又置明燈甌壁之前畫自在
天功成報命王聞心懼舉身生跑肌膚攖裂居未久之
便喪沒矣宰臣馳返毀除障壁時經多日燈猶不滅像
今尚在神功不虧既處奧室燈炬相繼欲覩慈顏莫由
審察必於晨朝持大明鏡引光內照乃覩靈相夫有見
者自增悲感如來以印度吠舍月後半八日成等正

覺當此三月八日也上座部則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十五日也是時如來年三十矣或曰年三十五矣

菩提樹北有佛經行之處如來成正覺已不起於座七日寂定其起也至菩提樹北七日經行東西往來行十餘步異花隨迹十有八文後人於此壘輒為基高餘三尺聞諸先志曰此聖迹基表人命之修短也先發誠願後乃度量隨壽脩短數有增減

經行基北道左磐石上大精舍中有佛像舉自上望昔者如來於此七日觀菩提樹目不暫捨為報樹恩故此瞻望

菩提樹西不遠大精舍中有鑰石佛像飾以奇珍東面而立前有青石奇文異彩是昔如來初成正覺梵王起七寶堂帝釋建七寶座佛於其上七日思惟放異光明照菩提樹去聖悠遠寶變為石

菩提樹南不遠有窰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

菩薩既濯尼連河將趣菩提樹竊自惟念何以為座尋
自發明當須淨草天帝釋化其身為刈草人荷而逐路
菩薩謂曰所荷之草頗能惠耶化人聞命恭以草奉菩
薩受已執而前進受草東北不遠有窰堵波是菩薩將
證佛果青雀群鹿呈祥之處印度休徵斯為嘉應故淨
居天隨順世間羣從飛繞効靈顯聖菩提樹東大路左
右各一窰堵波是魔王嬈菩薩處也菩薩將證佛果魔
王勸受輪王策說不行殷憂而返魔王之女請往誘焉

菩薩威神衰變治容扶羸策杖相携而退

菩提樹西北精舍中有迦葉波佛像既稱靈聖時燭光明聞諸先記曰若人至誠旋繞七周在所生處得宿命智

迦葉波佛精舍西北二軌室各有地神之像昔者如來將成正覺一報魔至一為佛證後人念功圖形旌德

菩提樹垣西北不遠有窰堵波謂鬱金香高四十餘尺漕矩吒國商主之所建也昔漕矩吒國有大商主宗事

天神祠求福利輕憺佛法不信因果其後將諸商侶貿
遷有無汎舟南海遭風失路波濤飄浪時經三歲資糧
罄竭糊口不充同舟之人朝不謀夕勗力同志念所事
天心慮已勞寔功不濟俄見大山崇崖峻嶺兩日聯暉
重明朗朗時諸商侶更相慰曰我曹有福遇此大山宜
於中止得自安樂商主曰非山也乃摩竭魚耳崇崖峻
嶺鬚鬣也兩日聯暉眼光也言聲未靜舟帆飄湊於是
商主告諸侶曰我聞觀自在菩薩於諸危厄能施安樂

宜各至誠稱其名字遂即同聲歸命稱念崇山既隱兩
日亦沒俄見沙門威儀庠序杖錫陵虛而來拯溺不踰
時而至本國矣因即信心貞固求福不回建窣堵波式
修供養以鬱金香泥而周塗上下既發信心率其同志
躬禮聖迹觀菩提樹未暇言歸已淹晦朔商侶同遊更
相謂曰山川悠閒鄉國遼遠昔所建立窣堵波者我曹
在此誰其灑掃言訖旋繞至此忽見有窣堵波駭其由
致即前瞻察乃本國所建窣堵波也故今印度因以鬱

金為名菩提樹垣東南隅尼拘律樹側窣堵波傍有精舍中作佛坐像昔如來初證佛果大梵天王於此勸請轉妙法輪

菩提樹垣內四隅皆有一大窣堵波在昔如來受吉祥草已趣菩提樹先歷四隅大地震動至金剛座方得安靜樹垣之內聖迹鱗次差難遍舉

菩提樹垣外西南窣堵波奉乳糜二牧女故宅其側窣堵波牧女於此煮糜次此窣堵波如來受糜處也菩提

樹南門外有大池周七百餘步清澗澄鏡龍魚潛宅婆
羅門兄弟承大自在天命之所鑒也次南一池在昔如
來初成正覺方欲浣濯天帝釋為佛化成池西有大石
佛浣衣已方欲曝曬天帝釋自太雪山持來也其側窰
堵波如來於此納故衣次南林中窰堵波如來受貧老
母施故衣處帝釋化池東林中有目支隣陀龍王池其
水清黑其味甘美西岸有小精舍中作佛像昔如來初
成正覺於此宴座七日入定時此龍王警衛如來即以

其身繞佛七匝化出多頭俯垂為蓋故池東岸有其室
焉目支隣陀龍池東林中精舍有佛羸瘦之像其側有
經行之所長七十餘步南北各有畢鉢羅樹故今士俗
諸有嬰疾香油塗像多蒙除差是菩薩修苦行處如來
為伏外道又受魔請於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麥形
容毀悴膚體羸瘠經行往來攀樹後起處

菩薩苦行畢鉢羅樹側有宰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
人住處初太子之捨家也彷徨山澤棲息林泉時淨飯

王乃命五人隨瞻侍焉太子既修苦行憺陳如等亦即
勤求

憺陳如等住處東南有宰堵波菩薩入尼連禪那河沐浴之處河側不遠菩薩於此受食乳糜其側宰堵波一長者獻麁蜜處佛在樹下結跏趺坐寂然宴默受解脫樂過七日後方從定起時二商主行次林外而彼林神告商主曰釋種太子今在此中初證佛果心凝寂定四十九日未有所食隨有奉上獲大善利時二商主各持

行資鈇密奉上世尊納受長者獻鈇側有宰堵波四天王奉鉢處商主既獻鈇密世尊思以何器受之時四天王從四方來各持金鉢而以奉上世尊默然而不納受以為出家不宜此器四天王捨金鉢奉銀鉢乃至頗胝瑠璃馬腦車渠真珠等鉢世尊如是皆不為受四天王各還宮奉持石鉢紺青映徹重以進獻世尊斷彼此故而總受之次第重疊按為一鉢故其外則有四際焉四天王獻鉢側不遠有宰堵波如來為母說法處也如來

既成正覺稱天人師其母摩耶自天宮降於此處世尊
隨機示教利喜其側洄池岸有窣堵波在昔如來現諸
神變化有緣處現神變側有窣堵波如來度優婁頻螺
迦葉波三兄弟及千門人處如來方垂善導隨應降伏
時優婁頻螺迦葉波五百門人請受佛教迦葉波曰吾
亦與爾俱返迷途於是相從來至佛所如來告曰棄塵
皮衣捨祭火具時諸梵志恭承聖教以其服用投尼連
河捺地迦葉波見諸祭器隨流漂泛與其門人候兄動

靜既見改轍亦隨染衣伽耶迦葉波與二百門人聞其兄之捨法也亦至佛所願修梵行

度迦葉波兄弟西北窣堵波是如來伏迦葉波所事火龍處如來將化其人先伏所宗乃止梵志火龍之室夜分已後龍吐煙焰佛既入定亦起火光其室洞然猛焰炎熾諸梵志師恐火害佛莫不奔赴悲號慙惜優樓頻螺迦葉波謂其徒曰以今觀之未必火也當是沙門伏火龍耳如來乃以火龍盛置鉢中清旦持示外道門人

其側窄堵波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也

目支隣陀龍池南窄堵波迦葉波救如來溺水處也迦
葉兄弟時推神道遠近仰德黎庶歸心世尊方導迷徒
大權攝化興布密雲降注暴雨周佛所居今獨無水迦
葉是時見此雲雨謂門人曰沙門住處將不漂溺泛舟
來救乃見世尊履水如地蹈河中流水分沙現迦葉見
已心伏而退

菩提樹垣東門外二三里有盲龍室此龍者殃累宿積

報受生育如來自前正覺山欲趣菩提樹途次室側龍
眼忽明乃見菩薩將趣佛樹謂菩薩曰仁今不久當成
正覺我眼盲冥於茲已久有佛興世我眼輒明賢劫之
中過去三佛出興世時已得明視仁今至此我眼忽開
以故知之當成佛矣

菩提樹垣東門側有窣堵波魔王怖菩薩之處初魔王
知菩薩將成正覺也誘亂不遂憂惶無賴集諸神衆齊
整魔軍治兵振旅將憎菩薩於是風雨飄注雷電晦冥

縱火飛煙揚沙激石備矛盾之具極弦矢之用菩薩於是入大慈定凡厥兵仗變為蓮華魔軍怖駭奔馳退散其側不遠有二宰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

菩提樹北門外摩訶菩提僧伽藍其先僧伽羅國王之所建也庭宇六院觀閣三層周堵垣墻高三四丈極工人之妙窮丹青之飾至於佛像鑄以金銀凡厥莊嚴廁以珍寶諸宰堵波高廣妙飾中有如來舍利其骨舍利大如手指節光潤鮮白皎徹中外其肉舍利如大真珠

色帶紅縹每歲至如來大神變月滿之日出示衆人

印即

度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正月十五日也

此時也或放光或雨花僧徒減千

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律儀清肅戒行貞明昔者南海僧伽羅國其王淳信佛法發自天然有族弟出家想佛聖迹遠遊印度寓諸伽藍咸輕鄙於是返迹本國王躬遠迎沙門悲哽若不能言王曰將何所負若此殷憂沙門曰我憑恃國威遊方問道羈旅異域載罹寒暑動遭陵辱語見譏誚負斯憂恥詎得歡心王曰若是者何

謂也曰誠願大王福田為意於諸印度建立伽藍旣旌
聖迹又擅高名福資先王恩及後嗣曰斯事甚義聞之
何晚於是以前國中重寶獻印度王王旣納貢義存懷遠
謂使臣曰我今將何持報來命使臣曰僧伽羅王稽首
印度大吉祥王大王威德遠振惠澤遐被下土沙門欽
風慕化敢遊上國展敬聖迹寓諸伽藍莫之見館艱辛
已極蒙恥而歸竊圖遠謀貽範來業於諸印度建一伽
藍使客遊乞士息肩有所兩國交歡行人無替王曰如

來潛化遺風斯在聖迹之所任取一焉使者奉辭報命
羣臣拜賀遂乃集諸沙門評議建立沙門曰菩提樹者
去來諸佛咸此證聖考之異議無出此謀於是捨國珍
寶建此伽藍以其國僧而修供養乃刻銅為記曰夫周
給無私諸佛至教惠濟有緣先聖明訓今我小子丕承
王業式建伽藍用旌聖迹福資祖考惠被黎元唯我國
僧而得自在及有國人亦同僧例傳之後嗣永永無窮
故此伽藍多執師子國僧也菩提樹南十餘里聖迹相

隣難以備舉每歲苾芻解雨安居四方法俗百千萬衆七日七夜持香花鼓音樂遍遊林中禮拜供養印度僧徒依佛聖教皆以室羅伐拏月前半一日入雨安居當此五月十六日以頗濕縛度闍月後半十五日解雨安居當此八月十五日印度月名依星而建古今不易諸部無差良以方言未融傳譯有謬分時計月致斯乖異故以四月十六入安居七月十五解安居也

音釋

墊濕

上音店下也

嫗

烏句反老婦也

袈服

上音縣好衣盛貌

酣歌

上戶甘反半醉也

磔裂

上張隔反裂開也

堙塹

上音因塞也下七焞反坑塹也

覆燾

上音副下音盜

丘壑

下呼各反

連漪

上音連下於宜反連漪水波文也

覲覲

上已利反下羊朱反覲覲希望也

邁

古候反邁遇也

果核

下胡反突反扣擊

上苦候反又音口

詬詬

許候反恥也

闕刺

上於葛反

下郎反達反

浹浹

即協反洽也

簡傲

下吾告反簡傲大慢也

吒吒

上昌吉反阿叱也

鞮羅

上音低

孺垣

上而專反下音垣垣宮牆也

幽蔚

下於勿反茂盛也

摯鳥

上音至正作鷩

俊擊之鳥也

磐石

上音盤

迄今

許乞反至也

摩沓

下唐合反

毆血

上鳥口反吐也

亦作嘔

探贖

上土含反取也下助隔反幽微也

淪湑

下息徐反沒也落也

笈笈

巨葉反

榦榦

下古旦反枝榦

漑漑

古愛反漑沃也

藁株

上魚列反伐木之餘也

簷宇

上音鹽屋簷也與檐

同勑音六併力也

榱柱

上所追反屋角頭也

匏蒲貌反氣閑

攪裂

上俱縛反以爪擘攪

也刈草

上魚吠反割也

漕矩

上閑下俱主反

鬻鬻鬻上渠夷反下良

輒反魚之類也

羸音雷

力垂

反彷徨

上步忙反下音皇

麤密

上尺小反乾麥屑也

將憎

下許業反或作脅以威逼人

矛盾

上莫浮反下時尹反矛盾槍之屬也



大唐西域記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大唐西域記卷九

唐 釋玄奘 譯

釋辨機 撰

一國

摩揭陀國下

菩提樹東渡尼連禪那可太林中有窣堵波其北有池
香象侍母處也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為香象子居北山

中遊此池側其母盲也採藕根汲清水恭行孝養與時推移屬有一人遊林迷路彷徨往來悲號慟哭象子聞而憐焉導之以示歸路是人既還遂白王曰我知香象遊舍林藪此奇貨也可往捕之王納其言興兵往捕是人前導指象示王即時兩臂墮落若有斬截者其王雖驚此異仍縛象子以歸象子既已維繫多時而不食水草典廐者聞王王遂親問之象子曰我母盲冥累日饑餓今見幽厄詎能甘食王憐其情志故遂放之其側宰

堵波前建石柱是昔迦葉波佛於此宴坐其側有過去
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四佛座東渡莫訶河至大林
中有石柱是外道入定及發惡願處昔有外道鬱頭藍
子者志逸煙霞身遺草澤於此法林棲神匿迹既具五
神通得第一有定摩揭陀王特深宗教每至闕時請就
宮食鬱頭藍子陵虛履空往來無替摩揭陀王候時瞻
望亦既至已捧接置座王將出遊欲委留事簡擢中宮
無堪承命有少息女淑慎令儀既親且賢無出其右摩

揭陀王名而命曰吾方遠遊將有所委爾宜悉心慎終
其事彼鬱頭藍仙宿闕宗敬時至來飯如我所奉勅誠
既已便即闕覽少女承旨瞻候如儀大仙已至捧而置
座鬱頭藍子既觸女入起欲界染退失神通飯訖言歸
不得虛遊中心愧恥說謂女曰吾比修道業入定怡神
凌虛往來畧無暇景國人願覩聞之久矣然先達垂訓
利物為務豈守獨善忘其兼濟今欲從門而出履地而
往使夫覩見之徒咸蒙福利王女聞已宣告遠近是時

人以心競灑掃衢路百千萬衆佇望來儀鬱頭藍子步
自王宮至彼法林宴坐入定心馳外境棲林則烏鳥嚶
轉臨池乃魚鼈誼聲散心亂失神廢定乃生忿恚即
發惡願願我當來為暴惡獸狸身鳥翼搏食生類廣身
三千里兩翅各廣千五百里投林噉諸羽族入流食彼
水生發願既已忿心漸息勤求頃之復得本定不久命
終生第一有天壽八萬劫如來記之天壽畢已當果昔
願得此弊身從是流轉惡道未期出離

莫訶河東入大林野行百餘里至屈屈

居勿反吒播陀山

唐言雞足

亦謂婁盧播陀山

唐言尊足

高巒峭嶮極深壑洞無涯

山麓谿澗喬林羅谷崗岑嶺嶂繁草被巖峻起三峰傍
挺絕崿氣將天接形與雲同其後尊者大迦葉波居中
寂滅不敢指言故云尊足摩訶迦葉波者聲聞弟子也
得六神通具八解脫如來化緣斯畢垂將涅槃告迦葉
波曰我於曠劫勤修苦行為諸衆生求無上法昔所願
期今已果滿我今將欲入大涅槃以諸法藏囑累於汝

住持宣布勿有失墜姨母所獻金縷袈裟慈氏成佛留

以傳付我遺法中諸修行者若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

唐言近事男舊曰伊蒲塞又曰優婆塞皆訛也鄔波斯迦唐言近事女舊曰優婆斯又曰優婆夷皆

說也皆先濟渡令離流轉迦葉承旨任持正法結集既已

至第二十一年厭世無常將入寂滅乃往雞足山山陰而

上屈盤取路至西南岡山峰險阻崖徑盤薄乃以錫杖

扣割之如割山徑既開逐路而進盤紆曲折迴互斜通

至於山頂東北面出既入三峰之中捧佛袈裟而立以

願力故三峯歛覆故今此山三脊隆起當來慈氏世尊
之興世也三會說法之後餘有無量憍慢衆生將登此
山至迦葉所慈氏彈指山峯自開彼諸衆生既見迦葉
更增憍慢時大迦葉授衣致辭禮敬已畢身昇虛空示
諸神變化火焚身遂入寂滅時衆瞻仰憍慢心除因而
感悟皆證聖果故今山上建窣堵波靜夜遠望或見明
炬及有登山遂無所覩

雞足山東北行百餘里至佛陀伐那山峯崖崇峻巖崿

嶕嶭巖間石室佛嘗降止傍有磐石帝釋梵王摩牛頭
旃檀塗飾如來今其石上餘香郁烈五百羅漢潛靈於
此諸有感遇或得覩見時作沙彌之形入里乞食或隱
或顯靈奇之迹差難以述佛陀伐那山空谷中東行三
十餘里至洩移結反瑟知林唐言杖林林竹修勁被山滿谷其
先有婆羅門聞釋迦佛身長丈六常懷疑惑未之信也
乃以丈六竹杖欲量佛身恒於杖端出過丈六如是增
高莫能窮實遂投杖而去因植根焉中有大宰堵波無

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為諸天人現大神

通說深妙法杖林中近有鄔波索迦闍耶犀那者

唐言勝軍

西印度刹帝利種也志尚夷簡情悅山林迹居幻境心

遊真際內外典籍窮究幽微辭論清高儀範閑雅諸沙

門婆羅門外道異學國王大臣長者豪右相趨通謁伏

膺請益受業門人十室而六年漸七十耽讀不倦餘藝

捐廢唯習佛經策勵身心不捨晝夜印度之法香未為

涅槃作小窰堵波高五六寸書寫經文以置其中謂之法

舍利也數漸盈積建大窣堵波總聚於內常修供養故
勝軍之為業也口則宣說妙法導誘學人手持作窣堵
波式崇勝福夜又經行禮誦宴坐思惟寢食不遑晝夜
無怠年百歲矣志業不衰三十年間凡作七拘胝唐言億
法舍利窣堵波每滿一拘胝建大窣堵波而總置中盛
修供養請諸僧衆法會稱慶其時神光燭曜靈異昭彰
自茲厥後時放光明

杖林西南十餘里大山陽有二溫泉其水甚熱在昔如

自序
卷九
來化出此水於中浴焉今者尚存清流無減遠近之人
皆來就浴沉痾宿疹多有除差其傍則有寧堵波如來
經行之處也

杖林東南行六七里至大山橫嶺之前有石寧堵波昔
如來兩三月為諸人天於此說法時頻毗婆羅王欲來
聽法乃疏山積石壘階以進廣二十餘步長三四里

大山北三四里有孤山昔廣博仙人棲隱於此鑿崖為
室餘址尚存傳教門人遺風猶扇孤山東北四五里有

小孤山山壁石室廣袤可坐千餘人矣如來在昔於此
三月說法石室上有大磐石帝釋梵王摩牛頭旃檀塗
飾佛身石上餘香於今郁烈

石室西南隅有巖岫印度謂之阿素洛

舊曰阿脩羅又曰阿須倫又曰

阿蘄羅皆訛也

宮也往有好事者深閑呪術顧傳命侶十有四

人約契同志入此巖岫行三四十里廓然大明乃見城
邑臺觀皆是金銀瑠璃是人至已有諸少女佇立門側
歡喜迎接甚加禮遇於是漸進至內城門有二婢使各

捧金盤盛滿花香而來迎候謂諸人曰宜就池浴塗冠
香花已而後入斯為美矣唯彼術士宜時速進餘十三
人遂即沐浴既入池已恍若有忘乃坐稻田中去此之
北平川中已三四十里矣

石室側有棧道廣十餘步長四五里昔頻毗婆羅王將
往佛所乃斬石通谷䟽崖導川或壘石或鑿巖作為階
級以至佛所從此大山中東行六十餘里至矩奢揭羅
補羅城

唐言上
茅宮城

上茅宮城摩揭陀國之正中古先君王

之所都多出勝上吉祥香茅以故謂之上茅城也崇山
四周以為外郭西通峽徑北關山門東西長南北狹周
一百五十餘里內城餘址周三十餘里羯尼迦樹遍諸
蹊徑花含殊馥色爛黃金暮春之月林皆金色

宮城北門外有窰堵波是提婆達多與未生怨王共為
親友乃放護財醉象欲害如來如來指端出五獅子醉
象於此馴伏而前

伏醉象東北有窰堵波是舍利子聞阿濕婆恃必芻

唐言

馬勝說法證果之處初舍利子在家也高才雅量見重當時門生學徒傳以受業此時將入王舍大城馬勝必芻亦方乞食時舍利子遙見馬勝謂門生曰彼來者甚庠序不證聖果豈斯調寂宜少佇待觀其進趣馬勝必芻已證羅漢心得自在容止和雅振錫來儀舍利子曰長老善安樂耶師何人證何法若此之悅豫乎馬勝謂曰爾不知耶淨飯王太子捨轉輪王位悲愍六趣苦行六年證三菩提具一切智是吾師也夫法者非有非空難

用詮叙唯佛與佛乃能究述豈伊愚昧所能詳議因為
頌說稱讚佛法舍利子聞已便獲果證

舍利子證果止不遠有大深坑傍建窣堵波是室利毘

多唐言勝密以大坑毒飯欲害佛處勝密者崇信外道深著

邪見諸梵志曰喬答摩國人尊敬遂令我徒無所恃賴

汝今可請至家飯會門穿大坑滿中縱火棧以朽木覆

以燥土凡諸飯食皆雜毒藥若免火坑當遭毒食勝密

承命便設毒會城中之人皆知勝密於世尊所起惡害

心咸皆勸請願佛勿往世尊告曰無得懷憂如來之身
物莫能害於是受請而往足履門闢大坑成池清澗澄
鑒蓮華彌漫勝密見已憂惶無措謂其徒曰以術免火
尚有毒食世尊飯食已訖為說妙法勝密聞已謝咎飯
依

勝密火坑東北山城之曲有窄堵波是時縛迦大鑿

舊曰

耆婆訛也

於此為佛建說法堂周其墻垣種植花果餘址蘖

株尚有遺迹如來在世多於中止其傍復有縛迦故宅

餘基舊井墟坎猶存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結栗陀

羅矩吒山

唐言鷲峯亦謂鷲臺舊曰耆闍崛山訛也

接北山之陽孤標特起

既棲鷲鳥又類高臺空翠相映濃淡分色如來御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廣說妙法然毗婆羅王為聞法故興發人徒自山麓至峯岑跨谷陵巖編石為階廣十餘步長五六里中路有二小窰堵波一謂下乘即王至此徒行以進一謂退凡即簡凡夫不令同往其山頂則東西長南北狹臨崖西垂有軌精舍高廣奇製東闕其戶如

來在昔多居說法今作說法之像量等如來之身

精舍東有長石如來經行所履也傍有大石高丈四五尺周三十餘步是提婆達多遙擲擊佛處也其南崖下有窰堵波在昔如來於此說法華經精舍南山崖側有大石室如來在昔於此入定

佛石室西北石室前有大磐石阿難為魔怖處也尊者阿難於此入定魔王化作鷲鳥於黑月夜分據其大石奮翼驚鳴以怖尊者尊者是時驚懼無措如來鑒見申

手安慰通過石壁摩阿難頂以大慈言而告之曰魔所
變化宜無怖懼阿難蒙慰身心安樂石上鳥迹崖中通
穴歲月雖久於今尚存精舍側有數石室舍利子等諸
大羅漢於此入定舍利子石室前有一大井枯涸無水
墟坎猶存精舍東北石澗中有大盤石是如來曬袈裟
之處衣文明徹皎如彫刻其傍石上有佛腳迹輸文雖
暗規模可察北山頂有窄堵波是如來望摩揭陀城於
此七日說法山城北門西有毗布羅山聞之土俗曰山

西南崖陰昔有五百溫泉今者數十而已然猶有冷有
煖未盡溫也其泉源發雪山之南無熱惱池潛流至此
水甚清美味同本池流經五百枝小熱地獄火勢上炎
致斯溫熱泉流之口並皆彫石或作獅子白象之首或
作石筒懸流之道下乃編石為池諸方異域咸來此浴
浴者宿痂多差溫泉左右諸窰堵波及精舍基址鱗次
並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此處既山水相帶
仁智攸居隱淪之士蓋亦多矣溫泉西有卑鉢羅石室

世尊在昔恒居其中後壁洞穴是阿素洛宮也習定必
芻多居此室時出怪異龍蛇師子之形見之者心發狂
亂然斯勝地靈聖所止躡迹欽風忘其災禍近有芻芻
戒行貞潔心樂幽寂欲於此室匿迹習定或有諫曰勿
徃彼也彼多災異為害不少既難取定亦恐喪身宜鑒
前事勿貽後悔芻曰不然我方志求佛果摧伏天魔
若此之害夫何足言便即振錫而徃室焉於是設壇場
誦禁呪旬日之後穴出少女謂芻曰尊者染衣守戒

為含識歸依修慧習定作生靈善導而今居此驚懼我
曹如來之教豈若是耶芑芑曰我守淨戒遵聖教也匿
迹山谷遠誼離也忽此見譏其咎安在對曰尊者誦呪
聲發火從外入燒我居室苦我枝屬唯願悲愍勿復誦
呪芑芑曰誦呪護身非欲害物往者行人居此習定期
於聖果以濟幽塗觀怪驚懼喪棄身命汝之幸也其何
辭乎對曰罪障既重智慧斯淺自今已來屏居守分亦
願尊者勿誦神呪芑芑於是修定如初安靜無害毗布

羅山上有窣堵波昔者如來說法之處今有露形外道
多依此住修習苦行夙夜匪懈自旦至昏旋轉觀察
山城北門左南崖陰東行二三里至大石室昔提婆達
多於此入定

石室東不遠盤石上有斑采狀血染傍建窣堵波是習
定苾芻自害證果之處昔有苾芻勤勵心身屏居修定
歲月逾遠不證聖果退而自咎竊復歎曰無學之果終
不時證有累之身徒生何益便就此石自刺其頸是時

即證阿羅漢果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化火焚身而入寂滅美其雅操建以記功

苾芻證果東石崖上有石窠堵波習定苾芻投崖證果之處昔在佛世有一苾芻宴坐山林修證果定精勤已久不得果證晝夜繼念無忘靜定如來知其根機將發也遂往彼而成之自竹林園至山崖下彈指而召佇立以待時此苾芻遙觀聖衆身意勇悅投崖而下猶其淨心敬信佛語未至於地已獲果證世尊告曰宜知是時

即昇虛空示現神變用彰淨信故斯封記

山城北門行一里餘至迦蘭陀竹園今有精舍石基甃
室東開其戶如來在世多居此中說法開化導凡拯俗
今作如來之像量等如來之身初此城中有大長者迦
蘭陀時稱豪貴以大竹園施諸外道及見如來聞法淨
信追惜竹園居彼異衆今天人師無以館舍時諸神鬼
感其誠心斥逐外道而告之曰長者迦蘭陀當以竹園
起佛精舍汝宜速去得免危厄外道憤恚含怒而去長

者於此建立精舍功成事畢躬往請佛如是時遂受

其施迦蘭陀竹園東有窣堵波阿闍多設咄路王

唐言未生

怨僞曰阿闍世說畧也

之所建也如來涅槃之後諸王共分舍利

未生怨王得以持歸式遵崇建而修供養無憂王之發信心也開取舍利建窣堵波尚有遺餘時燭光景

未生怨王窣堵波側窣堵波有尊者阿難半身舍利昔尊者將寂滅也去摩揭陀國趣吠舍釐城兩國交爭欲興兵甲尊者傷憇遂分其身摩揭陀王奉歸供養即斯

勝地式修崇建其傍則有如來經行之處次此不遠有
窄堵波是舍利子及沒特伽羅子等安居之所竹林園
西南行五六里南山之陰大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尊者
摩訶迦葉波於此與九百九十九大阿羅漢以如來涅槃
後結集三藏前有故基未生怨王為集法藏諸大羅
漢建此堂宇初大迦葉宴坐山林忽燭光明又覩地震
曰是何祥變若此之異以天眼觀見佛世尊於雙林間
入般涅槃尋命徒屬趣拘尸城路逢梵志手執天花迦

葉問曰汝從何來知我大師今在何處梵志對曰我適從彼拘尸城來見汝大師已入涅槃天人大衆咸興供養我所持花自彼得也迦葉聞已謂其徒曰慧日淪照世界暗冥善導遐棄衆生顛墜懈怠必芻更相賀曰如來寂滅我曹安樂若有所犯誰能訶制迦葉聞已深更感傷思集法藏據教治犯遂至雙樹觀佛禮敬既而法王去世人天無導諸大羅漢亦取滅度時大迦葉作是思惟承順佛教宜集法藏於是登蘇迷盧山擊大捷槌

唱如是言今王舍城將有法事諸證果人宜時速集捷
槌聲中傳迦葉教遍至三千大千世界得神通者聞皆
集會是時迦葉告諸衆曰如來寂滅世界空虛當集法
藏用報佛恩今將集法務從簡靜豈待羣居不成勝業
其有具三明得六神通聞持不謬辯才無礙如斯上人
可應結集自餘果學各歸其居於是得九百九十九人
除阿難在學地大迦葉召而謂曰汝未盡漏宜出聖衆
曰隨侍如來多歷年所每有法議曾未棄遺今將結集

而見擯斥法王寂滅失所依怙迦葉告曰勿懷憂惱汝
親侍佛誠復多聞然愛惑未盡習結未斷阿難辭屈而
出至空寂處欲取無學勤求不證既已疲惫便欲假寐
未及伏枕遂證羅漢往結集所叩門白至迦葉問曰汝
結盡耶宜運神通非門而入阿難承命從鑰隙入禮僧
已畢退而復坐是時安居初十五日也於是迦葉揚言
曰念哉諦聽阿難聞持如來稱讚集素咀纚舊曰修多
羅訛也
藏優波釐持律明究衆所知識集毗奈耶舊曰毗那
耶訛也藏

我迦葉波集阿毗達磨藏兩三月盡集三藏訖以大迦葉僧中上座因而謂之上座部焉

大迦葉波結集西北有宰堵波是阿難受僧訶責不預結集至此宴坐證羅漢果證果之後方乃預焉阿難證果西行二十餘里有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大衆部結集之處諸學無學數百千人不預大迦葉結集之衆而來至此更相謂曰如來在世同一師學法王寂滅簡異我曹欲報佛恩當集法藏於是凡聖咸會愚智畢萃

復集素咀纜藏毗柰耶藏阿毗達磨藏雜集藏禁呪藏
別為五藏而此結集凡聖同會因而謂之大衆部

竹林精舍北行二百餘步至迦蘭陀池如來在世多此
說法水既清澄具八功德佛涅槃後枯涸無餘迦蘭陀
池西北行二里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高六十餘
尺傍有石柱刻記立窣堵波事高五十餘尺上作象形
石柱東北不遠至曷羅闍姑利呬城

唐言
王舍

外郭已壞無

復遺堵內城雖毀基址猶峻周二十餘里而有一門初

頻毗婆羅王都在上茆宮城也編戶之家頻遭火害一
家縱逸四鄰罹災防火不暇資產廢業衆庶嗟怨不安
其居王曰我以無德下民罹患修何福德可以禳之羣
臣曰大王德化邕穆政教明察今茲細民不謹致此火
災宜制嚴科以清後犯若有火起窮究先發罰其首惡
遷之寒林寒林者棄屍之所俗謂不祥之地人絕遊往
之迹令遷於彼同夫棄屍既耻陋居當自謹護王曰善
宜遍宣告居人頃之王宮中先自失火謂諸臣曰我其

遷矣乃命太子監攝留事欲清國憲故遷居焉時吠舍
釐王聞頻毗婆羅王野處寒林整集戎旅欲襲不虞邊
侯以聞乃建城邑以王先舍於此故稱王舍城也官屬
士庶咸徙家焉或云至未生怨王乃築此城未生怨太
子既嗣王位因遂都之逮無憂王遷都波吒釐城以王
舍城施婆羅門故今城中無復凡民唯婆羅門減千家
耳

宮城西南隅有二小伽藍諸國客僧往來此止是佛昔

日說法之所次此西北有寧堵波殊底色

加唐言星歷僧曰樹提

也加記長者本生故里

城南門外道左有寧堵波如來於此說法及度羅怛羅

從此北行三十餘里至那爛陀

唐言施無厭

僧伽藍聞之者

舊曰此伽藍南菴沒羅林中有池其龍名那爛陀傍建

伽藍因取為稱從其實義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為大

國王建都此地悲愍衆生好樂周給美其德号施無厭

由是伽藍因以為稱其地本菴沒羅園五百商人以十

億金錢買以施佛佛於此處三月說法諸商人等亦證聖果佛涅槃後未久此國先王鑠迦羅阿逸多

唐言帝日

敬

重一乘遵崇三寶式占福地建此伽藍初興功也穿傍龍身時有善占尼乾外道見而記曰斯勝地也建立伽藍當必昌盛為五印度之軌則踰千載而彌隆後進學人易以成業然多嘔血傷龍故也其子佛陀毼多王

唐言

覺繼體承統聿遵勝業次此之南又建伽藍咀他揭多

毼多王

唐言

如來篤修前緒次此之東又建伽藍婆羅阿迭

多唐言幻日王之嗣位也次此東北又建伽藍功成事畢福

會稱慶輸誠幽顯延請凡聖其會也五印度僧萬里雲
集衆坐已定二僧後至引上第三重閣或有問曰王將
說會先請凡聖大德何方最後而至曰我至那國也和
上嬰疥飯已方行受王遠請故來赴會聞者驚駭遽以
白王王心知聖也躬往問焉遲上重閣莫知所去王更
深信捨國出家出家既已位居僧末心常怏怏懷不自
安我昔為王尊居最上今者出家卑在衆末尋往白僧

自述情事於是衆僧和合令未受戒者以年齒為次故

此伽藍獨有斯制其王之子伐闍羅

唐言金剛

嗣位之後信

心貞固復於此西建立伽藍其後中印度王於此址復

建大伽藍於是周垣峻峙同為一門既歷代君王繼世

興建窮諸剎廟誠壯觀也帝日王本伽藍者今置佛像

衆中日差四十僧就此而食以報施主之恩僧徒數千

並俊才高學也德重當時聲馳異域者數百餘矣戒行

清白律儀淳粹僧有嚴制衆咸貞素印度諸國皆仰則

焉請益談玄渴日不足夙夜警誡少長相成其有不談
三藏幽旨者則形影自愧矣故異域學人欲馳聲問咸
來稽疑方流雅譽是以竊名而遊咸得禮重殊方異域
欲入談議門者詰難多屈而還學深今古乃得入焉於
是客遊後進詳論藝能其退飛者固十七八矣二三博
物衆中次詰莫不挫其銳頽其名若其高才博物強識
多能明德哲人聯暉繼軌至如護法護月振芳塵於遺
教德慧堅慧流雅譽於當時光友之清論勝友之高談

智月則風鑒明敏戒賢乃至德幽邃若此人衆所知
識德隆先達學貫舊章述作論釋各十數部並盛流通
見珍當世伽藍四周聖迹百數舉其二三可略言矣伽
藍西不遠有精舍在昔如來三月止此為諸天人廣說
妙法次南百餘步小窰堵波遠方苾芻見佛處昔有苾
芻自遠方來至此遇見如來聖衆內發敬心五體投地
即發願求輪王位如來見已告諸衆曰彼苾芻者甚可
憇惜福德深遠信心堅固若求佛果不久當證今其發

願求轉輪王於當來世必受此報身體投地下至金輪
其中所有微塵之數一一塵是一輪王報也既耽世樂
聖果斯遠其南則有觀自在菩薩立像或見執香鑪往
佛精舍周旋右繞

觀自在菩薩像南窰堵波中有如來三月之間剃剪髮
爪有嬰疾病旋繞多愈其西垣外池側窰堵波是外道
執雀於此問佛死生之事次東南垣內五十餘步有奇
樹高八九尺其幹兩枝在昔如來嚼楊枝棄地因植根

祇歲月雖久初無增減次東大精舍高二百餘尺如來
在昔於此四月說諸妙法次北百餘步精舍中有觀自
在菩薩像淨信之徒興供養者所見不同莫定其所或
立門側或出簷前諸國法俗咸來供養觀自在菩薩精
舍北有大精舍高三百餘尺婆羅阿迭多王之所建也
莊嚴度量及中佛像同菩提樹下大精舍其東北宰堵
波在昔如來於此七日演說妙法西北則有過去四佛
坐處其南踰鉢精舍戒日王之所建立功雖未畢然其

圖量一十丈而後成之次東二百餘步垣外有銅立佛像高八十餘尺重閣六層乃得彌覆昔滿胄王之所作也滿胄王銅佛像北二三里甄精舍中有多羅菩薩像其量既高其靈甚察每歲元日盛興供養隣境國王大臣豪族賣妙香花持寶幡蓋金石遞奏絲竹相和七日之中建斯法會其垣南門內有大井昔佛在世有大商侶熱渴逼迫來至佛所世尊指其地以可得水商主乃以車軸築地地既為陷水遂泉涌飲已聞法皆悟聖果

伽藍西南行八九里至拘理迦邑中有窄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尊者沒特伽羅子本生故里傍有窄堵波尊者於此入無餘涅槃其中則有遺身舍利尊者大婆羅門種與舍利子少為親友舍利子以才明見貴尊者以精鑒延譽才智相比動止必俱結要終始契同去就相與猷俗共求捨家遂師珊闍耶焉舍利子遇馬勝阿羅漢聞法悟聖還為尊者重述聞而悟法遂證初果與其徒二百五十人俱到佛所世尊遙見指告衆曰彼來

者我弟子中神足第一既至佛所請入法中世尊告曰
善來苾芻淨修梵行得離苦際聞是語時鬚髮闕
變成品清淨威儀調順經七日結漏盡證羅漢果得神
通力沒特伽羅子故里東行三四里有窄堵波頻毗娑
羅王迎見佛處如來初證佛果知摩揭陀國人心渴仰
受頻毗娑羅王請於晨朝時著衣持鉢與千苾芻左右
圍繞皆是耆舊螺髻梵志慕法染衣前後翼從入王舍
城時帝釋天王變身為摩那婆首冠螺髻左手執金瓶

右手持寶杖足蹈空虛離地四指在大衆中前導佛路
時摩揭陀國頻毗娑羅王與其國內諸婆羅門長者居
士百千萬衆前後導從出王舍城奉迎聖衆頻毗娑羅
王迎佛東南行二十餘里至迦羅臂拏迦邑中有窣堵
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尊者舍利子本生故里并今尚
在傍有窣堵波尊者於此寂滅其中則有遺身舍利尊
者大婆羅門種其父高才博識深鑒精微凡諸典籍莫
不究習其妻感夢具告夫曰吾昨宵寐夢感異人身被

鎧甲手執金剛摧破諸山退立一山之下夫曰夢甚善
汝當生男達學貫世摧諸論師破其宗致唯不如一人
為作弟子果而有娠母忽聰明高論劇談言無屈滯尊
者年始八歲名擅四方其性淳質其心慈悲朽壞結縛
成就智慧與沒特伽羅子少而相友深厭塵俗未有所
歸於是與沒特伽羅子於珊闍耶外道所而修習焉乃
相謂曰斯非究竟之理未能窮苦際也各求明導先嘗
甘露必同其味時大阿羅漢馬勝執持應器入城乞食

舍利子見其威儀開雅即而問曰汝師是誰曰釋種太子厭世出家成等正覺是我師也舍利子曰所說何法可得聞乎曰我初受教未達深義舍利子曰願說所聞馬勝乃隨宜演說舍利聞已即證初果遂與其徒二百五十人往詣佛所世尊遙見指告衆曰我弟子中智慧第一至已頂禮願從佛法世尊告曰善來苾芻聞是語時戒品具足過半月後聞佛為長爪梵志說法聞餘論而感悟遂證羅漢之果其後阿難承佛告寂滅期展轉

相語各懷悲感舍利子深增戀仰不忍見佛入般涅槃
遂請世尊先入寂滅世尊告曰宜知是時告謝門人至
本生里侍者沙彌遍告城邑未生怨王及其國人莫不
風馳皆悉雲會舍利子廣為說法聞已而去於後夜分
正意繫心入滅盡定從定起已而寂滅焉迦羅臂拏迦
邑東南四五里有寧堵波是尊者舍利子門人入涅槃
處或曰迦葉波佛在世時有三拘胝拘胝者唐言億大阿羅漢
同於此地無餘寂滅舍利子門人寧堵波東行三十餘

里至因陀羅勢羅窣訶山

唐言帝釋窟也

其山巖谷杳冥花林

蒼鬱嶺有兩峯爰然特起西峯南巖間有大石室廣而

不高昔如來常於中止時天帝釋以四十二疑事畫石

請問佛為演釋其迹猶在今作此像擬昔聖儀入中禮

敬者莫不肅然敬懼山嶺上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

迹之所東峯上有伽藍聞諸士俗曰其中僧衆或於夜

分望見西峰石室佛像前每有燈炬常為照燭因陀羅

勢羅窣訶山東峯伽藍前有宰堵波謂亘

許贈反

娑

唐言鴈

昔此伽藍習翫小乘小乘漸教也故開三淨之食而此
伽藍遵而不墜其後三淨求不時獲有必芻經行忽見
羣鴈飛翔戲言曰今日衆僧中食不充摩訶薩埵宜知
是時言聲未絕一鴈退飛當其僧前投身自殞芻覓見
已具白衆僧聞者悲感咸相謂曰如來設法導誘隨機
我等守愚遵行漸教大乘者正理也宜改先執務從聖
旨此鴈垂誠為誠明導宜旌厚德傳記終古於是建宰
堵波式昭遺烈以彼死鴈瘞其下焉

因陀羅勢羅窻訶山東北行百五六十里至迦布德迦
唐言 伽藍僧徒二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伽藍東有窻
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佛於此為諸大衆一宿說法
佛說法時有羅者於此林中網捕羽族經日不獲遂作
是言我惟薄福恒為弊事求至

佛所揚言唱曰今日如來於此說法令我網捕都無所
得妻孥饑餓其計安出如來告曰汝應緼火當與汝食
如來是時化作大鴿投火而死羅者持歸妻孥共食其

後重往佛所如來方便攝化羅者聞法悔過自新捨家
修學便證聖果因名所建為鵠伽藍

舍利五色
而葬其下

迦布德伽藍南二三里至孤山其山崇峻樹林鬱茂名
花清流被崖注壑上多精舍靈廟頗極剝削之工正中
精舍有觀自在菩薩像軀量雖小威神感肅手執蓮花
頭戴佛像常有數人斷食要心求見菩薩七日二七日
乃至一月其有感者見觀自在菩薩妙相莊嚴威光赫
奕從像中出慰喻其人昔南海僧伽羅國王清旦以鏡

照面不見其身乃覩瞻部洲摩揭陀國多羅林中小山上
有此菩薩像王深感慶圖以營求既至此山寔唯肖
似因建精舍興諸供養自後諸王尚想遺風遂於其側
建立精舍靈廟香花伎樂供養不絕

孤山觀自在菩薩像東南行四十餘里至一伽藍僧徒
五十餘人並學小乘法教伽藍前有大宰堵波多有靈
異佛昔於此為梵天王等七日說法其側則有過去三
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伽藍東北行七十餘里疏伽河

南至大聚落人民殷盛有數天祠並窮雕飾東南不遠
有大宰堵波佛昔於此一宿說法從此東入山林中行
百餘里至洛殷膩羅聚落伽藍前有大宰堵波無憂王
之所建佛昔於此三月說法此北二三里有大池周三
十餘里四色蓮花四時開發從此東入大山林中行二
百餘里至伊爛拏鉢伐多國

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大唐西域記卷十

唐 釋玄奘 譯

釋辯機 撰

十七國

伊爛拏鉢伐多國 瞻波國

羯朱唄祇羅國 奔那伐彈那國

迦摩縷波國 三摩呾吒國

卷之四
賧摩栗底國

羯羅拏蘇伐剌那國

烏荼國

恭御陀國

羯陵

力覽反

伽國

憍薩羅國

案達羅國

馱那羯磔迦國

珠利耶國

達羅毗荼國

秣羅矩吒國

伊爛拏鉢伐多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北路疏伽河
周二十餘里稼穡滋植花果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

伽藍十餘所僧徒四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
二十餘所異道雜居近有鄰王廢其國君以大都城持
施衆僧於此城中建二伽藍各減千僧並學小乘教說
一切有部

大城側臨疏伽河有伊爛拏山含吐煙霞蔽虧日月古
今仙聖繼踵棲神今有天祠尚遵遺則在昔如來亦嘗
居此為諸天人廣說妙法大城南有窣堵波如來於此
三月說法其傍則有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三佛經行西不遠有宰堵波是室縷多頻設底拘胝

唐言

聞二百億舊譯曰億耳謬也

苾芻生處昔此城有長者豪貴巨富晚

有繼嗣時有報者輒賜金錢二百億因名其子聞二百億洎乎成立未曾履地故其足跣毛長尺餘光潤細軟色若黃金珍愛此兒備諸玩好自其居家以至雪山亭傳連隅僮僕交路凡須妙藥遞相告語轉而以授曾不踰時其豪富如此世尊知其善根將發也命沒特伽羅子而往化焉既至門下莫由自通長者家祠日天每晨

朝時東向以拜是時尊者以神通力從日輪中降立於
前長者子疑日天也因施香飯而歸其飯香氣遍王舍
城時頻毗娑羅王駭其異勅命使歷問乃竹林精舍沒
特伽羅子自長者家持來因知長者子有此奇異乃使
召焉長者承命思何安步泛舟鼓棹有風波之危乘車
馭象懼踴躍之患於是自其居家至王舍城鑿渠通漕
流滿芥子御舟安止長絙以引至王舍城先禮世尊世
尊告曰頻毗娑羅王命使召汝無過欲見足下毛耳王

欲觀者宜結跏坐伸脚向王國法當死長者子受佛誨而往引入廷謁王欲視毛乃跏趺坐王善其有禮特深珍愛亦既得歸還至佛所如來是時說法誨喻聞而感悟遂即出家於是精勤修習思求果證經行不捨足遂流血世尊告曰汝善男子在家之時知鼓琴耶曰知若然者以此為喻絃急則聲不合韻絃緩則調不和雅非急非緩其聲乃和夫修行者亦然急則身疲心急緩則情舒志逸承佛指教奉以周旋如是不久便獲果證

國西界硯伽河南至小孤山重巘巖峯昔佛於此三月安居降薄句羅藥义山東南巖下大石上有佛坐跡入石寸餘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其上則建窣堵波焉

次南石上則有佛置据椎迦

即澡瓶也舊曰軍持訛畧也

跡深寸餘

作八出花文佛坐跡東南不遠有薄句羅藥义腳跡長尺五六寸廣七八寸深減二寸藥义跡後有石佛坐像高六七尺次西不遠有佛經行之處其山頂上有藥义故室次北有佛足跡長尺有八寸廣於六寸深可半寸

其跡上有窳堵波如來昔日降伏藥叉令不殺人食肉
敬受佛戒後得生天此西有溫泉六七所其水極熱國
南界大山林中多諸野象其形偉大從此順旻伽河南
岸東行三百餘里至瞻波國

中印度境

瞻波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北背旻伽河周四十餘
里土地熱濕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伽藍數十
所多有傾毀僧徒二百餘人習小乘教天祠二十餘所
異道雜居

都城壘孰其高數丈基址崇峻却敵高險在昔劫初入
物伊始野居穴處未知宮室後有天女降迹人中遊瓊
伽河濯流自媚感靈有娠生四子焉分贍部洲各擅區
宇建都築邑封疆畫界此則一子之國都贍部洲諸城
之始也

城東百四五十里瓊伽河南水環孤嶼崖巖崇峻上有
天祠神多靈感鑿崖為室引流成沼花林奇樹巨石危
峯仁智所居觀者忘返國南境山林中野象猛獸羣遊

千數自此東行四百餘里至羯耒溫祇羅國

彼俗或謂羯耒溫祇羅

國中印
度境

羯耒溫祇羅國周二千餘里土地泉濕稼穡豐盛氣序

溫風俗順尚才貴學伽藍六七所僧徒三百餘人天祠

十所異道雜居自數百年王族絕嗣後屬鄰國所以城

郭邱墟多居村邑故戒曰王遊東印度於此築宮理諸

國務至則葺茅為宇去則縱火焚燒國南境多野象北

境去殍伽河不遠有大高臺壘甃石而成基址廣峙刻

彫奇製周其方而鏤衆聖像佛及天形區別而作自此

東渡燒伽河行六百餘里至奔那伐彈那國

中印
度境

奔那伐彈那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居
人殷盛池館花林往往相間土地卑濕稼穡滋茂般接
婆果既多且貴其果大如冬瓜熟則黃赤剖之中有數
十小果大如鶴卵又更破之其汁黃赤其味甘美或在
樹枝如衆果之結實或在樹根若伏苓之在土氣序調
暢風俗好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小二乘

兼攻綜習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尼乾實繁其黨

城西二十餘里有跋始婆僧伽藍庭宇顯敞臺閣崇高
僧徒七百餘人並學大乘教法東印度境碩學名僧多
在於此其側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
來三月在此為諸天人說法之處或至齋日時燭光明
其側則有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去此不遠復有精
舍中作觀自在菩薩像神鑒無隱靈應有徵遠近之人
絕粒祈請自此東行九百餘里渡大河至迦摩縷波國

東印
度境

迦摩縷波國周萬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泉
濕稼穡時播般攘婆果那羅雞羅果其樹雖多彌復珍
貴河流湖陂交帶城邑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形卑小
容貌黧黑語言少異中印度性甚獷暴志存強學宗事
天神不信佛法故自佛興以迄於今尚未建立伽藍招
集僧侶其有淨信之徒但竊念而已天祠數百異道數
萬

今王本那羅延天之祚肩婆羅門之種也優婆塞羯羅

伐摩

唐言日曹

號拘摩羅

唐言童子

自據疆土奕葉君臨逮於今

王歷千世矣君上好學衆庶從化遠方高才慕義客遊

雖不淳信佛法然敬高學沙門初聞有支那國沙門在

摩揭陀那爛陀僧伽藍自遠方來學佛深法殷勤往復

者再三未從來命時尸羅跋陀羅論師曰欲報佛恩當

弘正法子其行矣勿憚遠涉拘摩羅王世宗外道今請

沙門斯善事也因茲改轍福利弘遠子昔起大心發弘

誓願孤遊異域遺身求法普濟含靈豈徒鄉國宜忘得
喪勿拘榮辱宣揚聖教開導羣迷先物後身忘名弘法
於是辭不獲免遂與使偕行而會見焉拘摩羅王曰雖
則不才常慕高學聞名雅尚敢事延請曰寡能褊智猥
蒙流聽拘摩羅王曰善哉慕法好學顧身若浮踰越重
險遠遊異域斯則王化所由國風尚學今印度諸國多
有歌頌摩訶支那國秦玉破陣樂者聞之久矣豈大德
之鄉國耶曰然此歌者美我君之德也拘摩羅王曰不

意大德是此國人常慕風化東望已久山川道阻無由
自致曰我大君聖德遠洽仁化遐被殊俗異域拜闕稱
臣者衆矣拘摩羅王曰覆載若斯心冀朝貢今戒日王
在羯朱唄祇羅國將設大施崇樹福慧五印度沙門婆
羅門有學業者莫不召集今遣使來請願與同行於是
遂往焉此國東山阜連接無大國都境接西南夷故其
人類蠻獠矣詳問土俗可兩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險
阻瘴氣氛沴毒蛇毒草為害滋甚國之東南野象羣暴故此

國中象軍特盛從此南行千三百里至三摩呬吒國

東印度境

三摩呬吒國周三千餘里濱近大海地遂卑濕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稼穡滋殖花果繁茂氣序和風俗順人性剛烈形卑色黑好學勤勵邪正兼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並皆遵習上座部學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尼軋其徒特盛去城不遠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為諸天人於此七日說深妙法傍有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去此不遠伽

藍中有青玉佛像其高八尺相好圓備靈應時效從此
東北大海濱山谷中有室利差旦羅國次東南大海隅
有迦摩浪迦國次東有墮羅鉢底國次東有伊賞那補羅
國次東有摩訶瞻波國即此云林邑是也次西南有閻摩
那洲國凡此六國山川道阻不入其境然風俗壤界聲問
可知自三摩呬吒國西行九百餘里至耽摩栗底國
耽摩栗底國周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
濱近海陸土地卑濕稼穡時播花果茂盛氣序溫

東印度境

暑風俗躁烈人性剛勇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衆千
餘人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國濱海隅水陸交會奇
珍異寶多聚此國故其國人大抵殷富城側窄堵波無
憂王所建也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羯羅拏蘇伐剌那國東印度境
羯羅拏蘇伐剌那國周四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
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卑濕稼穡時播衆花
滋茂珍異繁植氣序調暢風俗淳和好尚學藝邪正兼

信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餘所異道實多別有三伽藍不食乳酪遵提婆達多遺訓也

大城側有絡多未知僧伽藍

唐言赤泥

庭宇顯敞臺閣崇峻

國中高才達學聰明有聞者咸集其中警誡相成琢磨道德初此國未信佛法時南印度有一外道腹錮銅鏐首戴明炬杖策高步來入此城振擊論鼓求欲論義或者問曰首腹何異曰吾學藝多能恐腹拆裂悲諸愚闇

所以持照時經旬日人無問者詢訪髦彥莫有其人王
曰合境之內豈無明哲客難不酬為國深恥宜更營求
訪諸幽隱或曰大林中有異人其自稱曰沙門強學是
務今屏居幽寂久矣于茲非夫體法合德何能若此者
乎王聞之已躬往請焉沙門對曰我南印度人也客遊
止此學業庸淺恐黜所聞敢承來旨不復固辭論義無
負請建伽藍招集僧徒光讚佛法王曰敬聞不敢忘德
沙門受請往赴論場外道於是誦其宗致三萬餘言其

義遠其文約包含名相網羅視聽沙門一聞究覽辭義
無謬以數百言辯而釋之因問宗致外道辭窮理屈杜
口不酬既折其名負恥而退王深敬德建此伽藍自時
厥後方弘法教

伽藍側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在昔如來於此
七日說法開導其側精舍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
所有數窣堵波並是如來說經法之處無憂王之所建
也從此西南行七百餘里至烏荼國

東印
度境

烏荼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膏腴
穀稼茂盛凡諸果實頗大諸國異草名花難以稱述氣
序溫暑風俗獷烈人貌魁梧容色黧黧言辭風調異中
印度好學不倦多信佛法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並
皆習學大垂法教天祠五十所異道禰居諸窳堵波凡
十餘所並是如來說法之處無憂王之所建也

國西南境大山中有補澀波祇釐僧伽藍其石窳堵波
極多靈異或至齋日時燭光明故諸淨信遠近咸會持

妙花蓋競修供養承露槃下覆鉢勢上以花蓋寄置之
便住若磁石之吸針也此西北山伽藍中有窣堵波所
異同前此二窣堵波者神鬼所建靈奇若斯

國東南境臨大海濱有折利坦羅城

唐言發行

周二十餘里

入海商人遠方旅客往來中止之路也其城堅峻多諸
奇寶城外鱗次有五伽藍臺閣崇高尊像工麗南去僧
伽羅國二萬餘里靜夜遙望見彼國佛牙窣堵波上寶
珠光明離離然如明炬之懸燭也自此西南大林中行

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陀國

東印度境

恭御陀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濱近海隅
山阜巖嶭土地熱濕稼穡時播氣序溫暑風俗勇烈其
形偉其貌黑粗有禮義不甚欺詐至於文字同中印度
語言風調頗有異焉崇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百餘所
異道萬餘人國境之內數十小城接山嶺據海交城既
堅峻兵又敢勇威雄隣境遂無強敵國臨海濱多有奇
寶螺貝珠璣斯為貨用出大青象超乘致遠從此西南

入大荒野深林巨木干霄蔽日行千四五百里至羯陵

力甄
反伽國南印
度境

羯陵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稼穡時
播花果具繁林藪聯綿動數百里出青野象隣國所奇
氣序暑熱風俗躁暴性多狷獷志存信義言語輕捷音
調質正辭旨風則頗與中印度異焉少信正法多遵外
道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
祠百餘所異道甚衆多是尼乾之徒也羯陵伽國在昔

之時氓俗殷盛肩摩轂擊舉袂成帷有五通仙棲巖養
素人或凌觸退失神通以惡呪術殘害國人少長無遺
賢愚俱喪人煙斷絕多歷年所頗漸遷居猶未充實故
今此國人戶尚少

城南不遠有窰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
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國境北陞大山嶺上有
石窰堵波高百餘尺是劫初時人壽無量歲有獨覺於
此入寂滅焉自此西北山林中行千八百餘里至憍薩

羅國

中印度境

憍薩羅國周六千餘里山嶺周境林藪連接國大都城
周四十餘里土壤膏腴地利滋盛邑里相望人戶殷實
其形偉其色黑風俗剛猛人性勇烈邪正兼信學藝高
明王刹帝利也崇敬佛法仁慈深遠伽藍百餘所僧徒
減萬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七十餘所異道裸居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傍有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
者如來曾於此處現大神通摧伏外道後龍猛菩薩止

此伽藍時此國王號婆多婆訶

唐言引正

珍敬龍猛周衛門

廬時提婆菩薩自執師子國來求論義謂門者曰幸為
通謂時門者遂為入白龍猛雅知其名盛滿鉢水命弟
子曰汝持是水示彼提婆提婆見水默而投針弟子持
鉢懷疑而返龍猛曰彼何辭乎對曰默無所說但投針
於水而已龍猛曰智矣哉若人也知幾其神察微亞聖
盛德若此宜速命入對曰何謂也無言妙辯斯之是歟
曰夫水也者隨器方圓逐物清濁弥漫無間澄湛莫測

滿而示之。比我學之智周也。彼乃投針遂窮其極。此非常人宜速召進。而龍猛風範懍然。肅物言談者皆伏抑首。提婆素挹風徽。久希請益。方欲受業。先騁機神。雅懼威嚴。昇堂僻坐。談玄永日。辭義清高。龍猛曰。後學冠世妙辯。光前我惟哀髦。遇斯俊彥。誠乃寫瓶有寄。傳燈不絕。法教弘揚。伊人是賴。幸能前席雅談。玄奧提婆聞命。心獨自負。將開義府。先遊辯囿。提振辭端。仰視質義。忽覩威顏。忘言杜口。避坐引責。遂請受業。龍猛曰。復坐。今

將授子至真妙理法王誠教提婆五體投地一心歸命
曰而今而後敢聞命矣龍猛菩薩善閑藥術餐餌養生
壽年數百志貌不衰引正王既得妙藥壽亦數百王有
稚子謂其母曰如我何時得嗣王位母曰以今觀之未
有期也父王年壽已數百歲子孫老終者蓋亦多矣斯
皆龍猛福力所加藥術所致菩薩寂滅王必徂落夫龍
猛菩薩智慧弘遠慈悲深厚周給羣有身命若遺汝宜
往彼試從乞頭若遂此志當果所願王子恭承母命來

至伽藍門者驚懼故得入焉時龍猛菩薩方讚誦經行
忽見王子佇而謂曰今夕何夕降趾僧坊若危若懼疾
驅來至對曰我承慈母餘論語及行捨之士以為舍生
寶命經誥格言未有輕捨報身施諸求欲我慈母曰不
然十方善逝三世如來在昔發心逮乎證果勤求佛道
修習戒忍或投身飼獸或割肌救鵠月光王施婆羅門
頭慈力王飲餓藥叉血諸若此類尤難備舉求之先覺
何代無人今龍猛菩薩篤斯高志我有所求人頭為用

招募累歲未之有捨欲行暴劫殺則罪累尤多虐害無辜穢德彰顯惟菩薩修習聖道遠期佛果慈霑有識惠及無邊輕生若浮賤身如朽不違本願垂允所求龍猛曰俞誠哉是言也我求佛聖果我學佛能捨是身如響是身如泡流轉四生往來六趣宿契弘誓不違物欲然王子有一不可者其將若何我身既終汝父亦喪顧斯為意誰能濟之龍猛徘徊顧視求所絕命以乾茅葉自刎其頸若利劍斷割身首異處王子見已驚奔而去門

者上白具陳始末王間哀感果亦命終國西南三百餘里至跋邏末羅耆釐山

唐言黑峯

岌然特起峯巖峭險既無

崖谷宛如金石引正王為龍猛菩薩鑿此山中建立伽藍去山十數里鑿開孔道當其山下仰鑿䟽石其中則長廊步檐崇臺重閣閣有五層層有四院並建精舍各鑄金像量等佛身妙窮工思自餘莊嚴唯飾金寶從山高峯臨注飛泉周流重閣交帶廊廡踈寮外穴明燭中宇初引正王建此伽藍也人力疲竭府庫空虛功猶未

半心甚憂感龍猛謂曰大王何故若有憂負王曰輒運
大心敢樹勝福期之永固待至慈氏功績未成財用已
竭每懷此恨坐而待旦龍猛曰勿憂崇福勝善其利不
窮有興弘願無憂不濟今日還宮當極歡樂後晨出遊
歷覽山野已而至此平議營建王既受誨奉以周旋龍
猛菩薩以神妙藥滴諸大石並變為金王遊見金心口
相賀迴駕至龍猛所曰今日畋遊神鬼所惑山林之中
時見金聚龍猛曰非鬼惑也至誠所感故有此金宜時

取用濟成勝業遂以營建功畢有餘於是五層之中各鑄四大金像餘尚盈積充諸帑藏招集千僧居中禮誦龍猛菩薩以釋迦佛所宣教法及諸菩薩所演述論鳩集部別藏在其中故上第一層唯置佛像及諸經論下第五層居止淨人資產什物中間三層僧徒所舍聞諸先志曰引正營建已畢計工人所食鹽價用九拘胝拘胝者唐言億金錢其後僧徒忿諍就王平議時諸淨人更相謂曰僧徒諍起言議相乖凶人伺隙毀壞伽藍於是重關

反拒以擯僧徒自尔已來無復僧衆遠矚山巖莫知門徑時引善醫方者入中療疾蒙面入出不識其路從此

大林中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

南印度境

案達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號瓶耆羅土地良沃稼穡豐盛氣序溫暑風俗猛暴語言辭調異中印度至於文字軌則大同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天祠三十餘所異道實多

瓶耆羅城側不遠有大伽藍重閣層臺臺製窮剏佛像

聖容麗極工思伽藍前有石窣堵波高數百尺并阿折

羅

唐言所行

阿羅漢之所建也所行羅漢伽藍西南不遠有

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說法現大神
通度無量衆

所行羅漢伽藍西南行二十餘里至孤山山嶺有石窣

堵波陳那

唐言童授

菩薩於此作因明論陳那菩薩者佛去

世後承風染衣智願廣大慧力深固愍世無依思弘聖
教以為因明之論言深理廣學者虛功難以成業乃匿

迹幽巖棲神寂定觀述作之利害審文義之繁約是時
崖谷震響煙雲變采山神捧菩薩高數百尺唱如是言
昔佛世尊善權導物以慈悲心說因明論綜括妙理深
究微言如來寂滅大義泯絕今者陳那菩薩福智悠遠
深達聖旨因明之論重弘茲日菩薩乃放大光明照燭
幽昧時此國王深生尊敬見此光明相疑入金剛定因
請菩薩證無生果陳那曰吾入定觀察欲釋深經心期
正覺非願無生果也王曰無生之果衆聖攸仰斷三界

欲洞三明智斯盛事也願疾證之陳那是時心悅王請
方欲證受無學聖果時妙言祥菩薩知而惜焉欲相警
誡乃彈指悟之而告曰惜哉如何捨廣大心為狹劣志
從獨善之懷棄兼濟之願欲為善利當廣傳說慈氏菩
薩所製瑜伽師地論導誘後學為利甚大陳那菩薩教
授指誨奉以周旋於是覃思沉研廣因明論猶恐學者
懼其文微辭約也乃舉其大義綜其微言作因明論以
導後進自茲已後宣揚瑜伽盛業門人有知當世從此

林野中南行千餘里至馱那羯磔迦國

亦謂大安達國南印度境

馱那羯磔迦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

地膏腴稼穡殷盛荒野多邑居少氣序溫暑人貌鰲黑

性猛烈好學藝伽藍鱗次荒蕪已甚存者二十餘所僧

徒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實多

城東據山有弗婆勢羅

唐言東山

僧伽藍城西據山有阿伐

羅勢羅

唐言西山

僧伽藍此國先王為佛建焉奠川通徑疏

崖峙閣長廊步簷枕巖接岫靈神瞻衛聖賢遊息自佛

寂滅千年之內每歲有千凡夫僧同入安居罷安居日
皆證羅漢以神通力凌虛而去千年之後凡聖同居自
百餘年無復僧侶而山神易形或作豺狼或為獐狢驚
恐行人以故空荒間無僧衆城南不遠有大山巖婆毗
吠伽唐言清辯論師住阿素洛宮待見慈氏菩薩成佛之處
論師雅量弘遠至德深遠外示僧法之服內弘龍猛之
學聞摩揭陀國護法菩薩宣揚法教學徒數千有懷談
議杖錫而往至波吒釐城知護法菩薩在菩提樹論師

乃命門人曰汝行詣菩提樹護法菩薩所如我辭曰菩薩宣揚遺教導誘迷徒仰德虛心為日已久然以宿願未果遂乖禮謁菩提樹者誓不空見見當有證稱天人師護法菩薩謂其使曰人世如幻身命若浮渴日勤誠未遑談議人信往復竟不會見論師既還本土靜而思曰非慈氏成佛誰決我疑於觀自在菩薩像前誦隨心陀羅尼絕粒飲水時歷三歲觀自在菩薩乃現妙色身謂論師曰何所志乎對曰願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在

菩薩曰人命危脆世間浮幻宜修勝善願生覩史多天
於斯禮觀尚速得見論師曰志不可奪心不可貳菩薩
曰若然者宜往馱那羯磔迦國城南山巖執金剛神所
至誠誦持執金剛陀羅尼者當遂此願論師於是往而
誦焉三歲之後神乃謂曰伊何所願若此勤勵論師曰
願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在菩薩指遣來請成我願者
其在神乎神乃授秘方而謂之曰此巖石內有阿素洛
宮如法行請石壁當開開即入中可以待見論師曰幽

居無覩詎知佛興執金剛曰慈氏出世我當相報論師
受命專精誦持復歷三歲初無異想呪芥子以擊石巖
壁豁而洞開是時百千萬衆觀覩忘返論師跨其戶而
告衆曰吾久祈請待見慈氏聖靈瞻祐大願斯遂宜可
入此同見佛興聞者怖駭莫敢履戶謂是毒蛇之窟恐
喪身命再三告語唯有六人從入論師顧謝時衆從容
而入入之既已石壁還合衆皆怨嗟恨前言之過也自
此西南行千餘里至珠利耶國

南印度境

珠利耶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土野
空曠數澤荒蕪居戶寡少羣盜公行氣序溫暑風俗姦
兇人性獷烈崇信外道伽藍頽毀粗有僧徒天祠數十
所多露形外道也

城東南不遠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嘗
於此處現大神通說深妙法摧伏外道度諸天人

城西不遠有故伽藍提婆菩薩與羅漢論義之處初提
婆菩薩聞此伽藍有唵呌羅

唐言

阿羅漢得六神通具

八解脫遂來遠尋觀其風範既至伽藍投羅漢宿羅漢
少欲知足唯置一牀提婆既至無以為席乃聚落葉指
令就坐羅漢入定夜分方出提婆於是陳疑請決羅漢
隨難為釋提婆尋聲重質第七轉已杜口不酬竊運神
通力往覩史多天請問慈氏慈氏為釋因而告曰彼提
婆者曠劫修行賢劫之中當紹佛位非余所知宜深禮
敬如彈指頃還復本座乃復抑揚妙義剖析微言提婆
謂曰此慈氏菩薩聖智之釋也豈仁者所能詳究哉羅

漢曰然誠如來旨於是避席禮謝深加敬嘆從此南入

林野中行千五六百里至達羅毗荼國

南印
度境

達羅毗荼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部城號建志補羅周三
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豐盛多花果出寶物氣序溫暑
風俗勇烈深篤信義高尚博識而語言文字少異中印
度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並皆遵學上座部法天祠
八十餘所多露形外道也如來在世數遊此國說法度
人故無憂王於諸聖迹皆建窣堵波建志補羅城者即

達磨波羅

唐言
護法

菩薩本生之城菩薩此國大臣之長子

也幼懷雅量長而弘遠年方弱冠王姬下降禮筵之夕

憂心慘悽對佛像前殷勤祈請至誠所感神負遠遁去

此數百里至山伽藍坐佛堂中有僧開戶見此少年疑

其盜也更詰問之菩薩具懷指告因請出家衆咸驚異

遂允其志王乃宣命推求遐邇乃知菩薩神負遠塵王

之知也增深敬異自染衣已篤學精勤令問風範語在

前記

城南不遠有大伽藍國中聰叡同類萃止有寧堵波高
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說法摧伏外道
廣度人天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自

此南行三千餘里至秣羅矩吒國

亦謂秣羅國南印度境

秣羅矩吒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田
瀉鹵地利不滋海渚諸珍多聚此國氣序炎熱人多鰥
黑志性剛烈邪正兼崇不尚游藝唯善逐利伽藍故基
寔多餘址存者既少僧徒亦寡天祠數百外道甚衆多

露形之徒也城東不遠有故伽藍庭宇荒蕪基址尚在
無憂王弟大帝之所建也其東有窰堵波宗基已陷覆
鉢猶存無憂王之所建立在昔如來於此說法現大神
通度無量衆用彰聖迹故此標建歲久彌神所願或遂
國南濱海有秣刺耶山崇崖峻嶺洞谷深澗其中則有
白檀香樹旃檀你婆樹樹類白檀不可以別唯於盛夏
登高遠矚其有大蛇縈者於是知之由其木性涼冷故
蛇盤也既望見已射箭為記冬蟄之後方乃採伐羯布

羅香樹松身異葉花果斯別初採既濕尚未有香木乾之後修理而析其中有香狀若雲母色如冰雪此所謂龍腦香也

秣刺耶山東有布坦洛迦山山徑危險巖谷敝傾山頂有池其水澄鏡派出大河周流繞山二十市入南海池側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往來遊舍其有願見菩薩者不顧身命厲水登山忘其艱險能達之者蓋亦寡矣而山下居人祈心請見或作自在天形或為塗灰外道慰

喻其人果遂其願從此山東北海畔有城是往南海僧
伽羅國路聞諸土俗曰從此入海東南可三千餘里至

僧伽羅國

唐言執師子
非印度之境

音釋

攘

乃可切

狷

俱犬切

飢

音奇

狷

音佑

間

傾瓦切

飢

去奇切



大唐西域記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大唐西域記卷十一

唐 釋玄奘 譯

釋辯機 撰

二十三國

僧伽羅國

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 恭建那補羅國

摩訶剌佉國

跋祿羯咤昌業反 婆國

摩臘婆國

阿吒釐國

契吒國

伐臘毗國

阿難陀補羅國

蘇刺佉國

瞿折羅國

鄔闍衍那國

擲枳陀國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

信度國

茂羅三部廬國

鉢伐多國

阿點婆翅羅國

狼揭羅國

波刺斯國

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舊曰波斯

臂多勢羅國

阿耆荼國

伐刺拏國

僧伽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地沃壤氣序溫暑稼穡時播花果具繁人戶殷盛家產富饒其形畧黑其性獷烈好學尚德崇善勸福此國本寶渚也多有珍寶棲止鬼神其後南印度有一國王女聘隣國吉日送歸路逢聘子侍衛之徒棄女逃難女在輦中心甘喪命時師子王負女而去入深山處幽谷捕鹿採

果以時資給既積歲月遂孕男女形貌同人性種畜也
男漸長太力格猛獸年方弱冠人智斯發請其母曰我
何謂乎父則野獸母乃是人既非族類如何配偶母乃
述昔事以告其子子曰人畜殊途宜速逃逝母曰我先
已逃不能自濟其子於後遂獅子父登山踰嶺察其遊
止可以逃難伺父去已遂擔負母妹下趨人里母曰宜
各慎密勿說事源人或知聞輕鄙我等於是至父本國
國非家族宗祀已滅投寄邑人人謂之曰爾曹何國人

也曰我本此國流離異域子母相攜來歸故里人皆哀
愍更共資給其獅子王還無所見追戀男女憤恚既發
便出山谷往來村邑咆哮震吼暴害人物殘毒生類邑
人輒出遂取而殺擊鼓吹貝負弩持矛羣從成旅然後
免害其王懼仁化之不洽也乃縱獵者期於擒獲王躬
率四兵衆以萬計掩薄林藪彌跨山谷獅子震吼人畜
辟易既不擒獲尋復招募其有擒執獅子除國患者當
酬重賞式旌茂績其子聞上之令乃謂母曰飢寒已甚

宜可應募或有所得以相撫育母具言不可若是彼雖畜也猶謂父焉豈以艱辛而興逆害子曰人畜異類禮義安在既以違阻此心何冀乃袖小刃出應招募是時千衆萬騎雲屯霧合獅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即其前父遂馴伏於是乎親愛忘怒乃剗刃於腹中尚懷慈愛猶無忿毒乃至剗腹含苦而死王曰斯何人哉若此之異也誘之以福利震之以威禍然後具陳始末備述情事王曰逆哉父而尚害况非親乎畜種難馴凶情易

動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斷父之命其心逆矣重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逆則國典不虧王言不貳於是裝二大船多儲糧糗母留在國周給賞功子女各從一舟隨波飄蕩其男船泛海至此寶渚見豐珍玉便於中止其後商人採寶復至渚中乃殺其商主留其子女如是繁息子孫衆多遂立君臣以位上下建都築邑據有疆域以其先祖擒執獅子因舉元功而為國號其女船者泛至波刺斯西神鬼所魅產育羣女故今西大女國是也

故獅子國人形貌卑黑方頤大顙情性獷烈安忍鴆毒
斯亦猛獸遺種故其人多勇健斯一說也

佛法所記則曰昔此寶洲大鐵域中五百羅刹女之所
居也城樓之上豎二高幢表吉凶之相有吉事吉幢動
有凶事凶幢動恒伺商人至寶洲者便變為美女持香
花奏音樂出迎慰問誘入鐵域樂讌歡會已而置鐵牢
中漸取食之時贍部洲有大商主僧伽者其子字僧伽
羅父既年老代知家務與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風波飄

蕩遇至寶洲時羅刹女望吉幢動便賁香花鼓奏音樂
相攜迎候誘入鐵城商主於是對羅刹女王歡娛樂會
自餘商侶各相配合彌歷歲時皆生一子諸羅刹女情
䟽故人欲幽之鐵牢更伺商侶時僧伽羅夜感惡夢知
非吉祥竊求歸路遇至鐵牢乃聞悲號之聲遂昇高樹
問曰誰相拘繫而此怨傷曰爾不知耶城中諸女並是
羅刹昔誘我曹入城娛樂君既將至幽牢我曹漸充所
食今已大半君等不久亦遭此禍僧伽羅曰當圖何計

可免危難對曰我聞海濱有一天馬至誠祈請必相濟
渡僧伽羅聞已竊告商侶共望海濱專精求救是時天
馬來告人曰尔輩各執我毛鬣不迴顧者我濟汝曹越
海免難至瞻部州吉達鄉國諸商人奉指告專一無貳
執其毛鬣天馬乃騰驤雲路越濟海岸諸羅刹女忽覺
夫逃遁相告語異其所去各攜稚子凌虛往來知諸商
人將出海濱遂相召命飛行遠訪曾未踰時遇諸商侶
悲喜俱至涕淚交流各掩泣而言曰我惟感遇幸會良

人室家有慶恩愛已久而今遠棄妻子孤遺悠悠此心
誰其能忍幸願留顧相與還城商人之心未肯迴慮諸
羅刹女策說無功遂縱妖媚備行矯惑商侶愛戀情難
堪忍心疑去留身皆退墮羅刹諸女更相拜賀與彼商
人攜持而去僧伽羅者智慧深固心無滯累得越大海
免斯危難時羅刹女王空還鐵城諸女謂曰汝無智畧
為夫所棄既寡藝能宜勿居此時羅刹女王持所生子
飛至僧伽羅前縱極媚惑誘請令還僧伽羅口誦神呪

手揮利劍叱而告曰汝是羅刹我乃是人人鬼異路非其匹合苦苦相逼當斷汝命羅刹女知誘惑之不遂也凌虛而去至僧伽羅家謂其父僧伽曰我是某國王女僧伽羅娶我為妻生一子矣賣持寶貨來還鄉國泛海遭風舟楫漂沒唯我子母及僧伽羅僅而獲濟山川道阻凍餒艱辛一言忤意遂見棄遺誓言不遜罵為羅刹歸則家國遼遠止則孤遺羈旅進退無依敢陳情事僧伽曰誠如所言宜時即入室居未久僧伽羅至父謂之

曰何重財寶而輕妻子僧伽羅曰此羅刹女也則以先
事具白父母而親宗戚屬咸事驅逐時羅刹女遂以詐
王王欲罪僧伽羅僧伽羅曰羅刹之女情多妖惑王以
為不誠也而情悅其淑美謂僧伽羅曰必棄此女今留
後宮僧伽羅曰恐為災禍斯既羅刹食唯血肉王不聽
僧伽羅之言遂納為妻其後夜分飛還寶渚召餘五百
羅刹鬼女共至王宮以毒呪術殘害宮中凡諸人畜食
肉飲血持其餘屍還歸寶渚旦日羣臣朝集王門閉而

不開候聽久之不聞人語於是排其戶闢其門相從趨進遂至宮庭聞其無人唯有骸骨羣官僚佐相顧失圖悲號慟哭莫測禍源僧伽羅具告始末臣庶信然禍自招矣於是國輔老臣羣官宿將歷問明德推據崇高咸仰僧伽羅之福智也乃相議曰夫君人者豈苟且哉先資福智次體明哲非福智無以享寶位非明哲何以理機務僧伽羅者斯其人矣夢察禍機感應天馬忠以諫主智足謀身歷運在茲惟新成詠衆庶樂推尊立之為

王僧伽羅辭不獲免允執其中恭揖羣官遂即王位於
是沿革前弊表式賢良乃下令曰吾先商侶在羅刹國
死生莫測善惡不分今將救難宜整兵甲拯危恤患國
之福也收珍藏寶國之利也於是治兵浮海而往時鐵
城上凶幢遂動諸羅刹女覩而惶怖便縱妖媚出迎誘
誑王素知其詐令諸兵士口誦神呪身奮武威諸羅刹
女踴墜退敗或逃隱海島或沉溺洪流於是毀鐵城破
鐵牢救得商人多獲珍寶招募黎庶遷居寶洲建都築

邑遂有國焉因以王名而為國號僧伽羅者則釋迦如來本生之事也

僧伽羅國先時唯宗淫祀佛去世後第一百年無憂王弟摩醯因陀羅捨離欲愛志求聖果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足步虛空來遊此國弘宣正法流布遺教自茲已降風俗淳信伽藍百所僧徒二萬餘人遵行大乘上座部法佛教至後二百餘年名擅專門分成二部一曰摩訶毗訶羅住部斥大乘習小教二曰阿跋耶祇釐住部學

兼二乘弘演三藏僧徒乃戒行貞潔定慧凝明儀範可
師濟濟如也

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高數百尺瑩以殊珍飾之奇寶精
舍上建表柱置鉢曇摩羅伽大寶寶光赫奕聯暉照曜
晝夜遠望爛若明星王以佛牙日三灌洗香水香末或
濯或焚務極珍奇式修供養

僧伽羅國古之獅子國又曰無憂國即南印度其地多
奇寶又名曰寶渚昔釋迦牟尼佛化身名僧伽羅諸德

無備國人推尊為王故國亦以僧伽羅為號也以大神
通力破大鐵城滅羅刹女拯恤危難於是建都築邑化
導是方宣流正教示寂留牙在于茲土金剛堅固歷劫
不壞寶光遙燭如星燦空如月炫宵如太陽麗晝凡有
禱禳應答如響國有凶荒災異精意懇祈靈祥隨至今
之錫蘭山即古之僧伽羅國也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飾
以衆寶輝光赫奕累世相承敬禮不衰今國王阿烈苦
柰兒鎖里人也崇祀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兇悖靡恤國

人褻慢佛牙大明永樂三年皇帝遣中使太監鄭和奉
香花往詣彼國供養鄭和勸國王阿烈苦柰兒敬崇佛
教遠離外道王怒即欲加害鄭和知其謀遂去後復遣
鄭和往賜諸番并賜錫蘭山國王王益慢不恭欲圖害
使者用兵五萬人刊木塞道分兵以劫海舟會其下預
泄其機鄭和等覺亟回舟路已阨絕潛遣人出舟師拒
之和以兵三千夜由間道攻入王城守之其劫海舟番
兵乃與其國內番兵四面來攻合圍數重攻戰六日和

等執其王凌晨開門伐木取道且戰且行凡二十餘里抵暮始達舟當就禮請佛牙至舟靈異非常光彩照耀如前所云旬霆震驚遠見隱避歷涉巨海凡數十萬里風濤不驚如履平地獐龍惡魚紛出乎前恬不為害舟中之人皆安穩快樂永樂九年七月初九日至京師皇帝命於皇城内莊嚴旃檀金剛寶座貯之式修供養利益有情祈福民庶作無量功德

佛牙精舍側有小精舍亦以衆寶而為瑩飾中有金佛

像此國先王等身而鑄肉髻則貴寶飾焉其後有盜伺
欲竊取而重門周檻衛守清切盜乃鑿通孔道入精舍
而穴之遂欲取寶像漸高遠其盜既不果求退而歎曰
如來在昔修菩薩行起廣大心發弘誓願上自身命下
至國城悲愍四生周給一切今者如何遺像悵寶靜言
於此不明昔行像乃俯首而授寶焉是盜得已尋持貨
賣人或見者咸謂之曰此寶乃先王金佛像頂髻寶也
余從何獲來此鬻賣遂擒以白王王問所從得盜曰佛

自與我我非盜也王以為不誠命使觀驗像猶俯首王
親聖靈信心淳固不罪其人重贖其寶莊嚴像髻重置
頂馬像因俯首以至於今

王宮側建大廚日營萬八千僧食食時既至僧徒持鉢
受饌既得食已各還其居自佛教流被建斯供養子孫
承統繼業至今十數年來國中政亂未有定主乃廢斯
業

國濱海隅地產珍寶王親祠祭神呈奇貨都人士子往

來求採稱其福報所獲不同隨得珠璣賦稅有科

國東南隅有駿

勒鄭反

迦山巖谷幽峻神鬼遊舍在昔如

來於此說駿迦經

舊曰楞伽經訛也

國南浮海數千里至那羅稽羅洲人卑小長餘三尺
人身鳥喙既無穀稼唯食椰子那羅稽羅洲西浮海數
千里孤島東崖有石佛像高百餘尺東面坐以月愛珠
為肉髻月將迴照水即懸流滂霈崖嶺臨注谿壑時有
商侶遭風飄浪隨波泛溢遂至孤島海鹹不可以飲渴

乏者久之是時月十五日也像頂流水衆皆獲濟以為
至誠所感靈聖拯之於即留停遂經數日每月隱高巖
其水不流時商主曰未必為濟我曹而流水也嘗聞月
愛珠月光照即水流注耳將非佛像頂上有此寶耶遂
登崖而視之乃以月愛珠為像肉髻當見其人說其始
末國西浮海數千里至大寶洲無人居止唯神棲宅靜
夜遙望光燭山川商人往之者多矣咸無所得自達羅
毗荼國北入林野中歷孤城過小邑凶人結黨作害羈

旅行二千餘里至恭建那補羅國

南印度境

恭建那補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躁烈形貌鰲黑情性獷暴好學業尚德藝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數百異道雜居

闍宮城側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實唯俊彥也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一切義成太子寶冠高減二尺飾以寶珍盛以寶函每至齋日出置高座香花供養時

放光明

城側大伽藍中有精舍高五十餘尺中有刻檀慈氏菩薩像高十餘尺或至齋日神光照燭是聞二百億羅漢之所造也

城北不遠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採用林中有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則有聞二百億羅漢遺身舍利窣堵波也

城東不遠有窰堵波基已傾陷餘高三丈聞諸先志曰
此中有如來舍利或至齋日時燭靈光在昔如來於此
說法現神通力度諸羣生城西南不遠有窰堵波高百
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聞二百億羅漢於此現大神
通化度衆生傍有伽藍唯餘基址是彼羅漢之所建也
從此西北入大林野猛獸暴害羣盜凶殘行二千四五
百里至摩訶剌佉國

南印
度境

摩訶剌佉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周三十

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殷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其形偉
大其性傲逸有恩必報有怨必復人或凌辱殉命以讎
窘急投分忘身以濟將復怨也必先告之各被堅甲然
後爭鋒臨陣逐北不殺已降兵將失利無所刑罰賜之
女服感激自死國養勇士有數百人每將決戰飲酒酣
醉一人推鋒萬夫挫銳遇人肆害國刑不加每出遊行
擊鼓前導復飲暴象凡數百頭將欲陣戰亦先飲酒羣
馳蹈踐前無堅敵其王恃此人象輕陵鄰國王剎帝利

種也名補羅稽舍謀猷弘遠仁慈廣被臣下事之盡其忠矣今戒曰大王東征西伐遠賓邇肅唯此國人獨不臣伏屢率五印度甲兵及募召諸國烈將躬往討伐猶未克勝其兵也如此其俗也如彼人知好學邪正兼崇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百數異道甚多大城內外五宰堵波並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無憂王建也自餘石甆諸宰堵波其數甚多難用備舉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石像靈鑒潛被
願求多果

國東境有大山疊嶺連嶂重巖絕巘爰有伽藍基于幽

谷高堂邃宇疏崖枕峯重閣層臺背巖面壑阿折羅

唐言

所行阿羅漢所建羅漢西印度人也其母既終觀生何趣

見於此國受女人身羅漢遂來至此將欲導化隨機攝
受入里乞食至母生家女子持食來施乳便流汁親屬
既見以為不祥羅漢說本因緣女子便證聖果羅漢感

生育之恩懷業緣之致將酬厚德建此伽藍伽藍大精
舍高百餘尺中有石佛像高七十餘尺上有石蓋七重
虛懸無綴蓋間相去各三尺餘聞諸先志曰斯乃羅漢
願力之所持也或曰神通之力或曰藥術之功考厥實
錄未詳其致精舍四周雕鏤石壁作如來在昔修菩薩
行諸因地事證聖果之禎祥入寂滅之靈應巨細無遺
備盡鐫鏤伽藍門外南北左右各一石象聞之土俗曰
此象時大聲吼地為震動昔陳那菩薩多止此伽藍自

此西行千餘里渡耐秣陀河至跋祿羯咭

昌業反

婆國

南印

度境

跋祿羯咭婆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

里土地鹹鹵草木稀疎煮海為鹽利海為業氣序暑熱

迴風颭起土俗澆薄人性詭詐不知學藝邪正無信伽

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十

餘所異道雜居從此西北行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

即南

羅之國南

印度境

摩臘婆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據莫訶
河東南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草木榮茂花果繁實特宜
宿麥多食餅麩人性善順大抵聰敏言辭雅亮學藝優
深五印度境兩國重學西南摩臘婆國東北摩揭陀國
貴德尚仁明敏強學而此國也邪正雜信伽藍數百所
僧徒二萬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實
衆多是塗灰之侶也國志曰六十年前王號尸羅阿迭
多唐言戒日機慧高明才學瞻敏愛育四生敬崇三寶始自

誕靈洎乎沒齒貌無瞋色手不害生象馬飲水漉而後
飲恐傷水性也其仁慈如此在位五十餘年野獸狎人
舉國黎庶咸不殺害居宮之側建立精舍窮諸工巧備
盡莊嚴中作七佛世尊之像每歲恒設無遮大會招集
四方僧徒修施四事供養或以三衣道具或以七寶珍
奇奕世相承美業無替

大城西北二十餘里至婆羅門邑傍有陷坑秋夏淫滯
弥淹旬日雖納衆流而無積水其傍又建小宰堵波聞

諸先志曰昔者大慢婆羅門生身陷入地獄之處昔此
邑中有婆羅門生知博物學冠時彥內外典籍究極幽
微歷數玄文若視諸掌風範清高令聞遐被王甚珍敬
國人宗重門人千數味道欽風每自言曰吾為世出迷
聖導凡先賢後哲無與我比彼大自在天婆藪天那羅
延天佛世尊者人皆風靡祖述其道莫不圖形競修祇
敬我今德踰於彼名擅於時不有所異其何以顯遂用
赤旃檀刻作大自在天婆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等像

為座四足凡有所至負以自隨其慢傲也如此時西印

度有芴芻跋陀羅樓支

唐言
賢愛

妙極因明深窮異論道風

淳粹戒香郁烈少欲知足無求於物聞而歎曰惜哉時
無人矣令彼愚夫敢行凶德於是荷錫遠遊來至此國
以其宿心具白於王王見弊服心未之敬然高其志強
為之禮遂設論座告婆羅門婆羅門聞而笑曰彼何人
斯敢懷此志命其徒屬來就論場數百千衆前後侍聽
賢愛服弊故衣敷草而坐彼婆羅門踞所持座非斥正

法敷迷邪宗必芻清辯若流循環往復婆羅門久而謝
屈王乃謂曰久濫虛名罔上惑衆先典有記論負當戮
欲燒爐鐵令其坐上婆羅門窘迫乃歸命求救賢愛愍
之乃請王曰大王仁化遠洽頌聲載途當布慈育勿行
殘酷恕其不逮唯所去就王令乘驢遍告城邑婆羅門
恥其戮辱發憤歐血必芻聞已往慰之曰余學苞內外
聲聞遐邇榮辱之事進退當明夫名者何實乎婆羅門
憤恚深詈必芻謗毀大乘輕慢先聖言聲未靜地便坼

裂生身墜陷遺迹斯在自此西南入海交西北行二千

四五百里至阿吒釐國

南印度境

阿吒釐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
盛珍寶盈積稼穡雖備興販為業土地沙鹵花果稀少
出胡椒樹樹葉若蜀椒也出薰陸香樹樹葉若棠梨也
氣序熱多風埃人性澆薄貴財賤德文字語言儀形法
則大同摩臘婆國多不信福縱有信者宗事天神祠館
千餘所異道雜居從摩臘婆國西北行三百里至契吒

國

南印度境

契吒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戶殷盛
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風土物產遂同其
俗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
數十外道衆多從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毗國

即北羅國南

印度境

伐臘毗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所
產氣序所宜風俗人性同摩臘婆國居人殷盛家室富

饒積財百億者乃有百餘室矣遠方奇貨多聚其國伽
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
百異道實多如來在世屢遊此國故無憂王於佛所止
皆樹旌表建窰堵波過去三佛坐及經行說法之處遺
迹相間今王刹帝利種也即皆摩臘婆國尸羅阿迭多
王之姪今羯若鞠闍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子壻號杜魯
婆跋吒唐言常歡情性躁急智謀淺近然而淳信三寶歲設
大會七日以殊珍上味供養僧衆三衣醫藥之價七寶

奇貴之珍既以摠施倍價酬贖貴德尚賢尊道重學遠
方高僧特加禮敬去城不遠有大伽藍阿折羅阿羅漢
之所建立德慧堅慧菩薩之所遊止於中制論並盛流
布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

西印度境

阿難陀補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
戶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土宜氣序
文字法則遂亦同焉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習學小
乘正量部法天祠數十異道雜居從伐臘毗國西行五

百餘里至蘇刺侏國

西印度境

蘇刺侏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西據莫
醯河居人殷盛家產富饒役屬伐臘毗國地土鹹鹵花
果稀少寒暑雖均風飄不靜土俗澆薄人性輕躁不好
學藝邪正無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多學大
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雜居國當西海之路人
皆資海之利興販為業貿遷有無去城不遠有郁鄯多
山山頂有伽藍房宇廊廡多䟽崖嶺林樹鬱茂泉流交

境聖賢之所遊止靈仙之所集往從伐臘毗國北行千

八百餘里至瞿折羅國

西印度境

瞿折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號毗羅摩羅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刺侘國居人殷盛家產富饒多事
外道少信佛法伽藍一所僧百餘人習學小乘法教說
一切有部天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刹帝利種也年在弱
冠智勇高遠深信佛法高尚異能從此東南行二千八

百餘里至鄒闍衍那國

南印度境

鄔閣衍那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刺佗國居人殷盛家室富饒伽藍數十所多以圮壞存者三五僧徒三百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婆羅門種也博覽邪書不信正法去城不遠有窳堵波無憂王作地獄之處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陀國

南印度境

擲枳陀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稱沃壤稼穡滋植宜菽麥多花果氣序調暢人性善順多信

外道少敬佛法伽藍數十少有僧徒天祠十餘所外道
千餘人王婆羅門種也篤信三寶尊重有德諸方博達
之士多集此國從此北行九百餘里至摩醯濕伐羅補
羅國

中印
度境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
里土宜風俗同鄔閭行那國宗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
數十多是塗灰之侶王婆羅門種也不甚敬信佛法從
此還至瞿折羅國復北行荒野險磧經千九百餘里渡

信度大河至信度國

西印
度境

信度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號毗苦婆補羅周三
十餘里宜穀稼豐粟麥出金銀鍮石宜牛羊驢駝騾畜之
屬驢駝卑小唯有一峯多出赤鹽色如赤石白鹽黑鹽
及白石鹽等異域遠方以之為藥人性剛烈而質直數
鬪諍多誹謔學不好博深信佛法伽藍數百所僧徒萬
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大抵懈怠性行弊穢其有精
勤賢善之徒獨處閒寂遠跡山林夙夜匪懈多證聖果

天祠三十餘所異道雜居王成陀羅種也性淳質敬佛法如來在昔頗遊此國故無憂王於聖迹處建窣堵波數十所烏波毼多大阿羅漢屢遊此國演法開導所止之處皆旌遺迹或建僧伽藍或樹窣堵波往往間起可畧而言

信度河側千餘里陂澤間有數百千戶於此宅居其性剛烈唯殺是務牧牛自活無所係命若男若女無貴無賤剃鬚髮服袈裟像類苾芻而行俗事專執小見非斥

大乘聞諸先志曰昔此地民庶安忍但肆凶殘時有羅漢愍其顛墜為化彼故乘虛而來現大神通示希有事令衆信受漸道言教諸人敬悅願奉指誨羅漢知衆心順為授三歸息其凶暴悉斷殺生剃髮染衣恭行法教年代浸遠世易時移守善既虧餘風不殄雖服法衣嘗無戒善子孫奕世習以成俗從此東行九百餘里渡信

度河東岸至茂羅三部盧國

西印
度境

茂羅三部盧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居

人殷盛家室富饒役屬磔迦國土田良沃氣序調順風俗質直好學尚德多事天神少信佛法伽藍十餘所多已圯壞少有僧徒學無專習天祠八所異道雜居有日天祠莊嚴甚麗其日天像鑄以黃金飾以奇寶靈鑒幽通神功潛被女樂遞奏明炬繼日香花供養初無廢絕五印度國諸王豪族莫不於此捨施珍寶建立福舍以飲食醫藥給濟貧病諸國之人來此求願常有千數天祠四周池沼花林甚可遊賞從此東北行七百餘里至

鉢伐多國

北印度境

鉢伐多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
盛役屬磔迦國多旱稻宜菽麥氣序調適風俗質直人
性躁急言含鄙辭學藝深博邪正雜信伽藍十餘所僧
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四率堵波無憂王之所
建也天祠二十異道雜居城側有大伽藍僧徒百餘人
並學大乘教即是昔慎那弗咀羅唐言最勝子論師於此製
瑜伽師地釋論亦是賢愛論師德光論師本出家處此

大伽藍為天火所燒摧殘荒圯從信度國西南行千五

六百里至阿點婆翅羅國

西印度境

阿點婆翅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號竭釐濕伐羅
周三十餘里僻在西境臨信度河隣大海濱屋宇莊嚴
多有珍寶近無君長統屬信度國地下濕土斥鹵穢草
荒茂疇壟少墾穀稼雖備菽麥特豐氣序微寒風颭勁
烈宜牛羊驢駝騾畜之類人性暴急不好習學語言微
異中印度其俗淳質敬崇三寶伽藍八十餘所僧徒五

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所多是塗灰外道之所居止城中有大自在天祠祠宇彫飾天像靈鑒塗灰外道遊舍其中在昔如來頗遊此國說法度人導凡利俗故無憂王於聖迹處建六窰堵波焉從此西行減二千里至狼揭羅國

西印度境

狼揭羅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號率窻黎濕伐羅土地沃潤稼穡滋盛氣序風俗同阿點婆翅羅國居人殷盛多諸珍寶臨大海濱入西女國

之路也無大君長據川自立不相承命役屬波刺斯國
文字大同印度語言少異邪正無信伽藍百餘所僧徒
六千餘人大小二乘無功習學天祠數百所塗灰外道
其徒極衆城中有大自在天祠莊嚴壯麗塗灰外道之
所宗事自此西北至波刺斯國

雖非印度之國路次
附見舊曰波斯畧也

波刺斯國周數萬里國大都城號蘇刺薩儻那周四十
餘里川土既多氣序亦異大抵溫也引水爲田人戶富
饒出金銀鍮石頗胝水精奇珍異寶工織大錦細褐氎

觥之類多善馬驢駝貨用大銀錢人性躁暴俗無禮義
文字語言異於諸國無學藝多工伎凡諸造作隣境所
重婚姻離亂死多棄屍其形偉大齊髮露頂衣皮褐服
錦氍戶課賦稅人四銀錢天祠甚多提那跋外道之徒
為所宗也伽藍二三僧徒數百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
部法釋迦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鶴秣城內城不廣
外郭周六十餘里居人衆家產富西北接拂懽國境壤
風俗同波刺斯形貌語言稍有乖異多珍寶亦富饒也

拂懽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畧無男子多諸珍寶貨附拂懽國故拂懽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產男皆不舉也自阿點婆翅羅國北行七百餘里至臂多勢

羅國

西印度境

臂多勢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地沙鹵寒風淒勁多菽麥少花果而風俗獷暴語異中印度不好藝學然知淳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

天祠二十餘所並塗灰外道也城北十五六里大林中有窳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所建也中有舍利時放光明是如來昔作仙人為國王所害之處此東不遠有故伽藍是昔大迦多延那大阿羅漢之所建立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建窳堵波以為旌表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至阿耨荼國

西印
度境

阿耨荼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宜稼穡菽麥特豐花果少草木

踈氣序風寒人性獷烈言辭朴質不尚學業然於三寶
守心淳信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多學小乘正
量部法天祠五所並塗灰外道也城東北不遠大竹林
中伽藍餘址是如來昔於此處聽諸苾芻著亟縛屣唐言
靴傍有窰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
其傍精舍有青石立佛像每至齋日或放神光次南八
百餘步林中有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昔日止
此夜寒乃以三衣重覆至明旦開諸苾芻著複納衣此

林之中有佛經行之處又有諸窣堵波鱗次相望並過去四佛座處也其窣堵波中有如來髮爪每至齋日多放光明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伐刺拏國

西印度境

伐刺拏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役屬迦畢試國地多山林稼穡時播氣序微寒風俗獷烈性忍暴志鄙獘語言少同中印度邪正兼崇不好學藝伽藍數十荒圯已多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大乘法教天祠五所多塗灰外道也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如來

在昔於此說法示教利喜開悟含生其側有過去四佛
坐及經行遺迹之處聞諸土俗曰從此國西接稽薈那
國居大山川間別立主無大君長多羊馬有善馬者其
形殊大諸國希種隣境所寶復此西北踰大山涉廣川
歷小城邑行二千餘里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國

亦謂漕
利國

大唐西域記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大唐西域記卷十二

唐 釋玄奘 譯

釋辯機 撰

二十二國

漕矩吒國

弗栗恃薩儻那國

安坦羅縛國

闍悉多國

活國

耆健國

阿利尼國

曷邏胡國

訖栗瑟摩國

鉢利曷國

呬摩咄羅國

鉢鐸創那國

淫薄健國

屈居勿反浪孖國

達磨悉鐵帝國

尸棄尼國

商弥國

竭盤陀國

烏鉢國

佉沙國

斡句迦國

瞿薩旦那國

漕矩吒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號鶴悉那周三十餘里或都鶴薩羅城周三十餘里並堅峻險固也山川巖嶙峙壟塹穀稼時播宿麥滋豐草木扶踈花果茂盛宜鬱金香出興瞿草草生羅摩印度川鶴薩羅城中涌泉流派國人利之以溉田也氣序寒烈霜雪繁多人性輕躁情多詭詐好學藝多技術聰而不明日誦數萬言文字言詞異於諸國多飾虛談少成事實雖祀百神敬崇三寶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並皆學大乘法教今

王淳信累葉承統務興勝福敏而好學無憂王所建寧
堵波十餘所天祠數十異道雜居計多外道其徒極盛

宗事稱

勛句反下同

那天其天神昔自迦畢試國阿路孫山

徙居此國南界稱那四羅山中作威作福為暴為惡信
求者遂願輕懷者招殃故遠近宗仰上下祇懼隣國異
俗君臣僚庶每歲嘉辰不期而會或齎金銀奇寶或以
羊馬馴畜競興貢奉俱申誠素所以金銀布地羊馬滿
谷無敢覬覦惟修施奉宗事外道克心苦行天神授其

呪術外道遵行多効治療疾病頗蒙痊愈從此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恃薩儻那國

弗栗恃薩儻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號護苾那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同漕矩吒國語言有異氣序寒勁人性獷烈王突厥種也深信三寶尚學遵德從此國東北踰山涉川越迦畢試國邊城小邑凡數十所至大雪山婆羅犀那大嶺嶺極崇峻危陞殿傾蹊徑盤迂巖岫迴互或入深谷或上高崖盛夏合凍鑿

冰而度行經三日方至嶺上寒風淒烈積雪彌谷行旅
經涉莫能佇足飛隼翱翔不能越度足趾步履然後翻
飛下望諸山若觀培塿瞻部洲中斯嶺特高其巔無樹
唯多石峯攢立叢倚森然若林又三日行方得下嶺至
安坦羅縛國

安坦羅縛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
周十四五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山阜連屬川田隘狹
氣序寒烈風雪淒勁豐稼穡宜花果人性獷暴俗無網

紀不知罪福不尚習學唯修神祠少信佛法伽藍三所
僧徒數十然皆遵習大衆部法有一窳堵波無憂王建
也從此西北入谷踰嶺度諸小城行四百餘里至閼悉
多國

閼悉多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山多川狹風而且寒穀稼
豐花果盛人性獷暴俗無法度伽藍三所僧徒甚少從
此西北踰山越谷度諸城邑行三百餘里至活國

活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
無別君長役屬突厥土地平坦穀稼時播草木榮茂花
果異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躁烈衣服氍毹多信
三寶少事諸神伽藍十餘所僧徒數百人大小二乘無
功綜習其王突厥也管鐵門已南諸小國遷徙鳥居不
常其邑從此東入葱嶺葱嶺者據贍部洲中南接大雪
山北至熱池千泉西至活國東至烏鎡國東西南北各
數千里崖嶺數百重幽谷險峻恒積冰雪寒風勁烈多

出葱故謂葱嶺又以山崖蔥翠遂以名焉東行百餘里至普健國

普健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北至阿利尼國

阿利尼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帶縛芻河兩岸周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東至曷邏胡國

曷邏胡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北臨縛芻河周二百餘里
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從曹健國
東踰峻嶺越洞谷歷數川城行三百餘里至訖栗瑟摩國
訖栗瑟摩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餘里南北三百
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曹健國但
其人性暴惡有異東北至鉢利曷國

鉢利曷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
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大同訖栗瑟摩國

從訖栗瑟摩國東踰山越川行三百餘里至呬摩呬羅國

呬摩呬羅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山川遷迤土地沃壤宜穀稼多粟麥百卉滋茂衆果具繁氣序寒烈人性暴急不識罪福形貌鄙陋舉措威儀衣毳皮褐頗同突厥其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表夫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亡除去一岐舅姑俱歿角冠全棄其先強國王釋種也葱嶺之西多見臣伏境隣突厥遂染

其俗又見侵掠自守其境故此國人流離異域數十堅城各別立主穹廬毳帳遷徙往來西接訖栗瑟摩國東行二百餘里至鉢鐸創那國

鉢鐸創那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山崖上周六七里山川邈迤沙石彌漫土宜菽麥多蒲萄胡桃梨棗等果氣序寒烈人性剛猛俗無禮法不知學藝其貌鄙陋多衣氍毹伽藍三四所僧徒寡少王性淳質深信三寶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二百餘里至淫

薄健國

淫薄健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山嶺連屬川田隘狹土地所產氣序所宜人性之差同鉢鐸創那但言語少異王性苛暴不明善惡從此東南踰嶺越谷峽路危險行三百餘里至屈居勿反浪拏國

屈浪拏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土地山川氣序時候同淫薄健國俗無法則人性鄙暴多不營福少

信佛法其貌醜態多服氎氎有山巖中多出金精琢析其石然後得之伽藍既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質敬崇三寶從此東北登山入谷途路艱險行五百餘里至達摩

悉鐵帝國

亦名鎮品
人謂護蜜

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間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五六百餘里南北廣四五里狹則不踰一里臨縛芻河盤紆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漫寒風淒烈雖植麥豆少樹林乏花果多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俗無禮義人

性獷暴形貌鄙陋衣服氎毼眼多碧綠異於諸國伽藍
十餘所僧徒寡少

尸棄尼國昏馱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王之
所建立疏崖奠谷式建堂宇此國之先未被佛教但事
邪神數百年前摩弘法化初此國王愛子嬰疾徒究醫
術有加無瘳王乃躬往天祠禮請求救時彼祠主為神
下語必當痊復良無他慮王聞喜慰迴駕而歸路逢沙
門容止可觀駭其形服問所從至此沙門者已證聖果

欲弘佛法故此儀形而報王曰我如來弟子所謂芻
也王既憂心即先問曰我子嬰疾生死未分沙門曰王
先靈可起愛子難濟王曰天神詳其不死沙門言其當
終詭俗之人言何可信遲至宮中愛子已死匿不發喪
更問神主猶曰不死疾當瘳王便發怒縛神主而數
曰汝曹羣居長惡妄行威福我子已死尚云當瘳此而
謬惑孰不可忍宜戮神主殄滅靈廟於是殺神主除神
像投縛芻河迴駕而還又遇沙門見而敬悅稽首謝曰

曩無明導佇足邪途澆弊雖久沿革在茲願能垂顧降
臨居室沙門受請隨至中宮葬子既已謂沙門曰人世
糾紛生死流轉我子嬰疾問其去留神而妄言當必痊
差先承指告果無虛說斯則其法可奉唯垂哀愍導此
迷徒遂請沙門揆度伽藍依其規矩而便建立自爾之
後佛教方隆故伽藍中精舍為羅漢建也

伽藍大精舍中有石佛像像上懸金銅圓蓋眾寶莊嚴
人有旋繞蓋亦隨轉人止蓋止莫測靈鑒聞諸耆舊曰

或云聖人願力所持或謂機關秘術所致觀其堂宇石
壁堅峻考厥衆議莫知實錄踰此國大山北至尸棄尼
國

尸棄尼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山川連屬
沙石遍野多菽麥少穀稼林樹稀疎花果寡少氣序寒
烈風俗獷勇忍於殺戮務於盜竊不知禮義不識善惡
迷未來禍福懼現世災殃形貌鄙陋皮褐為服文字同
覩貨邏國語言有異越達摩悉鐵帝國大山之南至商

弥國

高弥國周二千五六百里山川相間堆阜高下穀稼備
植菽麥弥豐多蒲萄出雌黃鑿崖析石然後得之山神
暴惡屢為災害祀祭後入平吉往來若不祈禱風雹奮
發氣序寒風俗急人性淳質俗無禮義智謀寡狹技能
淺薄文字同覩貨邏國語言別異多衣氍毹其王釋種
也崇重佛法國人從化莫不淳信伽藍二所僧徒寡少
國境東北踰山越谷經危履險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

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狹隘之處不踰十里據兩
雪山間故寒風淒勁春夏飛雪晝夜飄風地鹹鹵多礫
石播植不滋草木稀少遂至空荒絕無人止波謎羅川
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據大蔥嶺
內當贍部洲中其地最高也水乃澄清皎鏡莫測其深
色帶青黑味甚甘美潛居則蛟螭魚龍鼉龜鼈浮遊
乃鴛鴦鴻雁鴛鴦鴈諸鳥大卵遺殼荒野或草澤間
或沙渚上池西派一大流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

縛芻河合而西流故此已右水皆西流池東派一大流
東北至佉沙國西界與徙多河合而東流故此已左水
皆東流波謎羅川南越山有鉢露羅國多金銀金色如
火自此川中東南路無人里登山履險唯多冰雪行五
百餘里至竭盤陀國

竭盤陀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基大石嶺背徙多河
周二十餘里山嶺連屬川原隘狹穀稼儉少菽麥豐多
林樹稀花果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曠俗無禮義人寡學

藝性既獷暴力亦驍勇容貌醜弊衣服氎毼文字語言大同佉沙國然知淳言敬崇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今王淳質敬重三寶儀容閑雅篤志好學建國已來多歷年數其自稱云是至那提婆瞿咄羅

唐言漢日天種

此國之

先慈嶺中荒川也昔波利斯國王娶婦漢土迎歸至此時屬兵亂東西路絕遂以王女置於孤峯峯極危峻梯崖而上下設周衛警晝巡夜時經三月寇賊方靜欲趨

歸路女已有娠使臣惶懼謂徒屬曰王命迎婦屬斯寇
亂野次荒川朝不謀夕吾王德感妖氣已靜今將歸國
王婦有娠顧此為憂不知死地宜推首惡或以後誅訊
問諠譁莫究其實時彼侍兒謂使臣曰勿相尤也乃神
會耳每日正中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馬會此使臣曰
若然者何以雪罪歸必見誅留亦來討進退若是何所
宜行僉曰斯事不細誰就深誅待罪境外且推旦夕於
是即石峯上築宮起館周三百餘步環宮築城立女為

主建官垂憲至期產男容貌妍麗母攝政事子稱尊號
飛行虛空控馭風雲威德遐被聲教遠洽隣域異國莫
不稱臣其王壽終葬在此城東南百餘里大山巖石室
中其屍乾腊今猶不壞狀羸瘠人儼然如睡時易衣服
恒置香花子孫奕世以迄于今以其先祖之世母則漢
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種故其自稱漢日天種然其王族
貌同中國首飾方冠身衣蕃服後嗣陵夷見迫強國無
憂王命世即其宮中建寧堵波其王於後遷居宮東北

隅以其故宮為尊者童受論師建僧伽藍臺閣高廣佛像威嚴尊者坦乂始羅國人也幼而穎悟早離俗塵遊心典籍棲神玄旨日誦三萬二千言兼書三萬二千字故能學冠時彥名高當時立正法摧邪見高論清舉無難不酬五印度國咸見推高其所製論凡數十部並咸宣行莫不翫習即經部本師也當此之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受號為四日照世故此國王聞尊者盛德興兵動衆伐坦乂始羅國脅而得之建此

伽藍式昭瞻仰

城東南行三百餘里至大石崖有二石室各一羅漢於
中入滅盡定端然而坐難以動搖形若羸人膚骸不朽
已經七百餘歲其鬚髮恒長故衆僧年別為剃髮易衣
大崖東北踰嶺履險行二百餘里至奔

通論攘舍羅

唐言

福舍葱嶺東岡四山之中地方百餘頃正中墊下冬夏積
雪風寒飄勁疇壟渴鹵稼穡不滋既無林樹唯有細草
時雖暑熱而多風雪人徒纔入雲霧已興商侶往來苦

斯艱險聞諸耆舊曰昔有賈客其徒萬餘橐駝數千賣
貨逐利遭風遇雪人畜俱喪時竭盤陀國有大羅漢遙
觀見之愍其危厄欲運神通拯斯淪溺適來至此商人
已喪於是收諸珍寶集其所有構立館舍儲積資財買
地鄰國鬻戶邊城以賑往來故今行人商侶咸蒙周給
從此東下葱嶺東岡登危嶺越洞谷谿徑險阻風雪相
繼行八百餘里出葱嶺至烏鎡國

烏鎡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南臨徙多河地

土沃壤稼穡殷盛林樹鬱茂花果具繁多出雜玉則有
白玉鑿玉青玉氣序和風雨順節俗寡禮義人性剛獷
多詭詐少廉恥文字語言少同佞沙國容貌醜弊衣服
皮毳然能崇信敬奉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習
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自數百年王族絕嗣無別君長
役屬竭盤陀國城西二百餘里至大山山氣龍嵒觸石
興雲崖隙崢嶸將崩未墜其巔窄堵波鬱然奇制也聞
諸土俗曰數百年前山崖崩圯中有苾芻瞑目而坐軀

量偉大形容枯槁鬚髮下垂被肩蒙面有畋獵者見已
白王王躬觀禮部人士子不召而至焚香散花競修供
養王曰斯何人哉若此偉也有苾芻對曰此鬚髮垂長
而被服袈裟乃入滅心定阿羅漢也夫入滅心定者先
有期限或言聞犍椎聲或云待日光照有茲警察便從
定起若無警察寂然不動定力持身遂無壞滅斷食之
體出定便謝宜以酥油灌注令得滋潤然後鼓擊警悟
定心王曰俞乎乃擊犍椎其聲纔振而此羅漢豁然高

視久之乃曰余輩何人形容卑劣被服袈裟對曰我苾芻也曰然我師迦葉波如來今何所在對曰入大涅槃其來已久聞而閉目悵若有懷尋重問曰釋迦如來出興世耶對曰誕靈道世已從寂滅聞復俯首久之乃起昇虛空現神變化大焚身遺骸墜地王收其骨起窣堵波從此北行山磧曠野五百餘里至佉沙國

舊謂疏勒者乃稱其

城號也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多底疏勒之言猶為訛也

佉沙國周五千餘里多沙磧少壤土稼穡殷盛花果繁

茂出細氎氎工織細氎氎氣候和暢風雨順序人性
獷暴俗多詭詐禮義輕薄學藝庸淺其俗生子押頭匾
匱容貌麗鄙文身綠睛而其文字取則印度雖有刪訛
頗存體勢語言辭調異於諸國淳信佛法勤營福利伽
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不究
其理多諷其文故誦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從此東
南行五百餘里濟徙多河踰大沙嶺至斫句迦國舊曰沮渠
斫句迦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堅峻險固編

戶殷盛山阜連屬礫石彌漫臨帶兩河頗以耕植葡萄
梨柰其果實繁時風寒人躁暴俗唯詭詐公行劫盜文
字同瞿薩旦那國言語有異禮義輕薄學藝淺近淳信
三寶好樂福利伽藍數十毀壞已多僧徒百餘人習學
大乘教國南境有大山崖嶺嵯峨峯巒重疊草木凌寒
春秋一貫谿澗浚瀨飛流四注崖龕石室基布巖林印
度果人多運神通輕舉遠遊棲止於此諸阿羅漢寂滅
者衆以故多有窄堵波也今猶現有三阿羅漢居巖穴

中入滅心定形若羸人鬚髮恒長故諸沙門時往為剃
而此國中大乘經典部數尤多佛法至處莫斯為盛也
十方頌為部者凡有十數自茲已降其流實廣從此而

東踰嶺越谷行八百餘里至瞿薩旦那國

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

也俗語謂之渙那國匈奴謂之干遁諸蕃謂之谿旦那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訛也

瞿薩旦那國周四千餘里砂磧大半壤土隘狹宜穀稼
多衆果出氈氍細氈工紡績絕紬又產白玉鬘玉氣序
和暢飄風飛埃俗知禮義人性溫恭好學典藝博達伎

能衆庶富樂編戶安業國尚樂音人好歌舞少服毛毼
氍毹裘多衣純紬白氎儀形有禮風則有紀文字憲章聿
遵印度徵改體勢粗有沿革語異諸國崇尚佛法伽藍
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王甚驍
武敬重佛法自云毗沙門天之祚胤也昔者此國虛曠
無人毗沙門天於此棲止無憂王太子在但叉始羅國
被挾目已無憂王怒遣輔佐遷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
谷間遷人逐物至此西界推舉酋豪尊立為王當是時

也東土帝子蒙譴流徙居此東界羣下勸進又自稱王
歲月已積風教不通各因田獵遇會荒澤更問宗緒因
而爭長忿形辭語便欲交兵或有諫曰今何遽乎因獵
決戰未盡兵鋒宜歸治兵期而後集於是迴駕而返各
歸其國校習戎馬督勵士卒至期兵會旗鼓相望旦日
合戰西主不利因而逐北遂斬其首東主棄勝撫集亡
國遷都中地方建城郭憂其無土恐難成功宣告遠近
誰識地理時有塗灰外道負大瓢盛滿水而自進曰我

知地理遂以其水屈曲遺流周而復始因即疾驅忽而不見依彼水迹峙其基堵遂得興功即斯國治今王所都於此也城非崇峻攻擊難克自古已來未能有勝其王遷都作邑建國安人功績已成齒耄云暮未有胤嗣恐絕宗緒乃往毘沙門天神所祈禱請嗣神像額上剖出嬰孩捧以迴駕國人稱慶既不飲乳恐其不壽尋詣神祠重請育養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風教遐被遂營神祠宗先祖也

自茲已降奕世相承傳國君臨不失其緒故今神廟多
諸珍寶拜祠享祭無替於時地乳所育因為國號

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為毗盧折那

唐言
遍照

阿羅漢建也昔者此國佛法未被而阿羅漢自迦濕彌
羅國至此林中宴坐習定時有見者駭其容服具以其
狀上白於王王遂躬往觀其容止曰余何人乎獨在幽
林羅漢曰我如來弟子閒居習定王宜樹福弘讚佛教
建伽藍召僧衆王曰如來者有何德有何神而汝鳥棲

勤苦奉教曰如來慈愍四生誘導三界或顯或隱示生示滅遵其法者出離生死迷其教者羈纏愛網王曰誠如所說事高言議既云大聖為我現形既得瞻仰當為建立罄心歸信弘揚教法羅漢曰王建伽藍功成感應王苟從其請建僧伽藍遠近咸集法會稱慶而未有捷推扣擊召集王謂羅漢曰伽藍已成佛在何所羅漢曰王當至誠聖鑒不遠王遂禮請忽見空中佛像下降授王捷椎因即誠信弘揚佛教

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室餒伽山

唐言牛角

山峯兩起巖

隙四絕於崖谷間建一伽藍其中佛像時燭光明昔如
來曾至此處為諸天人畧說法要懸記此地當建國土
敬崇遺法遵習大乘

牛角山巖有大石室中有阿羅漢入滅心定待慈氏佛
數百年間供養無替近者崖崩掩塞門徑國王興兵欲
除崩石即黑蜂羣飛毒螫人衆以故至今石門不開

王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迦婆縛那伽藍中有夾紵立佛

像本從屈支國而來至止昔此國中有臣被譴寓居屈支恒禮此像後蒙還國傾心遙敬夜分之後像忽自至其人捨宅建此伽藍

王城西行三百餘里至勃伽夷城中有佛坐像高七尺餘相好允備威肅巍然首戴寶冠光明時照聞諸土俗曰本在迦濕弥羅國請移至此昔有羅漢其沙彌弟子臨命終時求酢米餅羅漢以天眼觀見瞿薩旦那國有此味焉運神通力至此求獲沙弥嗽已願生其國果遂

宿心得為王子既嗣位已威攝遐邇遂踰雪山伐迦濕
弥羅國迦濕彌羅國王整集戎馬欲禦邊寇時阿羅漢
諫王勿鬪兵也我能退之尋為瞿薩旦那王說諸法要
王初未信尚欲興兵羅漢遂取此王先身沙彌時衣而
以示之王既見衣得宿命智與迦濕弥羅王謝咎交歡
釋兵而返奉迎沙弥時所供養佛像隨軍禮請像至此
地不可轉移環建伽藍式招僧侶捨寶冠置像頂今所
冠者即先王所施也

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磧正路中有堆阜竝鼠壤墳也聞之土俗曰此沙磧中鼠大如蝟其毛則金銀異色為其羣之首長每出穴遊止則羣鼠為從昔者匈奴率數十萬衆寇掠邊城至鼠墳側屯軍時瞿薩旦那王率數萬兵恐力不敵素知磧中鼠奇而未神也洎乎寇至無所求救君臣震恐莫知圖計苟復設祭焚香請鼠冀其有靈少加兵力其夜瞿薩旦那王夢見大鼠曰敬欲相助願早治兵旦日合戰必當克勝瞿薩旦那王知有靈佑遂整戎馬甲令將士未明而

行長驅掩襲匈奴之間也莫不懼焉方欲駕乘被鎧而
諸馬鞍人服弓弦甲縛凡厥帶系鼠皆齧斷兵寇既臨
面縛受戮於是殺其將擄其兵匈奴震懾以為神靈所
祐也瞿薩旦那王感鼠厚恩建祠設祭奕世遵敬特深
珍異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禮祭以求福祐行次
其穴下乘而趨拜以致敬祭以祈福或衣服弓矢或香
花肴饌亦既輸誠多蒙福利若無享祭則逢災變

王城西五六里有娑摩若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百餘

尺甚多靈瑞時燭神光昔有羅漢自遠方來止此林中
以神通力放大光明時王夜在重閣遙見林中光明照
曜於是歷問僉曰有一沙門自遠而至宴坐林中示現
神通王遂命駕躬往觀察既覩明賢心乃祇敬欽風不
已請至中宮沙門曰物有所宜志有所在幽林藪澤情
之所賞高堂邃宇非我攸聞王益敬仰深加宗重為建
伽藍起窰堵波沙門受請遂止其中頃之王感獲舍利
數百粒甚慶悅竊自念曰舍利來應何其晚歟早得置

之窳堵波下豈非勝迹尋詣伽藍具白沙門羅漢曰王
無憂也今為置之宜以金銀銅鐵大石函等以次周盛
王命匠人不日工畢載諸寶輿送至伽藍是時也王宮
導從庶僚凡百觀送舍利者動以萬計羅漢乃以右手
舉窳堵波置諸掌中謂王曰可以藏下也遂坎地安函
其功斯畢於是下窳堵波無所傾損觀覩之徒歎未曾
有信佛之心彌篤敬法之志斯堅王謂羣官曰我嘗聞
佛力難思神通難究或分身百億或應迹人天舉世界

於掌內衆生無動靜之想演法性於常音衆生有隨類之悟斯則神力不共智慧絕言其靈已隱其教猶傳餐和飲澤味道欽風尚獲斯靈深賴其福勉哉凡百宜深崇敬佛法幽深於是明矣

王城東南五六里有鹿射僧伽藍此國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國未知桑蠶聞東國有也命使以求時東國君秘而不賜嚴勅關防無令桑蠶種出也瞿薩旦那王乃卑辭下禮求婚東國國君有懷遠之志遂允其請瞿薩

旦那王命使迎婦而誠曰余致辭東國君女我國素無
絲綿桑蠶之種可以持來自為裳服女聞其言密求其
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既至關防主者遍索唯王女
帽不敢以檢遂入宮以桑蠶種留於此地陽春告始乃植其
桑蠶月既臨復事採養初至也尚以雜葉飼之自時厥
後桑樹連蔭王妃乃刻石為制不令傷殺蠶蛾飛盡乃
得治繭敢有犯違明神不祐遂為先蠶建此伽藍數株

枯桑云是本種之樹也故今此國有蠶不殺竊有取絲者來年輒不宜蠶

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國人利之以用溉田其後斷流王深怪異於是命駕問羅漢僧曰大河之水國人取給今忽斷流其咎安在為政有不平德有不洽乎不然垂譴何重也羅漢曰大王治國政化清和河水斷流龍所為耳宜速祠求當復昔利王因迴駕祠祭河龍忽有一女凌波而至曰我夫早喪主命無從所以河水

絕流農人失利王於國內選一貴臣配我為夫水流如
昔王曰敬聞任所欲耳龍遂自說國之大臣王既迴駕
謂羣下曰大臣者國之重鎮農務者人之命食國失鎮
則危人絕食則死危死之事何所宜行大臣越席跪而
對曰久已虛薄謬當重任常思報國未遇其時今而預
選敢塞深責苟利萬姓何惜一臣臣者國之佐人者國
之本願大王不再思也幸為修福建僧伽藍王允所求
功成不日其臣又請早入龍宮於是舉國僚庶鼓樂飲

錢其臣乃衣素服乘白馬與王辭訣敬謝國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濟乎中流麾鞭畫水水為中開自茲沒矣頃之白馬浮出負一旃檀大鼓封一函書其書大畧曰大王不遺細微謬參神選願多營福益國滋臣以此大鼓懸城東南若有寇至鼓先聲震河水遂流至今利用歲月浸遠龍鼓久無舊懸之處今仍有鼓池側伽藍荒圯無僧

王城東三百餘里大荒澤中數十頃地絕無蘂草其土

赤黑間諸耆舊曰敗軍之地也昔者東國軍師百萬西
伐此時瞿薩旦那王亦整齊戎馬數十萬衆東禦強敵
至於此地兩軍相遇因即合戰西兵失利乘勝殘殺擄
其王殺其將誅戮士卒無復孑遺流血染地其迹斯在
戰地東行三十餘里至婁摩城有彫檀立佛像高二丈
餘甚多靈應時燭光明凡有疾病隨其痛處金箔帖像
即時痊愈虛心請願多亦遂求聞之土俗曰此像昔佛
在世憍賞彌國鄔陀衍那王所作也佛去世後自彼凌

空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中初此城人安樂富饒深著
邪見而不珍敬傳其自來神而不貴後有羅漢禮拜此
像國人驚駭異其容服馳以白王王乃下令宜以沙土
塗此異人時阿羅漢身蒙黃土餬口絕糧時有一人心
甚不忍昔常恭敬尊禮此像及見羅漢密以饌之羅漢
將去謂其人曰從後七日當雨沙土填滿此城畧無遺
類尔宜知之早圖出計猶其塗我獲斯殃耳語已便去
忽然不見其人入城具告親故或有聞者嗤笑至第二

日大風忽發吹去穢壤雨襍寶滿衢路人更詈所告者
此人心知必然竊開孔道出城外而穴之第七日夜宵
分之後雨沙土滿城中其人從孔道出東趣此國止媿
摩城其人繞至其像亦來即此供養不敢遷移聞諸先
記曰釋迦法盡像入龍宮今曷勞落迦城為大堆阜諸
國君王異方豪右多欲發掘取其寶物適至其側猛風
暴發煙雲四合道路迷失媿摩川東入沙磧行二百餘
里至尼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澤中澤地熱濕難以履涉

蘆草荒茂無復途徑唯趣城路僅得通行故往來者莫不由此城焉而瞿薩旦那以為東境之關防也從此東行入大流沙沙則流漫聚散隨風人行無迹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者聚遺骸以記之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惛迷因以成病時聞歌嘯或聞號哭視聽之間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屢有喪亡蓋鬼魅之所致也行四百餘里至覲貨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涅槃地

也城郭巋然人煙斷絕復此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
故國即樓蘭地也推表山川考採境壤詳國俗之剛柔
繫水土之風氣動靜無常取捨不同事難窮驗非可抑
說隨所遊至畧書梗槩舉其間見記諸慕化斯固日入
已來咸沐惠澤風行所及皆仰至德混同天下一之宇
內豈徒單車出使通驛萬里者哉

記贊曰大矣哉法王之應世也靈化潛運神道虛通盡
形識於沙界絕起謝於塵劫形識雖盡應現生而不生起

謝雖絕示寂滅而無滅豈實迦維降神娑羅潛化而已
固知應物効靈感緣垂迹嗣種刹利紹胤釋迦繼域中
之尊擅方外之道於是捨金輪而臨制法界擣玉毫而
光撫含生道洽十方智周萬物雖出希夷之外將庇視
聽之中三轉法輪於大千一音振辯於羣有八萬門之
區別十二部之綜要是以聲教之所霑被馳騫福林風
軌之所鼓扇載驅壽域聖賢之業盛矣天人之義備矣
然後忘動寂於堅固之林遺去來於幻化之境莫繼乎

有待匪遂乎無物尊者迦葉妙選應真將報佛恩集斯
法寶四含摠其源流三藏括其樞要雖部執茲興而大
寶斯在粵自降生泊乎潛化聖迹千變神瑞萬殊不盡
之靈逾顯無為之教彌新備存經詰詳著記傳然尚羣
言紛紜異議舛馳原始要終罕能正說此指事之寶錄
尚衆論之若斯况正法幽玄至理冲邈研覈與旨文多
闕焉知是以前修令德繼軌譯經之學後進英彥踵武
缺簡之文大義鬱而未彰微言闕而無問法教流漸多

歷年所始自炎漢迄于聖代傳譯盛業流美聯暉玄道
未攄真宗猶昧匪聖教之行藏固王化之由致我大唐
臨訓天下作孚海外考聖人之遺則正先王之舊典闡
茲像教鬱為大訓道不虛行弘在明德遂使三乘奧義
鬱於千載之下十方遺靈閔於萬里之外神道無方聖
教有寄待緣斯顯其言信矣夫玄奘法師者疏清流於
雷澤派洪源於鵞川體上德之禎祥蘊中和之淳粹履
道合德居貞聳行福樹曩因命偶昌運拔迹俗塵閒居

學肆奉先師之雅訓仰前哲之令德負笈從學遊方請
業周流燕趙之地歷覽魯衛之邦背三河而入秦中步
三蜀而抵吳會達學髦彥遍効請益之勤冠世英賢屢
申求法之志側聞餘論考厥衆謀競黨專門之義俱嫉
異道之學情發討源志存詳考屬四海之有截會八表
之無虞以貞觀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錫遐征資
皇化而問道垂冥祐而孤遊出鐵門石門之阨踰凌山
雪山之險驟移灰管達于印度宣國風於殊俗喻大化

於異域親承梵學詢謀哲人宿疑則覽文明發奧旨則
博問高才啓靈府而究理廓神衷而體道聞所未聞得
所未得為道場之益友誠法門之匠人者也是知道風
昭著德行高明學蘊三冬聲馳萬里印度學人咸仰盛
德既曰經笥亦稱法將小乘學徒號木叉提婆

唐言解脫天

大乘法衆號摩訶耶那提婆

唐言大乘天

斯乃高其德而傳

徽號敬其人而議嘉名至若三輪奧義三請微言深究
源流妙窮枝葉煥然慧悟怡然理順質疑之義詳諸別

錄既而精義通玄清風載扇學已博矣德已盛矣於是
乎歷覽山川徘徊郊邑出茅城而入鹿苑遊杖林而憩
雞園迴眺迦羅之國流目拘尸之城降生故基與川原
而撫膺潛靈舊址對郊阜而茫茫覽神迹而增懷仰玄
風而永嘆匪唯麥秀悲殷黍離愍周而已是用詳釋迦
之故事舉印度之茂實頗採風壤存記異說歲月遙邁
寒暑屢遷有懷樂土無忘返迹請得如來肉舍利一百
五十粒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擬摩揭陀國

前正覺山龍窟影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
擬婆羅痾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
光座高尺有五寸擬憍賞彌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
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劫比他國如來自天
宮降履寶階像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陀
國鷲峯山說法華等經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
五寸擬那揭羅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軀
通光座高尺有三寸擬吠舍釐國巡城行化像大乘經

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經律論
一十四部大衆部經律論一十五部三彌底部經律論
一十五部彌沙塞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臂耶部經
律論一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說一切有部
經律論六十七部因論三十六部聲論一十三部凡五
百二十夾摠六百五十七部將弘至教越踐畏途薄言
旋軼載馳歸駕出舍衛之故國背伽耶之舊郊踰葱嶺
之危墜越沙磧之險路十九年春正月達于京邑謁帝

雒陽肅承明詔載令宣譯爰召學人共成勝業法雲再
陰慧日重明黃圖流驚山之化赤縣演龍宮之教像運
之興斯為盛矣法師妙窮梵學式讚深經覽文如已轉
音猶響敬順聖旨不加文飾方言不通梵語無譯務存
陶冶取正典謨推而考之恐乖實矣有搢紳先生動色
相趨儼然而進曰夫印度之為國也靈聖之所降集賢
懿之所挺生書稱天書語為天語文辭婉密音韻循環
或一言貫多義或一義綜多言聲有抑揚調裁清濁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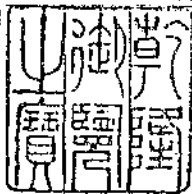
文深致譯寄明人經旨冲玄義資盛德若其裁以筆削
調以宮商實所未安誠非謹論傳經深旨務從易曉苟
不違本斯則為善文過則艷質甚則野謹而不文辯而
不質則可無大過矣始可與言譯也李老曰美言者則
不信信言者則不美韓子曰理正者直其言言飾者昧
其理是知垂訓範物義本玄同庶祛蒙滯將存利喜違
本從文所害滋甚率由舊章法王之至誠也縉素僉曰
俞乎斯言謹矣昔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與人共者弗

獨有也至於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孔門文學嘗不能讚一辭焉法師之譯經亦猶是也非如童壽逍遙之集文住生肇融獻之筆削況乎園方為圓之世斲彫從朴之時其可增損聖旨綺藻經文者歟辯機遠承輕舉之屑少懷高蹈之節年方志學抽簪革服為大摠持寺薩婆多部道岳法師弟子雖遇匠石朽木難彫幸入法流脂膏不潤徒飽食而終日誠面牆而卒歲幸藉時來屬斯嘉會負鸛雀之資廁鸛鴻之末爰命庸才

撰斯方志學非博古文無麗藻磨鈍勵朽力疲曳蹇恭
承志記論次其文尚書給筆札而撰錄焉淺智褊能多
所闕漏或有盈辭尚無刊落昔司馬子長良史之才也
序太史公書仍父子繼業或名而不字或縣而不郡故
曰一人之精思繁文重蓋不暇也其況下愚之智而能
詳備哉若其風土習俗之差封疆物產之記性智區品
炎涼節候則備寫優薄審存根實至於部落姓氏頗稱
其國印度風化清濁羣分畧書梗槩備如前序賓儀嘉

禮戶口勝兵染衣之士非所詳記然佛以神通接物靈化垂訓故曰神道洞玄則理絕人區靈化幽顯則事出天外是以諸佛降祥之域先聖流美之墟畧舉遺靈粗申記注境路盤紆疆場迴互行次即書不在編比故諸印度無分境壤散書國末畧指封域書行者親遊踐也舉至者傳聞記也或直書其事或曲暢其文優而柔之推而述之務從實錄進呈皇極二十年秋七月絕筆殺青文成油素塵蹟聖鑒詎稱天規然則冒遠窮遐實資

朝化懷奇纂異誠賴皇靈逐日八荒匪專夸父之力鑿
空千里徒聞博望之功驚山徙於中州鹿苑掩於外囿
想千載如目擊覽萬里若躬遊覓古之所不聞前載之
所未記至德懣覆殊俗來王淳風遐扇幽荒無外庶斯
地志補闕山經頌左史之書事備職方之遍舉



大唐西域記卷十二